

明语林 宣城吴肃公雨若甫纂 新安吴拱岳仲乔校阅

序

予弱冠膺世乱，耽读明史，家贫不能置书，逢人丐贷。叔父季埜先生又尝教以史学，谬不自揆，思有所载纪，以备一代之遗，雅不欲编蒲缉柳为能事也。披览之下，会有赏心，间删润而札识之，拟汇为《语林》一书，以续何氏之后；然志不在焉，或录或遗，未有成编也。既丧乱穷饿，曩者纪载，百无一存；即所识为《语林》者，零落笥中且二十馀年，毁蚀听之已耳。新安友人吴仲乔及其弟与可，见而慨然，欲授之剞劂。于迟迴不欲也。以其中不无纰陋，四方博雅，无从考核；而向所采诸书籍，已经放散，即缺略何由补、讹谬何由勘哉？仲乔与可曰：“先生固有言矣：义庆之后，患无孝标；元朗之后，不有元美乎？蒲柳之缉，亦庸独非史学所存耶？”嗟夫，自予叔父之歿，二十馀年，予学益孤，气益困，往者纪载之役，徒为虚愿；而戈戈是编，艺林之瓊綴，顾反足以存，何异舍函牛之鼎而计酸咸于俎钉乎？不忍付之毁蚀，聊以塞仲乔、与可之意。抑有歉者：时易代更，风会各别，嘉言懿迹，今之与古不相侔矣；何妨增置门汇，而斤斤局前人已成之目，何为者哉？然而不及革也已。辛酉秋日，晴岩吴肃公自题

凡例

刘氏《世说》，事取高超，言求简远。盖典午之流风，清谈之故习，书固宜然。至有明之世，迥异前轨；文献攸归，取征后代。兹所采摭，可用效顰。亦使后人考风，不独词林博雅。

刘氏、何氏，皆首四科。然征文述事，则脍炙之助多，劝惩之义少。门汇已铨，无庸更定，优者不憚广收，劣者惟取备戒。简牍不侔，或相什伯，盖亦善长恶短之义。如任诞、简傲，世每不察，举为雅谈。郑卫不删，观者宜辨。

狂士竹林，希踪于沂浴；荒主寝居，托韵于玄风，君子固已致叹。乃若辅嗣平叔，蔚为庄、易之宗；支遁法深，高标梵竺之户。闻木樨香，而谬谓无隐之指悟；服五石散，而幸发开朗之神明。异说诡趋，讹种眩道。吾徒著述，曷敢不慎？

《世说》清新，词多创获。虽属临川雅构，半它原史隽材。《明书》冗蔓，几等稗家。若《名世汇苑》、《玉堂丛语》、《见闻录》等书，踵袭谱状，殊失体裁。兹所修葺，略任愚衷。虽不尽雅驯，亦去太甚。

《晋书》诡琐，半类俳谐。刘知几氏，谓非实录；唐《艺文志》，列之说家，即《新语》不无遗议。予兹所采，名集碑版，要于信能羽翼。若野史互纷，不免毁誉任臆，是非任耳；或好誉而诞，或滥美而诬。讹谬参稽，疑误必缺。

《明史》诸书，取资治理，伟略虽详，而节善无取，朝臣悉载而幽士难收。是编实史籍余珍，门径稍宽，尺度殊短，即事优而冗，难以悉入。理言韵致，代不数人，人不数端。见闻寡陋，多所挂遗，以俟后人折衷，有如元美之于元朗。鄙人滋幸。

名臣巨儒，多称爵谥；单门介士，直举姓名。履历不能具详，系里因文偶见。至异同疏解，代年先后，俱未遑及。愧予非义庆，庸患世无孝标。

康熙壬寅吴肃公识

宣城吴肃公雨若甫纂 新安吴拱岳仲乔校阅

卷一 德行上

卷二 德行下 言语

卷三 政事 文学

卷四 言志 方正

卷五 雅量 识鉴

卷六 赏誉 品藻

卷七 箴规 栖逸

卷八 捷悟 博识 豪爽

卷九 夙惠 贤媛 容止 自新

卷十 术解 巧艺 企羨

卷十一 宠礼 伤逝 任诞 简傲 排调

卷十二 轻诋 假譎 黜免 俭嗇 侈汰 忿狷

卷十三 谗险 尤悔 纰陋 惑溺

卷十四 仇隙

明语林卷一

德行上

上尝欲以吴公时旧内赐徐武宁，武宁辞。一日，侍饮，上强之醉，命内侍送居旧内。中夜酒醒，问何处，内侍曰：“旧内也。”大惊，即起，趋丹陛，北面稽首而出。

至正间，蕲黄寇犯龙泉。章三益[溢]从子存仁，为贼所得。公以兄止一子，不可亡后，出语贼曰：“幼儿无知，愿以身代。”贼方购公，遂大喜。因就问计，公正色拒之。贼怒系公，刃磨其胁，逼之降。公卒不屈，已间得脱。

朱备万[善]谪辽阳，放归，买一区为终老计。方往经营，闻主人贫无依，惻然悯之，竟以券还，不复问直。人以为与苏长公同。

徐中山北定中原，市不易肆，以兵千人守元故宫，使宦寺护其宫人嫔妃

，给饩廩如故。

唐侍读[之淳]父应奉[肃]，谪死临濠。侍读求其遗文，虽荒邮败壁，高崖断石，靡不搜访纂录。时时伏读，声泪凄咽，闻者掩涕。

胡惟庸既败，有诉郑湜交通者。吏捕之急，湜诸兄争欲行。湜曰：“弟在，忍使诸兄罹刑辟耶？”独诣吏请行。其伯兄濂，先有事京师，迎谓之曰：“吾家长，当任罪。”湜曰：“兄老矣，吾往辨之。”二人争入狱。上闻，俱召至廷，慰劳之。谓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从人为非耶？”诏赐饩，授之官。

徽人程平，谪戍延安。其孙通上书，言：“臣壮无父，祖犹父也；臣祖老无子，孙犹子也，更相为命。今边徼戍卒如林，岂少臣祖者？”辞极哀楚。上密召平至，立通阶下，东西向，顾谓通曰：“识若人乎？”祖孙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视。上嗟叹良久，除其籍，驿送还乡。后通为辽府纪善，平卒，通免归，庐墓三年。

刘谨父戍云南，谨六岁，辄知痛父。一日，问家人曰：“云南何许？”家人以西南指之，朝夕向西南遥拜。

祥符丘铎母歿，葬鸣凤山原，泣曰：“铎生，咫尺不离膝下。今逝矣，委亲魄于荒原乎！”乃结庐墓侧，朝夕上食如生时。当冷夜月黑，悲风萧飏，辄绕墓悲号，曰：“铎在此，铎在此！”虎闻哭声辄避去。

宋公讷为祭酒时，行言并教，铲碾不遗余力。寝食学廨，不复家宿。及疾革，监官请还，公厉声曰：“是何风云气少，儿女情多！况在丁社两祭斋戒中耶？”

主事常允恭，杜环父执友。允恭客死家破，母老无依，念金陵多故人，庶几一遇。往，得杜氏所在，而环父亦前死。天方霖雨，母敝衣沾濡，踉跄入门。环见惊泣，呼妻子出拜，更衣食之。母问：“予儿平生所厚皆安在？予幼子远，不可至也。”环知他无足倚，慰抚之曰：“即无人，环在也。”而母视环家贫，固欲他访。环令媵女从之，果无所遇，环购帛制衣衾，家人以下，咸母事之，十年罔倦。会环以礼郎祠会稽，遭遇其幼子伯章。环泣语之，伯章逾时一省而去。母竟死环家，死时举手向环曰：“累君，累君！曩君生子女，类君仁德勿替。”环为殡葬，岁时致祭。环仕终太常丞。

刘司业崧初举乡试，捷至，适自田中摘粟归。怅然泣下曰：“奈二亲何？”居官不以妻子自随，孤灯夜读，五更衣冠，起坐待旦以为常。

吴琳致仕家居，朝廷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其旁舍，见一农人孤坐小几，起拔稻秧，徐布田间，貌甚端谨。使者乃问曰：“此有吴尚书，何在？”农人敛手对曰：“琳是也。”使者还以状闻，上益重之。

宁海人王敏，夜读空舍中，有邻女叩门求宿，同舍友欲内之，敏不可，拒

门疾呼，使闻于外。女愧谢屏息，遂逸去。有藩将欲试之，召与饮。帏妇人偏室，酒酣内敏，遽钥门去。敏皇遽大呼，排户乘厩马逸去。

靖难师入金川门，门卒龚翊恸哭去之。后宣德中，翊以好学，成名乡里。周文襄两荐为学官，辞曰：“即仕无害，但负向来城门一恸耳！”

东湖樵夫，樵浙东临海间。日负薪入市，口不二价。文皇诏至临海，湖上人相率走县中听诏，归语藉藉：“新皇帝登极矣！”樵愕然，问：“帝安在？”曰：“烧宫自焚矣！”樵大哭，弃所负薪，投湖中死。

黄叔扬[钺]，殡父在陂上旧庐。御史按部至，问曰：“此有黄给事，何在？”邑中无有知其家者。一邻老引御史舟至陂，暮秋刈禾，堆积村巷，路多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叔扬从庐中对语移时，家人欲具鸡黍，曰：“岂有居丧，割鸡礼客者？”以菜粥对食而别。

黄叔扬殉节琴川，诏戮其家。时亲族避匿，友人杨福日夜泣琴川桥，多方求叔扬尸。数日，尸忽自立水中。福亲抱而起，成礼葬之屏处，亦终身不往。

建文帝出亡，尚书徐贞留之信宿。后文皇闻其事，逮族诛之。一女年十三，命属乐籍。乐官陈仪潸然不忍，阴匿养之，不令玷污。洪熙遇赦，仪为择配良家。

方正学笃于师友。宋景濂葬夔州，正学自汉中枉道二百里，走祭奠所，恸哭而返。

姚广孝少与王仲光[宾]友善，姚既贵，旋里鸣驺诣仲光。仲光闭户不纳，姚曰：“仲光高士！”明日徒步造门，乃相接。坐谈既久，姚徐劝仲光仕。仲光忽茗瓿堕地而仆。口目俱欬。

王珽知宁波府，廉洁峭峻。一日，见鱼肉兼饌，怒庖设过侈。撤而瘞之，人号“埋羹太守”。

江南徙豪清，鄞人黄润玉，年十三，诣有司请代其父。有司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长。”

杨文定[溥]乡试首选，胡若思[俨]实典文衡。后若思为祭酒，文定已在禁垣，位望益崇，终身执门生礼，若思亦不辞，人两高之。

王英为御史时，家居，邑令盛饌邀英，英辞不往。一邻叟适治饭相邀，英便往赴。或怪问：“既辞邑令，而顾饭邻叟可乎？”英曰：“叟贫，治具故自难。”

上尝疑杨文敏[荣]多受边将马，以问西杨。杨极言其无他，且称荣“习厄塞险易、鹵孽情伪，廷臣罕及”。上曰：“荣数短汝，非义[夏]原吉，汝去内阁久矣！汝顾为之地耶？”顿首曰：“愿以容臣者，容荣使改过。”

杨文敏从文皇北征，昏迷失道。金文靖[幼孜]、胡文穆[广]同行，金忽坠

马，胡不顾而去。文敏下马，为整辔扶持；已稍前，复坠，鞍尽裂。文敏即推让所乘，而自乘驺骑，从夜及曙，劳惫勿恤。翌午，方诣中军。上慰劳之，徐问所以，叹嘉其义。谢曰：“僚友谊固然。”曰：“广讷非僚友耶？”

陈检讨[继]，少奉母至孝。御史闻而往廉之，见检讨方随母抱瓮行灌，伛偻甚恭。母以壶浆畀之，拜而后饮。

金声是金问兄，好古嗜学，问事之如严师。尝病热剧，医云：“得螺可治。”时方盛寒，问解衣循河，得百枚以进，声病良已。

杨鼎在太学，有郡守闻鼎贤，欲以女妻之，鼎以不告父母为辞。守属其乡人徐大司马[琦]，谓祭酒陈敬宗曰：“鼎清贫而彼富裕，父母岂庸见咎？”敬宗以告，鼎曰：“原宪虽贫，于道则富；猗顿虽富，于道则贫。鼎何敢贪富，远愧古人？”

夏忠靖[原吉]有谨密文书，为吏所污。吏惊惧，即肉袒以俟。忠靖叱起，袖之。明日，朝毕，至便殿请罪，曰：“臣昨日不谨，因风起笔污文奏，当死。”出之怀中，上命易之。

忠靖尝抚案叹息，颜色愀然。笔欲下而止者再。夫人问之，公曰：“是岁终大辟奏也，吾笔一下，死生决矣！”

张思齐藩臬山右，长子纪徒步省覲。道于曲沃，沃令见其良苦，以一驴送之。既见公，公怪问：“驴何自得？”纪不敢隐，具以实告。公怒捶纪，驱驴还令，且切责之。

东杨诸子，俱有俊才，不令习举业，曰：“毋使与寒士争进。”

杨仲举[翥]戍武昌日，杨文贞[士奇]以学官失印，流落无依。雨中偶憩仲举家，见仲举方教童子句读。与之谈，深相契合，仲举因就文贞授《易》。文贞以无资为言，仲举即推馆与之，而自教授他处，往返日十馀里，不以为劳。

师司农[逵]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尝有，逵急出城廿五里得之。归已二鼓，道遇虎，逵惊而呼天，虎舍之去。

况伯律[钟]与平思忠少有交，况守苏州，平方释戍家居。况数延见平，执礼甚恭，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使儿辈知君为吾故人。”

况伯律守苏时，一吏遗火，府治为烬，簿牒靡存。及火熄，况出坐砾中，呼吏痛杖。亟自造疏，一引为己咎，更不及吏。变初拟必死，况闻叹曰：“此守事也，小吏岂足当此！”

柴司马[车]以主事采木，道经广信。广信守与车有旧，馈蜜一瓮。车疑其重，发视皆白金。车笑曰：“故人知君，君乃不知故人！”竟不受。

陈祭酒[敬宗]瞽宗之政，肃若朝廷。以是致忿。诸生有讼之法司者。周文襄[忱]劝其申雪，代为属草，词理展转。公惊曰：“得无诬君？”周笑曰：“律奏

事不实耳。”公曰：“被诬罪小，欺君罪大！”具实以闻，事亦竟白。

邝忠肃[埜]义方世笃，按察陕西，尝以俸易一褐寄父。父移书责之曰：“汝职刑名，不能理冤泽物，乃以不义污我耶？”后忠肃以父在教职居闲，谋于僚友，请父入闾衡文。父闻之大怒，曰：“朝廷典章，尔乃用私干紊！且汝为宪司，我为考官，何以防范？”复以书责之。忠肃捧书跪诵，泣涕受教，砥励终身。

杨尚书[翥]仁厚绝俗，邻人作室，檐溜其家，入不能平。答曰：“晴多雨少。”又邻人生子，恐所乘驴鸣惊之，即鬻驴步行。

仰瞻以理卿家居，夏时尝仕郡学训道，瞻师事之。后经其门，必下驴，趋而过。人窥之，虽暮夜亦然。

刘忠愍[球]事兄甚谨，同居合食，始终靡间。从弟玘作令莆田，奉夏布一疋，即封还。贻书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

编修董璘有时名，以母病归养。一日，母思鲊，时不可得。祷于镇江神，命渔者举网，忽得二鲊以归，乡里异之。

曹学士[鼐]为太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色艳美。目而心动，辄自书：“曹鼐不可！”终夕，竟不及乱。

石亨陷徐有贞，秦川马士权教授京师，慨然不平，每持论公卿间。亨并收士权，锦衣拷掠追讯，濒死不承。有贞得免死，感马义，许以女婚其子。既有贞负盟，马终不言。时论皆重士权，而薄有贞。

英庙既复辟，葬景帝，欲令汪妃殉葬。李文达贤曰：“汪妃虽立，旋遭幽废。若令从死，情所不堪。况茕茕幼女，尤可悼念。”帝恻然从之，遣居旧邸。又尝念建庶人久幽掖庭，亲亲之义，实所不忍。以问文达，文达为将顺之遣居凤阳。

轩介肃[輓]初举进士，奉命督淮粮。舟行溺水，左右挽出之。时冬沍寒，衣尽湿，以被自裹。有司送新衣，却之不内，徐待旧衣之干。

谢鸣治[铎]蔬食布衣，囊无长物，稍有馀财，周赈宗亲。方正学殒身灭族，沉郁百年，公以乡人不避忌讳，收缀遗文，梓行于世。

陈恭愍[选]旬宣东粤时，市舶司韦泰倚贡市为奸。公绳以法，泰以他事诬公，贿公黜吏张褫，令诬公。褫拷掠濒死，不从。既而文致，公被逮道死。褫上疏讼冤，条奏泰等不法，天下壮之。

恭愍父负韬亦为御史，恭愍既贵，唯服先人故衣带。客至，瓦器蔬食，相对未尝有愧色。自河东闻丧还，行李萧然，惟车一辆而已。

王忠肃[翱]出镇辽东，一中贵持明珠遗之。公固让，不得已受之，乃自缀于衣领间。居数年，中贵死，其犹子以贫不敢见。忠肃使人召之，曰：“何不买宅？”曰：“贫不能也。”忠肃乃解其珠，出之衣领间，与之。值千金，买第尚有

馀也。

吴匏庵[宽]初归林下，谒亲友。一业皮工，韦布时邻好也。即步入其门，与低坐短檐，道故旧甚洽。工亦喜谓匏庵曰：“与若饮可乎？”曰：“诺！”工乃布酒脯，对酌斗室中。是日，有贵官设宴候公，吏迹得之，相与愕然。匏庵顾谓吏曰：“官府酒易，故人酒不易。”吏笑而去。

中原西北，长幼之礼甚严。长者语必呼名，幼者献必长跽。雍世隆[泰]为宪副，归访其同塾友王生。生时已弃士而农，遇诸途，曰：“雍泰，汝谓贫贱友不予弃，约期访汝韦曲间。”世隆敬诺。至期，冠带以俟。生布衣毳毼，背只鸡，持瓢酒，至据上坐。世隆兄事之，与饮而别。

杨继宗[承芳]知嘉兴，夫人受团卒熟鹅、彘首。继宗自外归，食之，徐问所自。夫人以告，继宗大恚，声鼓集僚吏，告以不能律家，使妻纳贿不义。因吞皂荚丸，吐出之。趣吏具舟，即日遣妻子归。

罗一峰[伦]既归，结茅金牛山，取给垄亩，不受馈遗。客晨至留饮，妻语其子曰：“瓶粟罄矣，转贷旁舍。”比举火，日已近午，旷然殊不为意。

薛司马[远]历官四十年，家无长物，食无兼味，室无媵妾。曰：“吾少事亲不足，今安忍有馀？”

太仓王芳守教不杀，仁及蚁蠹。尝于旅舍，遇慈人费廷槐，相晤语，叹为奇士。适廷槐病滞下，困顿尘土。芳便移至己舍，寝食抚护，有如同生。至便溺狼藉，手自涤除。廷槐感涕，索笔书曰：“生平心曲，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埋我道傍，乞书‘慈溪费廷槐不瞑目之柩’。”语脱而逝，不瞑。芳祝曰：“古今旦暮，孰为彭殤？费兄达人，而但化耶？”摩之不瞑，举其首，枕之股，拊膺谓曰：“四海一家，谁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间砉然有声，两目渐瞑。舟载虎丘，称贷棺，敛厝僧寺。乃走讣其父，后举柩弗前，迟芳至，絜酒哭送，柩乃举。

吴献臣[廷]举居太学，与罗玘善。玘病，献臣治药饵，负之登厕，中夜十数反。后同玘进士，玘语人曰：“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后生我者，献臣也。”

邹汝愚[智]谪死雷州，吴献臣尹顺德，经纪其丧。会刘忠宣[大夏]行部至，讶尹何以不迎，徐问知所以，深嘉嗟异。因共资还其丧，献臣自是知名。

明语林卷二

德行下

陈茂烈乞归终养，身自治畦苍头，给薪妻子。服食粗粝，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太守悯其劳，遣二力助汲。既三日，往白太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卒还之。

朱公垂[裳]少厉清节，躬自炊爨。为御史，寒约如故，人称“长斋御史”。

三原公王[恕]，致仕归，见子侄买田宅皆邻业，因呼而让之曰：“某某，皆吾故旧，岂宜夺之俾远去？”仍给以原券，不问值。

杨文懿[廷陈]，凡有赐赆，必为亲供，馀辄分与族众。及后朝廷恩眷日隆，至给三俸。以亲不逮养，请以少傅俸于乡邑给受，以供祭祀，及周恤亲族之贫者，诏允之。

刘忠宣以忤瑾系狱，时同系者请以贿免，忠宣曰：“如此而死，祸止一身；称贷求免，则累及子孙，且丧一生矣！安事此为？”及发戍，毡帽布被，徒步过大明门，匍匐顿首，策一蹇既日行。

忠宣戍肃州，披坚执锐，与诸卒同起处，并不携一子侄同行。或问故，曰：“吾仕宦，不为子侄乞恩泽；今发配老死，令子侄补伍，岂人情乎？”

韩绍宗为刑部郎，母张严甚。绍宗妇阎，亦两封宜人，张时命与嫂负水。绍宗归见之，乃命二隶人为代。张怒持杖将笞之，指绍宗骂曰：“汝有皂隶可代，无则不吃水耶？”绍宗怡色曰：“儿妇身强有力，岂不堪负水？嫂弱有妊，是以令代。”张乃解。绍宗是邦奇父。

徐文靖[溥]少时，言动不苟。尝效古人，以二瓶贮黄、黑豆，以记善恶。善辄投黄，不善投黑。始黑多黄少，已渐参半，久之黄益多。平生如是，虽贵勿辍。

吕泾野[柟]家居，绝非义之馈，铲请托之迹，门庭清肃，无异寒素。有为权贵以三百金求序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何意视如鸟兽？”

景伯时[昫]穷时，与维扬火城相知。及为中允，数称说之。比伯时卒，子子遗孤，门户衰落，曩时亲昵不相往来。火君顾念益勤，时时过江问遗，逾于生时。伯时有遗文数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何忍使故人菁华，遂隕于地？”

陈公甫自京师还，舟至广东阳江，有寇乘小艇，尽劫舟人财物。公甫于舟尾呼白：“我有行李，可便取去，他物且置！”寇曰：“汝是何人？”曰：“我陈献章也！”寇举手作礼曰：“小人无知，惊溷君子。舟中人亦当是先生友，何忍若此？”悉还之。

柳御史彦晖，贷陆坦金而不立券，独其子仲益知之。后彦晖卒，仲益戍辽阳。数年赦还，贫甚，丝积粒聚，得如数。拜坦墓，纳金坦子。子以无券辞，仲益曰：“若虽不知，吾知之，吾翁与若翁知之。吾弗偿，异日何面目见两翁地下？”

孙清幼孤，母没未葬，流贼入境，清守柩弗去。亲友或劝之，不从。贼两经其门，皆不人，邻里有依之得免者。

王海日[华]，六岁与群儿戏水滨，有醉者滴足，遗所负囊。视之，金也。王度必复来，恐人持去，投之水中，坐守之。已而其人果至，公指其处乃去。

吴石冈[宗周]，虽贵而老，谨事其兄。尝谒郡，过兄门，迫未及下。归既悔之，未脱衣冠，急往诣兄。兄果弗怪，走入内，卧不起。公呼再四，跪榻前曰：“周有罪！”兄乃起曰：“往殊不尔，吾姑教若。”遂具食，欢饮而别。

赵司成[永]，一日过鲁侍读[铎]，将往寿西淫[李东阳]。侍读曰：“我固当偕，然无以贄。”归索方帕，无有。踌躇间，忆家尚有枯鱼，命取之，已食其半。度更无他物，既挟半鱼以往。西涯煮鱼沽酒，以饮二公，即事倡和而罢。

韩尚书[邦问]，是王文成父执。一日，公卿贺冬至。文成貂蝉朝服，乘马而趋。俄从人报：“尚书在后。”文成急下马，执笏道左。尚书至，不下舆，第拱手曰：“伯安行矣！”遂去。文成唯唯，俟其过乃上马。

杨介夫[廷和]宦游归，即为乡人建一惠坊、通万利，灌漑田万顷，是为“学士堰”。次以坊费修城缺，城完贼至，民赖以全。次置义田，以贍族众。三归，而修创利物者三焉。

许道克学士，以母丧家居。一族叔负米，路遇学士，曰：“为我负之。”公忻然负之随行，抵家而别。行人指目，殊自不觉。

支琮少贫甚，遇寒，其母衾单不能寐，尽解衣覆之，已危坐待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将安在？”乃短衣出见，云：“方以所服覆母，恐觉之，故迟。”客太息去。

罗念庵[洪先]以修撰归，道芜湖时，项东甌理税事，有杨贾犯重辟，愿以千金求修撰为解。修撰时病急，舅先许之，以为既不讳，可藉为棹，乃言之项。修撰觉之，呼项曰：“君子爱人以德，使吾为清白鬼，我既死，君宁无俸可贖乎？”已，病间，舅理前语，修撰曰：“项必以我故，不脱贾狱，贾宁复有活理？”及潜书谢项，贾得脱而不知。

朱升笃厚人理，恺悌无恚，刊夷町畦，兼容谏劣，有大贤之度。

董三泉仕宦十年，布袍革靴而外，不蓄他物。迁蓬州守，诸子请曰：“平生志节，儿辈能谅。一切生事，不敢少觊。顾大人年高，蜀多美材，可预为计。”公颌之。既致政，诸子迎之，问及曩语，公曰：“吾闻杉不如柏。”诸子谓当有柏材，公笑曰：“兹有柏子在，可种之耳。”

文待诏性不喜闻人过，有欲道及者，辄乱以他语，使不得言以为常。俞中丞[谏]一日过文待诏，见其门渠沮洳，顾曰：“通此者若干，堪舆言当第。”待诏谢曰：“公幸无念渠。渠通，当损傍民舍。”异日，俞公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终不能为文生德也。”

宪副黄卷解职，田间俾家众耕作，身与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食，躬荷而馐

之。

中丞宋邦辅既归，杜门扫轨，课子躬耕，夫人亲饷。有司或有馈，却之曰：“某德未至于可养，贫未至于可周，受之无名。”

张永思少失父，独与母居，年七十犹定省如儿时。夜置褥母榻下，一闻罄歛，蹶然起，未尝一夕入内。有司与之厚者，间有馈。曰：“非但仆所耻，亦老母所羞。”

杨御史爵，周给事怡，久系诏狱。已而上闻空中神语，乃诏出之。爵归，怡使人问之，因遗金四两。使者至，见有锄菜于野者，问之，爵也。乃出书、呈金，爵曰：“主安得此，毋乃改其故乎？”使者以贷告，乃受之。

朱邦宪父守福州，其故吏后来官云间，欲为邦宪买田宅，邦宪辄不肯。邑令日造请其庐，欢饮，欲请间为寿，不敢发言而止。令死，邦宪经纪其丧，千里还葬。

廖廷皓母采蔬于圃，为虎所攫，皓急追及之，抱虎头，且泣且诉，愿以身代。既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脱。

江山何宗道，有至性，精名理。尝有盗夜入其室，宗道心觉其人而不呼。将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备吾母晨炊？”盗赧然，尽还所窃，大呼曰：“盗孝子不祥！”自是，其人不复为盗。

程文纯仕宦四十年，始终一德。致政归，与昆季共居处。独所宿楼居，兄子复鬻其半。文纯作篱自障。尝自吟诗曰：“风雨半间楼。”

万宗伯士和为令时，尝无礼于直指。直指衔之。及案粤，欲巧诋以法。悉取诸钱谷籍，稽其出纳，无所得；则撈掠管榷吏，欲诬引公。吏死不承，已而曰：“有之。”直指喜，询之。对曰：“万公无他，自不合饮吾粤地一勺水！”

李椽学梅母丧，庐墓三年，独栖林莽间，苦贫，日拮据生理。出必返，虽深夜亦然。一夜至溪浒，暴雨溪涨，不可渡。乃持盖立溪上，望墓踊号，曰：“儿在此！”如是达旦。又大雪，邻里意椽苦，或他往，深夜往矚，席藁卧雪中，没不可辨。环视久之，始见雪中隐隐一髻。

卜者袁景休能诗，而死无子。夫妇寄棺萧寺旁，上雨旁风，暴露十年。其友林若抚草疏告哀，莫有应者。闽人林古度，取一折扇，画两棺贮荒室，而题诗其上，俾寺僧为募。新安程月樵见而慨然出资，以庀窆窆。

林隐士春秀，号云波，家贫，嗜酒不能得。其友郑铎，多良酝，日呼与饮，醉辄狂不可制。铎度其饮户，为制一壶，镌“云波”二字。至则饮之，三十年如一日。

沈征君[寿民]高操绝俗，义却馈遗。弘光钩党之狱，杨宫允[昌祚]为济百金，资其患窘。宫允晚岁，亟贷偿之。宫允曰：“向君非有丐于我，我实急君

；今我即多故，岂复计此？”征君谓门人曰：“不及今酬之，后此将谁致？”又少时他所尝与居间者，其人贫，亦鬻产代之，曰：“向者，彼以我故也。”有涎征君易与者，胁其赔累。没齿窘穷，终弗与校。

征君改革后，晦迹兰溪，躬自刈种。岁侵，炊烟时绝，麦烂浥不堪食，甘之怡然。兰令季君亟访之，屏驺徒步，始得造庐一面。欲买田亩、构书院居之，皆谢不可。令不得已，托邑人祝生饷米豆。受而发之，有白金二百，乃以半畀祝、以半置屋隙草间。后有亲党将谒令，乞书于征君，指草间金畀之。

补遗

刘仁宅是忠宣父，以杨文定举为御史。文定归里还朝，道华容，便相造。见忠宣方幼，问：“汝父安在？”对曰：“在道中。”曰：“母安在？”曰：“邻家治面。”文定起，遍视家所有，遂援忠宣达寝所。见床上惟蒲席布被，喜曰：“所操若此，不负御史！”

严文靖[讷]构一楼，既成而落之，纵酒宴客，四顾惘然，若不豫色者。客征之，乃曰：“吾不察上栋直东邻，是邻代我受祸也。”亟更之，使东向，而南北其栋直。

刘宪副廷梅，聘妇胡氏，委禽而有父之丧。母萧恭人，趣从俗成婚，廷梅不可。母曰：“吾憊憊，不能奉若祖父母，谁代吾奉者？”胡翁闻而遣女于归。公谢弗成昏，已以孤而执丧；胡以女而主馈，养王舅姑焉。

言语

太祖既一海内，命周元素画江山于便殿壁间。元素曰：“陛下东征西伐，熟知险易，请规大势，臣从中润色之。”上既援毫，挥洒既毕，顾元素成之。元素顿首谓：“江山已定，臣无所措手矣。”上笑颌之。

袁凯洪武中为御史，上一日录囚毕，令送东宫覆审，递减之。凯复命，上问：“朕与东宫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善其言。

复见心，故元学士，元亡削发为僧，而髭髯如故。高帝时召见，怪问之。对曰：“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

国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欲罪作者。桂学士彦良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享。’儒生泥古不通，顷上谴呵。”上意乃释。

太祖一日问朱备万[善]：“卿家丰城，乡里人物何如？”对曰：“乡有长安、长乐，里有凤舞、鸾歌，人则张华、雷焕，物则龙泉、太阿。”

施状元槃在翰林，宣宗问曰：“吴下有何胜地？”答曰：“有四寺、四桥。”问其名，应声对曰：“四寺者，承天、万寿、永定、隆兴；四桥者，凤凰、来苑、吉利、太平。”

康对山尝曰：“经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而已。譬之酒，善饮者漉其醇，不善饮者啜其醜。”

费文宪[宏]云：“观书当如酷吏断狱，用意深刻，而后能日知其所无；记书当如勇将决胜，焚舟沉爨，而后能月无忘其所能。”

世宗入继大统，方在冲年，登极之日，袞衣曳地，上数俯视，不悦。杨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讲官顾鼎臣讲《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勋殂落”语，侍臣皆惊。顾徐云：“是时，尧年已百有二十。”

冯南江系狱论死，行可年甫十四，日哭长安街，攀贵人舆诉之。俄方相献夫至，问：“汝父何在？”行可曰：“朝廷且杀谏臣，而宰相不知，尚谓国有人乎？”方嘿然。

嘉靖南郊创圜丘，汪鋐请概迁禁垣外冢墓。帝不忍，限止一里之内。宗伯张潮言：“一里之内，家不下万馀，倘于瞻对无妨，悉容仍旧。”执政者许为褻移圜丘，潮曰：“在圜丘似褻，然天无不覆，即远迁，何所逃？”诘者语塞。

会稽守拟筑禹庙，山垄延袤十里，民皆惊愕。汪清湖曰：“论平成之功，殫一方财力，不以为泰。然茅茨土阶，尽力沟洫者，岂忍为此？”役遂寝。

陶文僖[大临]尝曰：“学有根，室有基，不实则欹。”又言：“善犹水也，为之先者源，为之后者理；始而滥一觴，终而润九里。”

何良俊云：“六义者，既无意义可寻，复菲言筌可得。索之于近，则寄在冥漠；求之于远，则不下带衽。”

朱恭靖[希周]为南冢宰，当考察南科，无一人去者。或以为私，公曰：“一曹皆贤，使必去一人以为公，万一皆不肖，亦姑去一二以塞责乎？”

陆太宰光祖，初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众以嫌莫敢白。公至，破械出之。台使者以为言，对曰：“当论其枉、直，不当论其贫、富。果不枉，夷齐无生理；果枉，陶朱无死法。”

吴疏山[悌]令宣城，以县岁输于郡，吏多索羨馀。悌立守，左吏敲兑，白郡守请增。守侧立睨视，曰：“未也。”悌曰：“某立自正，故见其有；公立自邪，故见其无耳。”守惭。

有谓山西紫碧山产石髓可益寿，中官求之，经年不可得。按察王维，令民取小石相类者以进。中官怒谓其伪，且以书记可验，那得云无？维曰：“凤凰麒麟，不见书记乎？”

给事薛畏斋，自言平生受益者三：一曰贫，二曰病，三曰患难。贫故知节用，病故知保身，患难故知处世。

烈宗一日梦两日并出，问群臣主何祥。群臣莫能对，周阳羨[延儒]曰：“应

在东宫。”上大悦。

明语林卷三

政事

陈祖以明经授新繁县丞，有姬道哭甚哀。祖问之，寡而无子，惟一孙十岁，为巨蛇所噬。祖令具状，遂移牒城隍，期日引蛇至。已而果有群蛇蜿蜒阶除，噬人者死，馀不惊而去。

秦从龙与高帝画策，密书漆板，问答秘计，左右皆莫闻。

胡子祺按察广西，闻宋元祐党人碑尚在融州岩谷中，命出而碎之。

方克勤守济宁，日具衣冠坐，召诸吏授诗书、法律，庭不陈械，惟设韦鞞而已。

姚克一守苏州，欲见处士钱芹，不可得。因俞贞木道意，钱曰：“芹固愿见，然芹民也，礼不可往见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风，请俟月朔，会于学宫。”姚如期致，迎拜，请质经义。钱曰：“此士子业，公有官守，会有时务。”因袖出一简授姚，不交一言而退。视之，皆战守制胜之策。

周新按察浙江，初至，有蝇集马首。使人迹之，得暴尸莽中，有木留带间。公取视之，乃商以识布者，匿不言。及莅事，使征布，有合记者即执。讯之，果杀商盗也。

新闻微行，直触其属令，令收系狱，与囚语，遂得一邑疾苦。未几，吏逐之出，一邑大惊。

方素易所在，辄著廉明。为衡州同知，民有告虎噬人者。素易斋沐为文，檄山神。明日，虎自毙于道，时人以比韩退之驱鳄。

河南新安饥，知县陶镛贷亟驿粮赈之，全活甚众。乃上章自劾“民危旦夕，不及奏报，专擅亦安敢辞。”上嘉劳之，曰：“可谓能称任使矣！”

何灏为刑曹郎，京师人语曰：“毋纵诞，避何铁面。”

况钟知苏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请署，钟顾左右问吏，吏所欲，行止辄听。吏乃大喜，谓太守愚。阅月，集诸吏诘之曰：“某事应行，若故止我；某事不应行，若故诱我行。是皆有贿！”缚诸吏，投庭下。诸吏皆大惧，谓太守神明。

正统中彩绘宫殿，需牛胶万馀斤，敕使督周文襄供办。公时赴京，道遇使者，请公还给。公曰：“第行至京，自有处分。”及至京，乃言库所贮皮，岁久且坏，请出煎给；归拨馀米、买皮输纳。以新易陈，实为两得。

文襄阅死狱，每使吏抱成案，读之至数万言。反手立听，时忽肯首，喜曰：“幸此可生。”

英庙北狩，卤大入寇。时坝上仓场，粮料山积，于忠肃急令纵火焚之。或

以事重须待诏，公曰：“事有经权，今寇在目前，缓之适以资鹵，致持久坐困，于我非计。”

陈都宪镒巡抚陕西，民饮其德，呼为“髯爷爷”。有疾者，誓为公舁輿以禱，出则民争来舁，麾之不止。

黄用章[绂]参政四川，道崇庆，忽风起輿前，拥不得行。用章曰：“即有冤，吾为若理。”风遂止。既抵州，沐禱于城隍，梦中若有人曰“州西寺、州西寺”云。密访州西，果有寺，当孔道，倚山为巢。乃率吏兵急抵寺，尽系诸僧。一少而犴，诘之无牒。命涂醋罽额，晒洗之，有巾痕。用章叱之，尽得奸状：夜投宿者，沉寺阴巨池中，众分其资；有妻女，分隐窖中。于是杀僧毁寺，行旅晏然。

韩王内使李毅等，不乐府中，忽作令旨启城，挟弓跨骑，越关诣京，奏讦王过。所司请勘，尹直曰：“毅不安王府，逃亡，罪一；诈令旨开门，罪二；越关，罪三；摭王小过当杀，罪四。岂得听彼虚言以勘王？”遂押还府。

吴石冈守临江，郡有僧刹道观，并列孔庙，扁曰“三教坊”。下车，既废而易之曰“崇儒”。毁其屋，以葺官廨；汰其僧道，悉配以尼。刊说《社学辨惑启迷》，一郡翕然。

刘文靖、李西涯、谢木斋同在政府，遭遇圣明。时人语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蒋恭靖守维扬时，上南巡，六师俱发。计夫役舟骑，供费不资。扬民汹汹，无以自存。恭靖惟站设二十，更番迭遣。计初议，减可什八，他亦推类递减之。上供无缺，而民不扰。

祝某守南昌，有民犬咋宁府鹤，卒来讼云：“鹤本御赐，金牌可验。”祝判云：“鹤带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何与人事？”竟纵犬主。又两家牛斗，一至死，判云：“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汪应轸知泗州，武庙将南巡，中使绎络道路，恣为求索。公率壮士百馀，列舟次，呼声震地。中使沮丧，公麾从人速牵舟，顷刻百里出泗境。后至者，敛戢不敢肆，公反礼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德公。

大司徒雍泰巡盐南淮，见灶丁鰥贫者几二千人。比及二年，具与完室。既去，淮人咏之曰：“客边检橐浑无物，海上遗民尽有家。”

杨文忠当国，区画调度，取办俄倾。常命中书十馀辈，操牍以从，公一一口授，动中机宜。

故事：吏部大僚所接见，每不能数语，以示严冷。徐存斋佐铨独曰：“果尔，何以尽人才？”乃折节怡色，见必深坐，亶亶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

韩襄毅才识明敏，凡临众奏事，动发数百言，皆引经据律。其所设施，永愜輿情。其后官民皆遵守之，号曰“韩都例”。

徐九经尹句容，循廉最著。尝图一菜于堂，曰：“古人有言：‘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无此味’。”及去，儿稚挽衣，泣曰：“毋去我！”其长者曰：“幸惠训我。”九经泣曰：“俭则不费，勤则不堕，忍则不争：保身及家之道也。”父老饘所画菜，而书俭、勤、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经。

谭让为南昌通判，初政严厉。夜有书廡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于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谭。”让顾视笑曰：“为政不能使民无犯，而使民不可犯耶？”更治简缓。

杨云才多心计，为荆州同知，适改拓郡城。时钱谷已有成额，而台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许。监司守令，争欲溢故额，云才曰：“无庸也。”乃驰至陶所，视其模，怒曰：“是不可用！”自制模付之。诸公视模，了无以异。盖阴溢其模，积之正如所增数。城成，白其故，监司大服。

补遗

严文靖语其子曰：“吾才小弱而慈，不称大任。所不愧者，吏部一官，能使长安金贱而士贵，其缙绅不四顾而有憾于岩穴。”

周莱峰[思兼]知平度州，巡行阡陌，不从舆隶，仅缚一蓝舆，置饭一盂其上，令乡民以次舁行。民欢呼迎曰：“吾父来！”

文学

宋景濂初学于闻人梦吉，继学于吴莱。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不观。致仕后，在青萝山辟一室，曰静轩，闭户纂述，人罕见其面。

曾侍郎鲁博通史籍，有叩者，佳言如屑，理蕴霏微。偕宋文宪修《元史》，时谓公能以舌为笔，潜溪以笔为舌。

危学士素修《元史》，欲访寻元事，不得。每袖饼饵、果实，以啖老兵，得语即书之。

太祖召宋景濂作《灵芝甘露颂》，赐宴而醉，不能属草。归令方希哲代为之。次日以进，太祖读之曰：“殊不似学士笔。”景濂愕然，因叩首谢：“臣实醉，门人方孝孺代为之。”太祖曰：“此当胜卿。”立召见试，大加宠礼。

王冕七八岁时，父命牧牛垄上。尝窃入学舍，听诸生诵。已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母曰：“儿痴若此，盍听其所为？”因去依僧寺，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达旦。像偶狞恶，冕虽小，恬弗怪。

蜀王椿博通经艺，旁及释典，太祖常呼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辟西堂，以书自娱。阅武之余，辄与儒生李叔、苏伯衡及名僧来复等，讲道论文，殆无虚日。

叶子奇博达今古，诡德匿时。以群吏窃饮祭酒，株连就狱。狱中以瓦研墨，著《草木子》，以草计时，以木计岁。

王止仲[行]髫时，从其父昌门为人市药，暮则为主姬看稗官演说，背诵至数十本。主人翁异之，授之《鲁论》，辄成诵，乃令遍阅所度书。未弱冠，辞去，授徒于城北望齐门，议论踔厉，贯穿今古。洪武初，延为庠师，弟子杂进问难，肆应不穷。

王止仲少微，为人行货，长游诸生间。为言济南生《诗》、伏生《书》、胡安国《春秋》，洒洒不穷。诸生皆大异之，然视其居徒墅立，故未尝有书。

征士梁孟在礼局，讨论精审，诸儒推服。书成，将授以官，以老辞归，结屋石门山，四方多从之学，称为“梁五经”。

隐者杨溆，避雨泊舟黄钺舍旁。见钺方倚檐读，因就视之，问：“孺子学如此，日读几何？”钺对曰：“过目不忘，然苦无书。”溆曰：“我有书藏，洋海店架，不下万卷，能从吾往乎？”钺喜，遂往。既至，溆令其子福与同业，三年尽其书而返。

吴文太与丁敏为友，皆贫而湛吟咏，无间日夕。二人尝闭户共为诗。人见其终日突无烟，往规之，方瞠目捻须，咿唔相对，都不复省饥饿。

杨文定在狱十馀年，上命叵测，日与死为邻。家人供食，尝数绝粮。公日手五经、诸子不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毗陵陈济，善记不遗。其子道侍侧，问曰：“外人称翁善记，试探一书，请诵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书，曰：“是最难记，可引其端。”子如其言。遂朗诵终篇，不讹一字。文庙尝号济“两脚书厨”。

陈简讨继少孤贫，尝受学于俞贞木。每归饭辄反，贞木颇怪其速，窃视之。则至密芦中，怀出一饼，哺之即行。贞木以是留食于家，以为常。

曹月川研精理学，口事著述，座下足两砖处皆穿。

吕文懿[原]《宋元通鉴续编》，义例精审。书成，须发尽白。尝曰：“使我进二阶，不若稽古获一事。”

景泰间，吉安刘公[宣]代戍于龙骧卫，为卫使畜马，昼夜读书厩中。使初不知，偶与塾师论《春秋》，师惊异之，以语使，使乃加优遇。

刘侍讲定之，为文常对客挥毫，稿不易幅。成化初，入秘阁，析疑稽古，一挥九札，停注演迤，顿挫奔放，变化不穷。一日，中使传旨，命制元宵诗，凭几成七言绝句百首以进。

宪宗于内阁得古帖，断缺不可读，命中使持至馆中。适傅瀚在，即韵为二诗以复。上大悦，赐之珍饌法酝。

倪公谦落笔千言，每应制赋诗，中使立候以进。奉使朝鲜，有所题咏，即

席挥洒，不加点窜。远夷惊吐舌，以为神，因梓行其所作。

邹智才十二岁能文章，经史过目不忘。居龙泉庵，贫无继晷之给，扫树叶蓄之，焚以自照，读常达旦。

杨君谦好蓄书，闻有异本，必购求缮写。结庐支硎山下，课读经史，以松枝为筹，必精熟乃已。颜其堂曰松筹。

罗圭峰每有撰构，辄栖居乔木之巅，神思欲飞。或时闭坐一室，客于隙间窥，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

陈剩夫家始寒微，幼卖油给养。一日经里塾，闻讲书义，大悦，遂从师学。已而曰：“吾一于学，何以给亲养？”复请于师，愿旦夕受业，昼仍出卖油。逾年学大进，卒成名儒。

杨升庵强记博学，著述繁浩。所撰七十余种，所编纂亦不下百馀。晚戍滇中，简籍不可得，惟抽讨腹笥，而笔舌间未尝匮乏。

吴趋之里有娶妇者，夜而风雨烛灭，无与乞火。哄然惊。谓曰：“南濠都少卿[字敬玄]家，有读书灯在。”叩门果得火。

王元美年十四，其师骆行简赋《宝刀篇》，得“漠”字韵，思久不属。元美得句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骆深器服之。

方西樵[献夫]予告南归，属吏书缴银图书疏。适刘銍来候，止之曰：“大臣虽归，不能无言，言非此不达，昔三扬亦携以归矣。”遂口诵三疏，方酌用之。后典籍呈原稿，不差只字。于时博通典实，推銍为首，苏州刘棨贰焉，谓之“二刘”。

杨忠愍生七岁，家贫，父使饭牛。间往里塾，睹群儿读书，心好之。归谓兄：“请得受学。”兄曰：“若幼，何学？”艷然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学耶？”兄言于父，听之学，然犹不废牧也。

杨椒山读书僧舍，恒至夜分。会寒无下襦，绕屋行，且温且诵，胫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更起汲水，手冻属于纆，呵之乃解。

李于鳞少不慧，同学生戏呼为李攀鬼。及长，为制义皆勾棘不可句，每试辄蹶。年三十五，始学为诗。齐人多以入声为平，谓之转韵。于鳞刻意正之，间不谐，为座客所姗。即嚼其唇，血溅几席，曰：“所不澡肠刮胃，以祛宿习者，有如此血！”

于鳞结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径入其社，于鳞不悦，以“玉河白燕”为题，使人伺伯承句，辄为报。伯承诗先成，七人共大叹赏，遂阁笔定交。

王昭明潜心遁世，著《六经说》。既没，而子孙贫甚，不能存其书。管志道与周道甫，各得其一二，皆以为帐中之秘。

龙游童子鸣，少为书贾，挟策问字，辄晓大义，遂置积书帆樯，穷心日夜

，吟诗萧散。燕山词客如云，所至分曹命简，听漏刻烛，争响晷刻间。子鸣方危坐匡床，目瞪不出声，比诵一篇，风调夔绝，群客沮丧，子鸣退然无有也。尝闭户屡易而出，出则强人弹射，往往未惬，并稿削之。学于归熙甫，卒而祭之。

梅禹金[鼎祚]笃志纂辑，尝纳妾邹氏，一月不出。人怪其昵，问之，则已辑《青泥莲花记》十三卷。

瞽者唐汝询，五岁时从父兄耳学，无不暗记。笺注唐诗，旁引该博，酒间诵《上林》、《子虚》赋，杜、白长篇，铿金戛玉，琅琅不遗一字。

蒋八公内阁[德璟]语操闽音。其谈古事，则征二十一史，如河泻泉流。丛残小说，无不毕举。谈近事，则十三陵迹，五府、六部之故，九关十二镇兵马钱粮，新旧之籍，皆可手画而口数也。尝一日应阁中二十馀诰敕，文词典核，同官叹骇。

明语林卷四

言志

周太史是修尝曰：“忠臣不以得失为忧，故其言无不直；烈女不以死生为虑，故其行无不果。”因取忠节遗事，辑为《观感录》，朝夕省览。

程济与同邑高翔，俱起明经。翔厉名节，济好术数。翔曰：“愿为忠臣。”济曰：“愿为知士。”后翔九十死难，济用术脱建文帝，莫知所终。

王良按察浙江，谒岳鄂王庙，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杨文敏十三岁时，从教授周质夫，与同门讲学，论古名相，皆叹为不可及。公徐曰：“皋、夔、伊、周诚不易，其余毋乃可学？”

王庄毅[竑]尝曰：“士当希朱云、汲黯，安能局促效辕下驹？”

庄毅既归，躬营宅兆先垄之傍。或曰：“大臣终官，国家为营葬，公胡庸此？”答曰：“竑以谫薄，奉命总帅，自分马革裹尸，幸无败绩，谬膺奖擢，所惧妨贤。今幸优游林下，以终馀年，志愿毕矣！何敢希意外之宠？”

李时勉少负大志，每自厉曰：“颜、曾希圣，四勿、三省。”

陈敬宗司成二十年，诸生多至卿贰，公久不调。冢宰王直，从容言以司寇相转何如，曰：“某托公为知己，与天下英才终日讲学，庸讷不乐，而顾以桎梏之徒见辱哉？”

练御史纲归吴后，葺旧业尹山之阳，为终焉之计。复建庵，写范文正公、文信公像，语人曰：“初吾自分，用则学范公，否则为文信公死耳。今两失之，奉其遗像以见志。”

吴康斋读《伊洛渊源》，至“程伯淳见猎”，心喜曰：“审如是，是吾亦可学贤圣。”遂绝意举业，潜心意理。常自咏曰：“诚能通鬼神，志当贯金石。”

夏正夫[寅]尝自警曰：“此生不学，一可惜；此身闲过，二可惜；此身一败，三可惜。”

杨承芳年四十有三，乞致仕，疏曰：“视钱若水致仕，臣已多三岁；视陶弘景奉朝请，臣尤多七岁。臣得与弘景、若水游地下，足矣！”

陈白沙答李宪长曰：“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阙后，采药罗浮，访医南岳，上下黄龙洞，啸歌祝融峰，少偿夙愿。”

刘忠宣在兵部职方，规调兵食。太宰才之，欲以少司马太仆进公。公谓人曰：“京堂显地，人亦岂不欲？顾吾秀才时，见郡邑政有失者，辄自奋曰：‘吾他日必不尔！’某所宜行，某所宜罢，其行与罢，又复云何？今幸登朝，不得一亲民官，非素志，且亦恐人负官。”亟坚请外。

忠宣教子读书，兼令力田。尝督耕雨中，曰：“习勤忘劳，习逸戒惰。”

杨文懿语徐少詹[原缺]曰：“平昔才无半斗，而喜作文；饮可数合，而喜与宾客燕酣；行不能里许，而喜游陟。今皆不复尔。比入朝班，率皆少年新贵。独以白发青衫，漫厕其后，虽未谋引去，官味固已索然。”

杨文懿在馆职，十六年不迁。或讽公援有力者，谢曰：“嫠妇抱节三十年，今老改志耶？”

叶文庄[盛]崇尚名节，动跂古人，为文师欧阳，而功业自期韩、范。

余肃敏[子俊]尝曰：“人臣为国，力随事尽。即近且小，不可不计百年；至大利害，当身任之，毋养交市恩，为远怨自全之地。”故其经理延绥，谤议纷如，而执之不易。

谢文肃[铎]居闲起，复谓人曰：“初心冀禄为亲，今亦何及？苟仕非义也。”遂以疾闻。闭门读书，暇则侍逸老，眺方岩、雁宕，仕进之念泊然。

黄伯固[巩]，常自书壁曰：“茅屋石田，为生太拙；鸱夷马革，自许何愚？”

何遵为诸生，学师王纯甫策问范滂母事。遵归，告其母曰：“儿设为滂，大人为滂母乎？”母笑而许之。

国朝仕进，以翰林为极选，竞进恐后。戴庄简[珊]独避不往，曰：“愿就部曹，习民事，为国立勋业。”

王伯安十岁就塾，问师何为第一事，师曰：“读书登第耳。”伯安恍然曰：“毋乃希圣？”

董萝石少耽吟咏，放浪江湖，晚更折节师事王伯安。或谓其老，那复自苦。萝石笑曰：“吾方扬鬢渤海，振羽云霄，且憫若苦，顾以吾为苦耶？去矣，吾从吾所好！”自号曰“从吾道人”。

刘源清诸生时，读《唐史张巡许远传》，起曰：“巡、远何如人，吾异日为

人臣，宜何如？”同舍生相顾愕然。

给谏田汝耕，与崔铣交旧雅好。何舍人景明每过两人，浮白吟诗。阍瑾既诛，叹曰：“引裾请剑，自许丈夫。顾事会蹉跎，迹与心违，命与世左，每自悲感于怀耳。”

王廷陈语余懋昭曰：“仆林居无营，上不慕古，下不肖俗。为疏为懒，不敢为狂；为拙为愚，不敢为恶。高竹林之贤，而丑其放；怀三闾之忠，而过其沉；嘉鸱夷之逝，而污其富。每景物会意，命酒自歌，酒不尽量，歌不尽调。倦则偃卧，厌苦俗途，究心老庄，保养性命，此仆大略也。”

太初山人一无所好，独喜为诗。时出入畦径，曰：“吾舍此，益与世绝。”或劝其仕，或探其学，辄抚掌大笑不答。

杨椒山喜鸦恶雀，云：“鸦报凶，雀报喜；鸦近忠，雀近谏。”

王子裕[问]金事广东，投劾而归。筑室湖滨，自言：“愿屏居三十年，读尽天下有字之书，撰述以毕吾志。”

钱孝直[敬忠]，父坐系时，甫能言，辄诣圜土。父教以读书，洒泪受策。时头触圜墙，梦呓呼泣，暂成名赎父死。五入省闱，卒成进士，疏救父出之。尝曰：“上不敢效陈圭，近不敢作冯行可。”

罗状元[洪先]传舻日，外舅吴太仆曰：“婿乃办此，非所料也。”罗面发赤，徐对曰：“丈夫事业，更有许大者。三年递一人，那足异？”是日袖米，偕何善山、黄洛村，联榻萧寺中，讲学不置。

陈仲醇[继儒]云：“予出不能负向平五岳之笈，入不能辟香山五亩之园。惟买舟袱被，于名胜处避客息躬。所谓每月一游，则日日可度；每岁一游，可阅三十年。”

魏瑄既诛，未尽澄汰。黄石斋谏项少保曰：“正人不尽升，可矣；佞人不尽拾遗，可乎？草盛苗稀，渊明所以带月而荷锄也。”

金驾部铉尝读《邵子》，署其后曰：“甲申之春，定我进退。进虽遇时，外而弗内；退若苦衷，远而弗滞。外止三时，远不卒岁。优哉游哉，庶没吾世。”及死闯难，人始见之。盖前此二年，壬午七月晦日题也。又巡皇城，过御河辄流连不能去，归语弟曰：“吾见御河清泚，若神志依依者。何也？”后竟投御河死。

补遗

章枫山以金事福建，考绩赴部，遂疏致政。冢宰慰留之，曰：“不罢软，不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枫山矢口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罢软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贪多矣；古人视民如伤，某酷多矣；年未艾而早斑，亦老疾矣。”

麻孟璇[三衡]幼孤，祖母徐安人严，频扑笞之。家人笑曰：“譬知痛否？”答曰：“使痛与肤习，吾异日好作杨继盛受廷杖耳。”

方正

高帝览《孟子》草(土)芥”、“寇仇”章，谓：“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金吾射之！”钱司寇唐抗疏入谏，舆榱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馀荣！”帝见其诚，命太医疗其箭创，孟子配享得不废。

刘长史璟是刘诚意子。尝至燕，与文皇弈。璟胜，文皇怒，曰：“那得不相让？”璟正色曰：“可让处，璟不敢不让；不可让处，璟何可让？”

景清初赴举时，过宿淳化。主家有女，为妖所凭。是夜清在，而妖不来。女诘之，曰：“吾避景秀才也。”清为书“景清在此”，而妖遂绝。

西僧大宝法王来朝，或请上亲劳之。夏忠靖不可，曰：“彝人慕化近来，宜示以义。万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顾者。”上曰：“尔欲效韩愈耶？”已而法王入，上命忠靖拜。忠靖曰：“王臣虽微，位列诸侯之上，况彝狄乎？”卒不拜。

御史周新弹劾敢言，贵戚畏之，目为“冷面寒铁公”。

给事周或刚直敢言，有弹奏必着绯衣。诸大臣每早候或长安门外，或绯衣，各令取素服，为待罪具。

杨文定在内阁，子某自石首来，备言所过州县，迎送馈遗之勤，独不为江陵令范理所礼。文定异之，即荐知德安，再擢贵州布政使。或劝致书谢，理曰：“宰相为朝廷用人，岂私于理？”卒不谢。

陈黄门谔，累以直谏濒死，三黜弗移。后授京兆，尝出行犯太子辇。太子诉上，上曰：“陈府尹是我父母官。”不问。

宣德中，召用旧臣多依违者，唯黄忠宣持正不阿。命观剧，曰：“臣故不好剧。”命弈，曰：“臣幼奉严父师训，读书外，无益之事，非所敢问。”

顾中丞佐性严重，未尝口毁誉人。旦晚东朝房小憩，前呵双藤立户。官僚行道，以此为候，往往有挽驴驻马，折而还者。

薛文清自大理入，一日，召入便殿，上方服短衣小帽。文清望见，迟回不进者久之。上遽易服见之，左右曰：“此正是薛夫子。”时拟之“不冠不见黜”。

初，西杨荐文清于王振。既至，李文达谓薛宜诣振谢。薛曰：“原德亦为是言耶？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为。”后遇诸朝，复不为礼，振遂思中之。

王振慕陈祭酒[敬宗]名，无缘晤觐。周文襄[忱]间以语祭酒，祭酒曰：“为人师表，而求谒中贵，他日何以见诸生？”或语振：“祭酒书最高，托为求书者，先之礼币，彼将报谢。”振乃遣币乞书程子《四箴》，祭酒走笔书讫，而反其币，竟不往见。

门达诬陷袁彬，漆工杨暄(坝)抗疏论救，复条达不法事。上令达自讯，达严刑迫之，暄(坝)知达意，谬曰：“李学士以书授我，我实不知，请众鞠之。”明日，众既至，暄(坝)大呼曰：“达以酒肉啖我，使我陷学士。皇天后土，实鉴临之！暄(坝)即死，曷敢诬善人？”达语塞，彬得释。

汪直在西厂，声势烜赫，人莫敢犯。尝怒兵部郎杨士伟，校突入其家，拷掠逼辱，及其妻孥。众咸错愕，莫敢言。陈愧斋[音]与之比邻，登墉呵之曰：“有国法，何得遽尔！”校曰：“尔何人，敢不畏西厂？”答曰：“闻侍讲陈音乎？”校为缩颈。

汪直颇欲延揽名士，雅重杨承芳。时承芳忧居，直往吊于墓。既拜起，手拂杨须曰：“往闻君名，今貌乃尔。”杨曰：“继宗貌陋，亏体辱亲，窃所不敢。”直不复言。

内臣黄赐母死，朝士无不吊祭。翰林官犹未诣，徐侍讲琮言于众曰：“时且如此，那得不往？”众或应或默，陈愧斋忽奋然曰：“堂堂翰林，相率拜中官之门，谓斯文万世何？”词气愤激，声泪俱下，言者大沮。

陈恭愍[选]提学南畿，试卷并不弥封编号，曰：“吾不自信，何以信人？”时韩襄毅颇尚崇饰，方忧制家居。闻公至，悉屏仪卫，曰：“毋令陈御史知。”

李文祥与万安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孙弘壁延礼之。属题画鸪，文祥即奋笔云：“春来风雨寻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

张昺令铅山，邑有大木，荫二十馀亩，民祀为神，慢辄为祟。昺出勘田，欲伐去，以广垦治。父老咸谏，昺檄邻邑共伐之，莫有从者。公执愈坚，期日率徒，戎服而往。有衣冠者三人，拜谒道左，乞公中止。公叱之，忽不见。命运斤，树有血，众惧不前。公手斧倡之，树乃仆。上有巨巢，三妇人堕地，冥然欲绝。已问之，乃知树妖所摄，民惑遂解。

邑有羊角巫，能杀人。一姬讼巫杀其子，昺遣捕缚至。杖之，杖者手伤，而巫自若。命系狱，及夜，烈风飞石，屋瓦若崩。公知巫所为，乃衣冠庭坐，及旦取巫。众皆劝阻，公不许，厉声叱巫，巫忽堕一珠及书一帙。公会僚属焚书碎珠，巫即仆死。

孝庙初耕籍田，行九推礼。教坊司以杂剧陈，或出狎语。马端肃[文升]时为都御史，厉色曰：“天子当知稼穡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听？”斥去之。

屠瀟督师两广，中官有家顺德者，嘱瀟为修其家庙。时吴廷举作顺德令，瀟以语之，廷举曰：“安有官为奄治庙者？且岁饥民贫，不可！”又市舶监遗金令市葛，廷举市二葛以进，曰：“葛故雷产，敝邑无有。奉此为式，不中请还金。”监恚取金去。

逆瑾擅权，外官朝者多造第拜。方寿卿〔良〕以佾事补官，入朝既叩头左顺门。鸿胪令向东揖瑾，方径趋出。或以例官谒瑾。寿卿厉声曰：“官可弃，身可杀，膝安可屈？”竟不往。瑾大怒，勒致仕去。

王文恪〔鏊〕与寿宁有姻，绝不与通，岁时问遗，必斥去。或以为过，公曰：“昔万循老攀附昭德，吾尝耻之，今乃自附寿宁耶？”

罗景鸣〔玘〕是李西涯门生，李处刘瑾、张永之间，或多委蛇。景鸣责引大义，愿削门人之籍。

康陵颇佞佛，自称大庆法王。外廷闻欲谏，患未有征。俄内批番僧请田为大庆法王寿，而书号并圣旨。傅尚书〔珪〕佯不知，奏曰：“孰为法王？敢抗天子、乱祖法？大不敬，当诛！”诏不问，田亦止。

蒋子修〔钦〕劾刘瑾，方夜属草，灯下闻筐篋间鬼声戢戢。子修自念：疏上定掇奇祸，当是先人軫念，尼止吾事。已而声振四壁，子修叹曰：“吾义不得顾私，且缄默。终为先人羞。”因奋笔曰：“死耳，不可易也！”声遂止。疏再上，再受杖，竟死。

武宗观鱼扬州，得巨鱼，戏言直五百金。时蒋恭靖〔瑶〕为守，江彬恶其不屈，请以畀守，使人促值甚急。恭靖脱夫人簪珥及绋服以进，曰：“臣贫而库无缗钱，不能具此。”帝属目久之，徐曰：“酸儒耳。”勿较。

武宗南狩，中使矫诏，令泗州进美妇善歌吹者。汪公应轸奏云：“泗妇女荒陋，近亦流亡，无以应敕旨。向募桑妇十馀人，倘纳宫中，俾受蚕事，实于治化有补。”事遂寝。

江西诸司贺宁王寿，皆朝服。按察蔡介夫〔清〕至，谓其属曰：“是覲君之服，而以朝王，非礼也。”去其鞞。又三司于朔望皆先朝王，乃谒先师。介夫改令先谒孔子。已宴，王即席譙清不能诗，清亦让王无礼。

冯御史恩疏劾张孚敬、汪鋐、方献夫为根本腹心、门庭三彗。逮下诏狱，辨甚强项。观者啧啧叹曰：“是御史铁膝，铁口，铁胆，铁骨。”相传为“四铁御史”。

吴疏山同诸御史诣夏桂州。桂州方服宫锦，御史皆啧啧称羨，有褰裳视者。疏山独无言。桂州曰：“吴子云何？”疏山曰：“候公衣毕，当以政务相请。”

霍文敏〔韬〕为南宗伯，吕仲木为贰。文敏时短夏贵溪，仲木乘间讽曰：“大臣有过，规之可也，背噂非礼。”文敏疑其党，心衔之。已，仲木满考之都，谒贵溪。贵溪时方柄国，心折仲木，欲亟援为助，及见甚欢。已，亦数短文敏，仲木毅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欲以寸朽弃栋梁？”贵溪又心谓仲木党文敏。

世宗意欲用吴宗伯山入阁。山子闻，诣西直告其父曰：“上意如此，恐亦需

一揖严公许。“山怒斥之曰：“儿不解事，孰谓阁老可以揖求？”卒不往。

吴宗伯生一女，严世蕃欲求为姻。因置酒享宗伯，而以大学士李本为介。酒未行，宗伯与李弈，李以手掩局，语宗伯曰：“知今日之饮乎？”宗伯谢不知。李为道世蕃意，宗伯遽曰：“山老矣，何从得女？”世善意阻，大恚。

杨文襄〔一清〕以召入，文衡山见独后，杨公亟谓曰：“生不知而父之与我友耶？”衡山曰：“先人弃不肖三十年，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与先子友也！”竟弗肯谢。杨公怅然久之，曰：“老悖甚愧，见生幸宽我。”

靳文僖〔贵〕继夫人，未三十而寡。有司奏请旌之，吴宗伯曰：“旌舆之设，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幽光，以风世激俗。若士大夫节义孝顺，固其常分。靳夫人生受殊封，奈何争宠灵于微贱？”已，学士徐阶为言，山曰：“阁老夫人，宁复有再醮理耶？”

张罗峰当国，甚器重何粹夫〔瑯〕，举翊圣治，期大用之。始入京晤，辄面数张十三愆，众为愕然。

邬懋卿为副都御史，莆田林润曰：“此穷奇也，而豸其服乎！”

赵文华督师江南，下令问：“有故人子朱生安在？为好致之。”令一日三及门，楼船辉耀趣邦宪。邦宪弗顾，自掉扁舟，褐衣诣赵。赵酒欢，握手从容言：“丈夫乘时取功名，多顾金钱，庀母夫人甘毳。硜硜匹夫节，奚以为？”言之再三，卒不应。赵为叹息去。

分宜柄国，粥爵有定值，而馆职尤重。陆平泉〔树声〕以吉士还里，诣阙，世蕃颇知其廉，使人索松绫二百疋，当予翰苑。陆谢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实无一绫。”张龙湖〔治〕，陆之座主，为解于分宜。且为具锦币四双、白金四十，召陆与俱往，而令严太史介之行，至则授刺，使自投之。陆不言，怀其刺入，一揖而出。分宜送之及门，见金币，问谁具，对曰：“不知。”

海忠介〔瑞〕为闽邑博士，御史行诣学宫，令长以下，皆伏堂阶。忠介直立曰：“若至院台，敢不以属札见？此师长教士之地，不当诘。”两训导夹踞，忠介中立不屈，时谓“笔床博士”。

江陵夺情，宣城诸生吴仕期，为书万言斥之。江陵私人龙宗武，为太平同知，阿江陵，捕期系狱。时沈太史懋学不直江陵，宗武严刑迫期，使嗾太史。期笑曰：“男子负血性，而为不平之鸣，宁受人教者？”榜掠无完肤，题壁间云：“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卒死狱中。

葛端肃〔守礼〕终身不置姬侍，夫人为置一姬，公固不肯，夫人舆之再四，乃一往见。姬直侍卧内，略不羞涩，公即拂衣出，竟不复往。夫人挈之山西，数年召其家还之，犹处子。人以方之司马文正、张忠定。

江陵相夺情，吴编修中行、赵检讨用贤、艾员外穆、沈主事思孝，抗疏极

论，同日受杖，削籍编戍。进士邹元标号哭于傍，视四君杖罢，出疏袖中，亦受杖归。

沈乌城{? 雀}媚妖姆客氏，交欢其子，昆弟畜之。台省合章抨之，不动。大司寇王纪奋袂起曰：“身为大臣，奈何与{父者}相同朝！”历陈其奸恶，削籍去。破帽策蹇，一时荣之。

郑克敬奉使复命，赐燕不食。光禄卿以闻，上诘其故，对曰：“今日臣父没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君命也。”对曰：“臣闻有父子而后有君臣。”

于文定[慎行]在南宫日，早期偶失。中贵遣阁校许为隐匿，意以示交。文定亟驰谢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为大臣，岂敢以欺自处？可列吾名以进。如有所隐，当上书自受，反于中贵不便。”其人惭而止。

毅宗怒刘都宪[宗周]抗直，诏部提讯，诸辅臣固请以免，囚往慰之，颇有德色。宗周略不致谢，唯让诸辅臣某事大错、某事不为，娓娓不已。及过宝应，乔侍御[可聘]来访，语及延儒，曰：“尤错！”语及牲，曰：“差胜首辅，错亦不少。”

崇祯末，以边急救中瑯监军。所至横甚，守令拜谒。天津同知张星，独愤耻之，投告乞休。督抚不许，已趋谒瑯，瑯倨上坐，此使踉见。星怒曰：“若等监军事，而辱天子命吏耶？星何恋一官，而屈若辈为！”拂衣趋出不顾。

补遗

徐华阳[元太]，以考功郎知贡举。江陵欲并中其二子，同考官互相揣诿，视为奇货。一子卷落公房，竟涂抹之。江陵怒谪公泰安。已江陵疾，遣子嗣修祷于泰山。巡抚檄公治具陪往，公书报曰：“是役也，子为父祷，非臣为君祷也。”毅不肯往，谓人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高江尹新城，数以亢直忤税监。中官卢受尝宴之，会雪而寒，命索衣。受出貂裘衣之，衣至，解还。受欲因以赠，江笑曰：“予思不受狐白于子方，吾贤不及子思，而君裘美逾子方，吾何敢受？”受侄旁强之，遽拂衣起。

张司空[守道]居官无岸异，而未尝濡染权幸。崔呈秀投刺来诣，谢弗与通，矐亡往答。洎迁南太常，南中方营建瑯祠，督监某招摇诸大绅，致其报谒，入祠多罄折俯拜。司空又矐亡弗入。遇诸途，叱輿人迂道避去。

吴舍人怀贤与傅应星(升)同官。以应星(升)为魏瑯甥，亢不为礼。杨忠烈劾瑯二十四大罪，怀贤击节称赏，缮稿而旁识之曰：“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即时安置。”遂以诽谤坐杨、左狱，论死。

明语林卷五

雅量

太祖天威严重，翻录之际，侍臣或手颤不成书。陈性善独安雅自若，书法

端楷。

孙襄敏 [炎] 总制处州，苗将叛，袭执襄敏，幽窖中，列卒环守，夜以燭雁、斗酒馈曰：“以此与公诀。”襄敏拔佩刀割雁，举卮仰天酌酒。食竟，顾所衣曰：“此紫绮裘，乃上赐者。”遂服而死。

方克勤一日延客，客饮醉，使酒谩骂，克勤礼待之益恭。及酒解来谢，克勤阳不知，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识君何谢也。”

卓侍郎 [敬] 被执，文皇怜其才，以管仲、魏徵动之。侍郎不屈，后临刑从容叹曰：“变起宗亲，略无规画，敬死有余辜！”神色自若。

夏忠靖襟宇阔深，不见涯涘。有从史污金织赐衣，惧伏请罪，公曰：“犹可浣也。”又吏坏所宝砚石，公曰：“物固有坏时。”并慰遣之。

夏尚书以频年北征，力谏忤旨，诏籍其家。时公方治储口北，锦衣逮公迫。公从容曰：“姑少俟，恐有侵渔。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

周文襄抚吴，一日舟从锡山来，天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阊门，触于石，烛仆公衣。公易服，舟人伏罪。公曰：“衣故无恙，恐风露，偶易耳。”

魏尚书致仕，时往于田，遇御史官舟，公引缆而行。御史怪问，对曰：“魏骥。”又问，曰：“萧山魏骥。”又问，曰：“尚书归老萧山魏骥也。”御史惶恐谢罪。

陈僖敏谥掌宪，荐王文。已而文与僖敏同官，每陵僖敏。凡入台，僖敏后至，文辄命堂吏鸣鼓，集诸道升揖。洎僖敏至，略不校。一日，僖敏先至，吏请鸣鼓。僖敏不肯，曰：“少需。”诸道咸不平。文至，知僖敏迟鼓以待，忸怩曰：“吾久在陈公度中。”

叶与中 [盛] 尝求于节庵 [谦] 为其妻作墓表。不数日，有德胜之役，于进少保。与中疏劾于妄报首功。于朝退，谓郎中王伟曰：“科中叶公近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若稍迟，当不免俗。”即命纸，一挥而讫。朝士推于高致。

郭定襄 [登] 镇大同，鹵追城下，人心汹汹。乃身自登城视师，方酣战，左右急呼。公笑命进食，饮啖自若，了不为异。徐曰：“鸡未熟，菜犹可噉。”

门达初诬陷袁锦衣，擄掠濒死，久乃得释。及达败谪戍，袁治具饯送如礼。不念旧恶，人以为难。

俞允文家贫，不治生产。夫人泝泝助之，不给也。允文怡然曰：“不能三食乎，则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则又曰：“姑一食。”

章枫山 [懋] 在司成，其子自金华徒步来省，道逢巡检笞之，已知请罪。公曰：“吾子垢衣敝履，不识固宜。”笑而遣之。

三原公镇滇，中官镇守者曲为谀悦，公不动，且裁抑其政，剪其与。中官恨，令刺客杂从徒中，将贼公。公于马上遽问曰：“从者何多一人？”因检之得

实，杖而遣之。中官欲自杀，公偕三司谓之曰：“我不过除民害，即所罪，亦不过为公清恶，何为过自疑？”中官惶恐谢，乃更自戢。

王康僖[承祐]少有雅量，诸老嫂尝试之：暑月如厕，必置扇外舍牖间，使婢藏之。出视无扇，辄往，三置三藏之。乃不复置，亦终无愠色。诸老嫂相与笑曰：“七叔量如海，可鼻吸三斗醋。”

秦襄毅[纘]督两广，朝廷遣官校逮之。方治事自若，检处军务兵食毕，乃就道，而军容驺从，略不稍损。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言及。度岭始白衣囚首，请自系，曰：“曩非故违朝旨，顾两广任重，蛮彝具瞻。一旦至此，一身何足恤，恐正自损国威耳。”就系而去。

武宗南巡，幸臣窃柄，天下汹汹。有书生上书杨石斋，数其过。公延礼之，至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

宸濠作逆，报至南京，公卿计无所出。乔白岩[字]时任留守，从容筹画若平时。客至，则谈笑饮弈自若。京师人恃以安。

王阳明鄱阳会战，坐舟中对士友论学。俄报伍文定焚须几败，众皆色怖。公笑曰：“此兵家之常。”已而捷至，公起行赏毕，还坐曰：“顷报宁王已擒，想当不伪。但杀伤众耳。”理前语如故。

黄伯固[巩]劾江彬，员外陆震亦具疏。见巩草，即自毁，同署名进。彬大恨，下诏狱，五日三讯，杖五十，死矣复苏。书示诸子，曰：“吾笔乱，吾神不乱也。”

宋御史[璫]家居，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故悍格，杀牛而遣子弟诟毁。璫敕家人毋与竞。有狂醉者，骂久堕水中，璫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谓之曰：“与而家世好，即奈何以小忿弃之？”乃鞭牧儿，以肩舆送归，谢其父老。父老大惭。

太学孙育，邃庵相公乡人，受知遇独隆。霍文敏既劾罢公，犹欲根柢公门士。育遂私于霍，录公他事以自托。已而育死，公易服吊之，育子泣曰：“人子不敢言亲过，然父实负公，敢辱公吊？”公曰：“予为人所陷，馀波及人，我实累汝父。彼身家是虞，借予以脱耳。子顾不谅我，又负汝父矣。”人皆服公。

杨伯修[爵]以建言系狱，数年得释。抵家未几，校忽至，伯修曰：“若复来乎？”校素敬慕伯修，慰之曰：“有他往，特一省公。”伯修笑曰：“吾知之。”与校饭。饭粝，校不堪，伯修略茹自若。食已，曰：“行乎？”校曰：“请一人为别。”伯修立屏后呼曰：“朝廷有旨见逮，吾行矣！”即揽袂行。

徐文贞[阶]督学浙中，试卷有“颜苦孔卓”之语，文贞署云：“杜撰！”后发卷，秀才前对曰：“扬子《法言》，非敢杜撰。”文贞应声云：“不幸早第，苦读书未多。”因降阶，再揖谢秀才去。

苏州曹太守，新构一室，喜藻绘其槛壁，罗致诸画史。有阴入沈石田姓名，出片纸拆之，遂遄往乞工。或曰：“谒贵游可免。”先生曰：“往役，义也；求免贵游，不再辱乎？”

胡孝思以迎驾诗，被诬坐诅咒不道。系禁时年已八十，了无怖慑。取诏狱、柱械之类，曰《制狱八景》，为诗纪之。客笑曰：“君正坐此，尚何吾伊为？”孝思淡然不辍，曰：“作诗当死，不作诗遂免死乎？”人谓孝思意气胜苏长公。

张太岳[居正]执政，权倾一时。朱正色令江陵，相府家奴犯者，或榜系穷治，不少贷。太岳奇之，广为延誉，卒至通显。

李兴化[春芳]廷试后，同志集饮。适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内，与语而别。人皆知传牒信至，贺之，李坦然曰：“拙卷亦与进呈。”神色不动。

熹庙时，逮者至吴县，令持牒见周[顺昌]吏部。吏部慨然曰：“吾办此久矣！”顾左右曰：“一僧求庵额，未应。”因命笔书“小云楼”三字，掷笔笑：“了此，别无馀事矣！”

雷介公[縯祚]在狱，读《易》不去手。亲友往视之，出蔬菜，浮白萧然，不知患难。以布作帷，大书其上：“平生仗忠义，此日任风波。”

阮大铖矫诏杀周仪部[鑣]，仪部言笑自若，口占绝句云：“死生千古事，犹留一寸心。”语左右曰：“为恶而死，则死有馀辱；为善而死，则死有馀荣。”遂与雷公就缢。

补遗

陆贞山[燾]将劾张、桂，夜草疏而鬼哭于庭，贞山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识鉴

高祖微时，过临淮。郭山甫奇之，深相结纳，备陈天表之异。退语诸子曰：“吾视若曹，都非田舍郎，往往有封侯相，今始知皆以此公。”

滁阳王将以仁孝配高祖，而未决。夫人张氏曰：“今天下乱，君举大事，正当收览豪杰。一旦被为他人所亲，谁与共事者？”王遂决。

高帝渡江至太平，陶安率父老迎谒，惊相谓曰：“龙姿凤质，非常人也！”

刘诚意在胜国，屡仕不合，时无知者。惟西蜀赵天泽奇之，以为诸葛孔明之流。

吴元年，中书省设座，将奉小明王，行正旦贺礼。刘伯温大怒曰：“彼牧豎，奉之何为？”遂陈天命所在，太祖大悟。

高帝欲择相，问伯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孰可者？”伯温对曰：“皆不可。”帝怪问之，曰：“宪有相材无相器，广洋褊浅不足用，惟庸僂轘破犁犍

也。”后皆如刘言。

徐中山既定中原，遂蹙元主于开平，阙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不欲，中山曰：“是虽彝也，然常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纵之固便。”

会稽杨维桢，以文主盟四海。王彝独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态惑人取媚，所谓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数百言诋之。

练则成为御史，家居恒发堂下甃砖，令诸子朝运而出，暮运而入。微问家人：“郎君谁健者？”曰：“大郎运独多。”则成曰：“是存吾祀。”洎则成忤上论死，诸子戍边，长子以健独存。

建文帝既得燕谋，密敕张信手致文皇。信以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尝言王气在燕，王者不死，非女能执。不如转祸为福。”信遂改图推戴。

太和杨伯川，有人伦鉴。杨士奇十四五时，与陈孟洁往诣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款洽移时。酒酣，顾孟洁曰：“子不失风流进士，杨郎虽寒士，后当大用。惟子老，不及见，其勉之！”

宣宗雅好微行，常幸杨文贞第。文贞切谏，帝颇不以为然。文贞曰：“德未洽于幽隐，有如冤夫怨卒，积而思逞。何以为备？”已而果有盗伏莽中，伺帝幸玉泉寺，挟弓矢为逆，校捕得实，帝乃服士奇言。

阿鲁台既纳款，收女真、吐蕃诸部，听其约束，请制于朝，将盟诸部长。上以问诸臣，咸请许之。黄文简[准]对曰：“夷人狼子野心，使各自为长，则力易制；若并为一，后且难图。”上顾左右曰：“准如立高冈，无远勿见，众人平原耳。”

仁庙为太子，居守南京，谗言间作。一日，召赴行在，敕已具命，使未定。夏忠靖请往，上问故，对曰：“太子久不蒙召，一旦闻命，恐不免疑虑。”已而仁庙闻召，果惊怖，虑有后命，欲自裁。问谁衔命，知是原吉，曰：“原吉来，必能调护。”既见，悉上旨，仁宗乃安，即日就道。

榆木川之变，杨文敏、金文靖以六师在外，秘不发丧。军旅肃然，寂无知者。有欲以他事称敕，驰讞太子，文敏不可，曰：“天子崩，而擅称敕加宝，罪且不测。”乃具启并遗命以行。

王振谓三杨曰：“国家之事，三公是赖。然今且俱耄，毋乃倦勤？”西杨曰：“尽瘁以报，死而后已。”东杨曰：“去死无几，亦何能报？归老为幸。简后进之良，而效之可也。”振问其人，遂举苗衷、马愉、曹鼐、陈循、高谷等。既退，西杨让曰：“何言之易？”对曰：“是幸于君！今实厌我，公诚自固，彼遂已乎？设谋树其心腹，以中旨代吾三人，亦复奈何之？数人者，吾与也。嗣我而相，将协志以图，亦何患焉？”西杨称善。

正统初，侍臣以蝗旱，言大臣不职，妨贤路所致。有请罢归，以谢天谴者，太宰郭珽独不可，曰：“主上幼冲，吾辈皆先帝简任受付托，若皆罢去，谁与共理修省改过，以回天意？贪位故非所嫌。”

贺三老是曹钦妻父，见钦怙势日盛，绝不与往来。钦尝欲为求一官，力辞不可。及钦反，亲戚诛窜，三老获免。

谢尚书翱，最为英宗信任。仲孙以荫入监，洎秋试，持有司印卷白尚书。尚书目：“汝有阶得仕，何乃强所不能，以冀非望？”遽裂卷火之。

景泰时，立春与圣节同日。众议欲先行庆贺，或云先迎春，咸无定说。俄忠肃至，众质之。忠肃曰：“先迎春而后庆贺，不见‘春王正月’乎？春加王上。”众以为是。[按景帝生是八月，恐是太后寿节耳]

王文恪《姑苏志》成，遣送杨君谦。君谦方栉沐，不暇展册，但摇首呼：“谬，谬！”使者还述，文恪以君谦多谣诼，不之较。一日会君谦，问前语。君谦曰：“府志修于我明，当以‘苏州’名志。姑苏，吴王台名，亦安取此？”文恪始服。

林鹞知苏州时，苏学庙像毁，或请加饰。林曰：“像非古也，浮屠用之。太祖建国学，易木主，一反前陋，今必从之。”或曰：“圣贤像可毁乎？”曰：“木偶耳，毁之何害？”遂悉易之。

刘东山[大夏]自两广来总帅，毛伦于道上谒公舟次，拜起，泣涕不已。公曰：“奸人之尤也！”竟公任，摈弗用。后果附逆瑾为乱。

刘忠宣[大夏]为职方，有献下交南策者。下部索永乐时英公调兵食数，公急取匿。尚书为榜吏至再，忠宣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

孝宗尝面谕忠宣，曰：“事有不可者，每欲卿一议，以非所部辄止。自是宜密揭以进。”对曰：“不敢，李孜省可戒也！朝廷以私揭行，是踵斜封墨敕之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外付府部，内咨内阁。揭贴，臣不敢效顺。”

杨文忠[廷和]才器恢廓，早已见推。余肃敏[子俊]是其乡先达，归老之日，独持《大明律》与别目：“介夫异日，当相天下。为我熟此，以助谋断。”

刘大司马机初葬其父，族人泥于阴阳，皆以生年与葬期值，不克就圻。陆渊来吊，族人道所以。机从苦块闻之，趋出泣拜曰：“愿即以机生年月葬父。”遂葬之。

罗圭峰[圻]家居时，宸濠有异图，赍金馈公山中，圭峰一夕遁去，莫知所之。未几濠反。

千户阳英奉使河南，以襄邓为忧，疏请选吏賑恤，渐图解散，愿占籍者听。绝矿盗，禁交通，势自不可。后千斤之乱益炽，邓本端讼。英之先见，一言

可当十万师，比之茂陵徐福。

杨石斋[廷和]已定计擒江彬，顾彬爪牙劲卒皆边兵，恐仓卒致变。谋于王晋溪[琼]，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出受赏于通州。”于是，边兵尽出，彬遂成擒。

戴铣等以劾瑾下诏狱，锦衣牟斌为轻刑缓械，且力为救。瑾令复狱词，去疏首“权奄”字。斌不可，谓其侪曰：“存此，则诸君臣节，可白他日。昔邹浩以失原卷被罪，吾侪毋自为计。”

寘鐫之反，仇钺陷贼中。京师讹言钺已降鐫，侯保勋与鐫有姻，将为外应。李西涯[东阳]曰：“钺必不尔，勋以贼姻，遂疑不用，则诸与贼通者，不复反正矣。”杨文襄[一清]亦谓张永曰：“宁夏不足平，仇钺故在。”已皆如其言。

彭泽将讨鄢本恕，辞于杨文忠。杨曰：“以君才，制胜何有。即贼诛，毋早班师。”及至破诛本恕等，班师而余党猖起。泽已发而复留，叹曰：“杨公先见，非所及也。”

彭脊庵[勗]七岁时，尝从乡父老入佛刹，众皆拜，独不肯拜。刹僧强之，彭叱曰：“彼蹠跣者，不衣不冠，我何拜焉？”人大奇之。

世宗入继，议大礼未决。张永嘉[孚敬]言：“称兴献以皇叔，鬼神不安；称圣母以叔母，将毋臣母。谓上以继统而尊其亲，则可；谓以继嗣而自绝其亲，则不可。惟别立兴献王庙，隆以帝礼，圣母亦以子贵，庶不失尊亲之孝。”时杨文襄家居，曰：“后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何文定[瑭]博学笃行，尝言：“象山、慈湖之学，流入禅定，充塞仁义。”

陈少司马[洪谟]初守漳，畚人拾大羽于海滨，长七尺馀，五色烂焉。以为凤，献之。洪谟命置之库，了不为异。已中使镇闽者索之，答曰：“业久焚却。”

王虎谷[云凤]为祠祭郎，请严试僧道，必精通玄典，乃可给度牒。王晋溪[琼]曰：“兄谓此遂可塞异端？若果行之，彼希得牒，精通玄典者正复不少。今二氏之徒，苟谋衣食尚不可塞；若更多识玄典，与吾儒争胜负，其若之何？”虎谷叹服。

张肖甫[佳胤]为诸生，光州刘绘为太守，奇之，召致门下，语其子黄裳曰：“此今之乖崖。”

于谷峰尝言：“上度莫量。”宋太宰[纘]独愀然曰：“时事得失，惟言官极论，可以动宸听；苟怒及言官，犹藉警省。而一切置之如痿痹之疾，痛养不仁，即刀圭在手，抑何可疗？”

石公[星]署司徒，稽有羨金，可供国储，欣然色喜。宋公独谓：“不然，朝廷钱谷，宁蓄不用，不可搜索无馀。使人主知其羨，或生侈心。”或言太仓陈腐

，漕可改折。公曰：“少许赢馀，便欲折；一旦脱有不给，从何措置？”

陆贞山[粲]居前有五圣庙，民咸溺之。一日，贞山病，卜者谓祟由五圣。家人请祀，陆曰：“天下有名为正，神爵称王，而挈妻携母、就食人家者？且挟诈取财，人道所禁，何况为神？乃亦有此，必山魃之类耳。今与神约：能祸人，宜加予；予三日不死，必毁其庙！”三日病良已，竟毁之。

何心隐，捭阖之流，托身讲学，颇有知人鉴。尝游京师，诣耿定向。会张江陵来访，偶坐，各不及深语。既去，何谓耿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分宜欲灭道学而不能，华亭欲兴道学亦不能。能兴且灭，其若人乎？”久之，又曰：“此能杀我，子姑识之。”已而果然。

郑贵妃负宠神庙，比熹宗大婚，礼：妃当主婚。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主婚乃与政之渐，不可长也。奈何？”或献计曰：“以位，则贵妃尊；以分，则穆庙恭妃长。盍以恭妃主之？”曰：“无玺，奈何？”曰：“以恭妃出令，而封以御玺，谁曰不然？”安从之。郑氏不复振。

梅衡湘[国桢]总督三镇，鹵忽来献铁，云是新产。公曰：“此诈也，幸我弛铁禁耳。”乃慰遣之。因以铁铸剑，而镌识：某年月日某王献铁。且檄诸边，可勿市釜。后鹵来责釜，公曰：“国既产铁，釜可自治。”使言无有，乃出剑以示，遂叩首服罪。自是鹵莫敢诈。

徐都谏[燿]声气自矜，而时有委蛇。谢升起豕宰，言官多阻之，燿独婉解。李映碧[清]为同官，密问曰：“何推异己耶？”燿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正人君子他日隐忧也。从而玉成之，差得宽假。”

沈征君劾武陵墨衰棺枢，不身履行间；而任熊文灿以误军机，剿既愆期，抚尤失术，败衄可卜，酿祸无穷。又言瑯孽阮大铖等“招纳亡命，妄画条陈”。未几师败献反，杨相缢，熊尚书戮，楚蜀为墟；大铖枋南都，卒以国市，悉如其言。人谓其不矜茂陵徙薪之功，独高谷口躬耕之节。

补遗

曾襄愍[铎]复套之策，朝廷大加褒赏，议在必行。王公以旗为本兵，亦以为便。时余德甫[日德]客于王公，公密咨之。德甫曰：“吾闻兹事实夏相主之，夏相骄，严相险，而相为敌。曾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

明语林卷六

赏誉

高帝尝语廷臣：“古之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初终靡异，匪直君子，抑亦可以为贤。”

刘诚意豪放负气，不屑用世。孙丹阳[炎]守处州，恒苦招致，不得。乃移

书陈天命几数千言，刘不答。逡巡就见，置酒与饮，论古今成败，滚滚不休。刘乃叹曰：“基自以为胜公，观公议论，基何敢望？”

太祖每面试举子，辄亲定高下注选。至方孝孺，独不注，曰：“异人也，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

王待制[祔]死节时，仲缙年才十三，从宋太史学。太史奇之，名其斋曰“继志”。

宋太史谓詹承旨[同文]：“酒酣耳热，捉笔四顾，文气綢緼，从口鼻间流出，顷刻盈纸，烂烂成五采。”

吴宗伯口小时能文，识之者曰：“此儿玉光剑气，终不能掩。”

杨文贞目陈一德为“纯明程伯子，洒落邵尧夫”。

世目曾子启[棨]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园林得春，群芳烂然。

杨文定[溥]初应试乡举，胡若思典衡，见其文曰：“异日必能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孙弘之阿曲。”时以若思为知言。

王绅曰：“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得许子平仲之传。”

蒲州卫述，学于河津，忠信无诡，能透金石，可谓不愧师承。

李南阳尝曰：“皋陶言‘九德’，王翱有其五：乱而敬，扰而毅，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彭惠安[韶]赞九皋曰：“淡然无欲，不识姜姬，而况苞苴，孰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见之。”人谓确论。

吴元博未遇时，受知徐武功[有贞]。人或从武功乞墓表，武功曰：“若欲名宦为观美耶？抑藉文以传耶？”答曰：“发潜阐幽，固将为亲不朽。”武功曰：“若尔，何乞我为？吴宽秀才，足永尔亲矣！盍往求之？”

邹汝愚谪雷州，吴献臣方尹顺德，敕邑民李焕，于古楼村建亭居之，扁曰“谪仙”。

王济之年十六，随父游京师，读书太学。一时先达名流，屈年行求为友。值冢宰王九皋新逝，叶文庄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后来九皋？”

叶文庄见夏季爵[时正]文，谓：“如春空层云，动含雨意；及其颖脱，又如簇茧抽丝，秋鹤引吭。”

世称邱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不为中官搦管，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

邱文庄文章流布远迩，即席限韵，动辄千言。士林称其瑰奇跌宕，如壮涛激浪，飞雪迸雷。

南京祭酒陈敬宗，与北监李时勉，声誉矫矫，世称南陈北李。

陈伯献口称林文安[瀚]曰：“贱者即之，不知其贵；卑者即之，不知其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贤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凛然莫可犯。”

钱宁鬻钞浙中，方良力争不得，遂疏乞致仕。大理寺丞黄巩，以书贺之曰：“宇宙数百年，不可无此一举；内外百执事，不可无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可无此一着！”

黄孔昭在文选，留意人才，澄清自任。谢方石云：“见其喜，则知贤者之得进；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

孙太初过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见，大为延誉。太初诗调既豪，精神朗异，声望遂崇。

李空同以袁海叟[凯]为诗家冠冕，顾东桥[邻]以空同为诗家武库。

汤公让[胤勳]歌诗，豪放奇崛，援笔挥洒。人比之风雨晦冥中，电光翁焱，人多为之夺气。

开封娄良，少与贾恪齐名，谚曰：“娄良贾恪，气如山岳。”

桑民怗[悦]一览成诵，千言不草。人谓其气陵五侯，目空百代。真文阵之健儿，人群之逸骥。

董中峰[玘]有女，欲得佳婿，曰：“吾女奇甚，里中儿卒无当者。”甬川尚书[张时徹]过中峰，从容言曰：“富贵所不可知，芝草琅玕，陈生束其人乎？”中峰即舫舟甬江之上，呼视之，亲为期日遣焉。

升庵杨公，尝与李云阳对坐终日，出语人曰：“见李生如临水月。”

陈翁某，爱其女，不轻字人。一日，从群儿中瞰吴国伦，得之曰：“儿虽游于斗鸡蹴鞠间，俨然丈夫之度。”

王伯谷[稚登]与里中少年游，恒邑邑若三日新妇。后遇凤洲先生，酬应忘疲，叹曰：“终日跨蹇驴，不越数垓；一乘飞黄，便自千里。”

闽人傅汝舟，与侯官高澱，诗学齐名，时人语曰：“高垂腹，傅脱粟，言断断，中歌曲。”澱早善属词，不乐制举业，每谓章饰比偶，犹之去须眉以傅粉黛。洗意爵禄，结居霞上。

蒋山卿见祝希哲所撰《建康观云记》，吐舌曰：“文不在兹乎？偏才曲学，真河伯未离龙门，难与言水！”

唐荆川于文上，少有推许，尝曰：“宋有欧、苏，明有王、赵。”赵是平凉赵时春，王谓晋江王慎中。

徐东山故善包御史节，节与中人竞，遂远戍。东山范白金为叵罗，铭之曰：“不愧明时，无负此心。”以遗节。

王子衡[廷陈]云献吉“执符于雅谟，游精于汉魏，如凤矫龙变，人罔不知其祥，亦罔不骇其异。”

文待诏[征明]极爱金琮书，得片纸皆装潢成卷，题曰“积玉”。

王元美曰：“谢茂秦[榛]介越之资，被以巽质，布衣风格，从来未有，孟浩然亦当退舍。”

王元美云：“宗子相[臣]自闽中手一编遗予，乃五、七言近体。予摘其佳句，书之屏间。虽沈侯采王筠之华，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过也。”

卢次楸[栲]被诬系狱，乃感慨著《幽鞠放怀赋》三十余篇以自广。王元美云：“卢诸赋，虽不尽离津筏，然宋景差蝉绶左徒之门，岂必先少楸入室？”

吴中行、赵用贤疏劾江陵，同时受杖。许文穆[国]制酒杯为铭以送。玉杯铭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以赠中行。”犀杯铭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剖心，宁辞碎首：以赠用贤。”

周山人诗游武林，提学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负知诗，阅岳鄂王庙壁诗，曰：“何物疥吾壁！”急命隶人簪墨扫之。至诗所题，大惊啧啧，立命驾往谒，相与定交。诗时敝衣，匿萧寺中。

品藻

太祖亲征江南，命王祎进《江西颂》。太祖览之，喜曰：“故知浙东有二名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敏，濂不如卿。”

宋潜溪旁通释氏，释宗泐亦好儒雅。上每称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欧阳玄评宋景濂文：“气韵沉雄，如淮阴将兵，百战百胜，志不少慑；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翩然蹇举，不沾尘土；辞调尔雅，如殷彝周鼎，龙文漫灭，古意独存；态度横生，如晴霁终南，众驹前陈，应接不暇。非才具众长，识迈往古，亦何可办？”

论者谓刘如孙[三吾]：文章不及宋景濂，而浑厚过之；先见不如刘诚意，而直谅过之；勇退不如詹同文，而事功过之。故曰：尺短寸长。

王希范[洪]在翰林，与王偁、王恭、王褒，俱负时名，人称“四王”。偁最自负，顾推重希范，不敢以雁行进。希范尝与修撰张洪自诵所作诗，窃比汉魏，张哂而未答；复自谓曰：“终不作六朝语。”张曰：“六朝人岂易及？无论士衡、灵运，且自视比江、沈云何？子诗傍大李门墙，犹未窥其庭奥。”希范始屈服，曰：“平生喜读大李诗，君评我甚当。”

成祖尝手书大臣蹇义等名授解缙，令疏其品。缙具实对曰：“蹇义天资厚重，中无定见；夏原吉有德量，不远小人；刘儁虽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然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确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好恶颇端；宋礼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簿书之才，狙狯之心。”后仁宗以示杨士奇，曰：“今人率谓缙狂士，观所评论，皆有定见。”

李文达尝曰：“今学者多病薛文清言之不华，是以相如、子云胜于曾子。”一时以为笃论。

邱文庄尝曰：“我朝相业，三杨伟矣。然当其时，南交叛逆，轩龙易位，敕使旁午频泛，曾无一言。及权归常侍，远征麓川，兵连祸结，极于土木，谁任其咎？”

叶文庄、姚文敏[夔]、林庄敏[聪]、尹恭简[旻]、张汀州[宁]，同在谏垣，行艺相副。尹尝问张：“宣德以来，科中人物，谁当第一？”张曰：“季聪。”尹曰：“季聪何敢望与中？”

杨文懿谓张子房不见词章、房玄龄仅办符檄；刘文成功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入豪。或疑公逮仕季元，专门象纬，何异譬伊尹之屡就、公旦之多才。

杨文恪[濂]称章文懿懋曰：“朱轩[黄仲昭]儒雅、定山[庄咏]豪迈，公敛华就实，独立其间。一峰风节，白沙习静，公既博复约，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无瑕之誉，膺五福无疆之年，则同时诸老，未之或先者也。”

世谓何乔新出有功烈，处有德言。信道之笃，无愧薛瑄；著述之多，比方邱濬。

陈茂烈隐衷粹行，王中丞应鹏谓：“廉约如石守道，而所养独纯；孝行如徐仲车，而所处尤困。”

献吉尝曰：“吾尝观公卿于成化、弘治间，王三原居则岳屹，动财雷击，大事斧断，小事海蓄；刘华容志在纳约，行在精审，苟济其事，小枉安焉。自正德以来，靡靡难睹矣。”

韩贯道[文]既卒，朝士皆曰：“贯道愚同宁子，卒保其身；毫似武公，不弛于学。”

或问吕仲木[柟]曰：“何仲默何如？”“其诗本汉魏，可取也；其文沿六朝，不可取也，然其人则美矣。”问李献吉，曰：“曹、刘、鲍、谢之业，而欲兼张、程之学，可谓系小子失丈夫。”问康德涵[海]，曰：“汉马迁之才，而学则未达。”问马伯循，曰：“见善而能聚，见恶而能劝，其志远哉！”问张仲修，曰：“直而敏，足以从政矣！”

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济南边贡，姑苏徐祯卿，当时称“艺林四杰”。李天才雄放，徐陶冶精融，何藻思逸发，边华采不足而质朴有馀。

陈白沙曰：“胡居仁执守甚坚，洒落不如庄孔旻；林缉熙气质甚平，果决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万仞之志；惟果决，有真金百炼之刚。”

李康惠[承勋]尝问林公见素朝士短长，林一一评答。李问：“公所长云何？”林逊谢不答，“然则有短乎？”林恍然请问。康惠曰：“予每侍教，所闻唯节

义文章，而未尝及学问。公所长，毋乃即公所短？”

元美曰：“用修笔任手运，诵由目成，固一代之雄匠。惜其繁饰人工，或累天悟。班郢之思独苦，膏肓之病难医，良可叹也！”

郑端简晓曰：“西杨玉质金相，通达国体；东杨挥斤游刃，遇事立断；南杨安贞履节，调羹酿醴：参合成名，并称贤相。”

一曰：杨文贞之雅也，文定之敦，商文毅之恇也，刘文靖之质也，所谓“守文”相也。杨文敏、李文达之练也，杨文忠之果也，几能济时矣。

皇甫子循[汧]，诗名与元美相埒。或问其优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齐鲁，变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强遂称王。”

嘉靖初，增城、馀姚，以谈道小别门径，几堕参商。黄省曾两师事之，常言：“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万土；王如瀛本昆仑，湛如派达万川；日必有光，流何离本？”

元美评阳明：少好古文，爽朗多奇；晚取词达，不欲深造。既以气节名，又建不世勋，迨有志圣道，一切扫除之。识者不谓尽然，慕好之者亦挟以两相重。其御乌合，笼豪杰，待宵人，蹈险出危，倏傥权譎，种种变幻。

弇州外史论文臣三伯：靖远[王骥]材而欲，兴济[杨善]材而巧，武功[徐有贞]材而躁。其隐伎忍割，皆有阴慝。

人谓弘治三臣：恕似魏玄成、韩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逊，大夏似李沆、司马光。又恕强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实，文升练差用术。

弇州论相臣曰：“廷和始以易进，嫌而居位，自称其才胜也，不可则止。冕与纪其庶几。宏内劲于权幸，外伸于奸藩，惜为德不终，假辞国老。一清有应变之略，无格心之本，捭阖操舍，将道也而行之揆地。孚敬乘机遘会，一言拜相，强直自遂。言诡遇而获，器不胜才，上僭下逼，祸岂不幸。嵩以顺为正，内固宠而外笼贿，即微，孽子必败。阶才不下廷和，惟小用权术，收采物情，不无遗憾，与廷和皆救时相也。拱刚愎而伎，小才不足道。居正申商之习，器满为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故没身而名秽家灭矣。”

胡元瑞少以撰著见推元美，《诗薮》一书，评鹭今古。钱谦益谓其愚贱自专，妍媸任目，“要其指意，无关品藻，徒用攀附胜流，容悦贵显，斯真词坛之行乞，艺苑之舆台也。耳食目论，沿袭师承，昔之刻画《卮言》者，徒拾元美之土苴；今之揶揄《诗薮》者，仍奉元瑞之馀窍。以致袁、钟诸子，踵弊乘隙，澄汰过当。”横流不及，不亦恶乎！

钱牧斋论诗，专谀西涯，而诋謏空同。摭击七纂，不遗余力。谓于麟“句摭字拮，行致墨寻，兴会索然，神明不属，被断淄以袞绣，刻凡铜为追蠡”：“限隔人代，描摹声调，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言今则别中、盛如河汉，谬种流

传，俗学沉锢，昧者视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剑于已逝。”又云：“征吾长夜，于麟既跋扈于前；才胜相如，伯玉亦簸扬于后。”而“斯文未丧，作者难诬。当葵邱震惊之日，仲蔚已有微言；迨稷下鼓吹之时，元美亦持异议。”

世言刘念台[宗周]理学似周元公，死节似江古心，论谏似胡淡庵，钩党似李元札，绝俗似范史云。

明语林卷七

箴规

高帝尝怒宋景濂，欲诛之，高后因却膳，命以斋进。上问故，后曰：“闻诛宋先生，聊为持斋，以资冥福。”上即驰使赦之。

高祖尝御西鹰房，观海东青。应奉唐肃，上应制诗云：“雪融鹿道万里风，坐令狐兔草间空。词臣不敢忘规谏，却忆当年魏郑公。”上览诗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

李希颜性行峻茂，贯酣群籍。高帝手书，欲为诸王师。教颇严毅，有勿若者，或击额以管。帝抚而怒，高后问故，曰：“恶有以尧舜，训其子顾怒之耶？”帝威乃霁。

仁宗留守南京，时畏谗邪。解大绅应制《题虎顾彪图》曰：“虎为百兽尊，谁敢撻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览诗大感悟。

胡文穆母丧，服阙还朝，文帝问民疾苦，对曰：“百姓犹自安，惟有司穷治建文馀党，枝牵蔓引，波及善良，觉殊苦。”上立命罢追诘者。

杨文贞归省过南京，闻黄忠宣疾，遂往问之。公闻文贞来，甚喜，强衣冠出迎，执文贞手曰：“今日岂公遄归时耶？不见谷永论宗室事乎？”文贞应曰：“某不学无术，然未尝不内愧。”

曹月川以父最绥佛，乃作《夜行烛》一书，其言曰：“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父遂悔悟。

周恂如[忱]行部昆山，甫登岸，盛怒捩人。教谕朱冕进曰：“请稍待，府中治之。”公至寓府，召冕问故。对曰：“下车之初，观瞻所属，因怒伤人，有累盛德。”公悚然谢过。

王公度[竑]与李执中，皆一时名臣。比居乡，王抗志寡交，李出入里闾，博弈谐谑。王曰：“执中八座大臣，胡为逐细民戏狎，不自爱？”李曰：“所谓大臣者，岂立异乡曲、矫激为耶？”人两是之。

薛德温以王振诬陷，缚诣西市，且斩之。有老仆大哭厨下，振问：“何哭？”对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振心动，德温得释。

王振矫诏，梏李祭酒[时勉]。会昌伯孙继宗雅知祭酒贤，会其生辰，太后使内竖来上寿，伯曰：“今日宴殊不乐。”使问故，伯曰：“比岁皆得贤公卿贺

，国子李先生馈不过方帨，然得其辱临为幸。今方荷校，使予席无此，安所藉荣？”内使反报，太后让帝，时勉遂释。

林都谏聪，为王文所陷，坐比擅选法死。胡忠安[澐]不肯署，称病卧数日。景帝遣问，对曰：“老臣无病，闻杀林聪，惊悸成疾。”帝立释聪。

景帝初欲易储，将谋之金英，殊难为言，谓之曰：“七月二日，东宫之诞也。”英对曰：“陛下误矣，太子之生，乃十一月二日也。”帝默然。

景泰册怀愍为太子，尚书杨仲举[翥]以邸邸旧人，自吴入贺。陈金事[祚]一见，语之曰：“异哉！此行不以谏以贺。”

成化时，传奉官八百余人，多因梁芳以进。一日，上内宴，伶人戏为老人部粮，以米湿责解户。解户曰：“非我之罪，船缝之病。”老人曰：“盍塞之？”对曰：“欲塞船缝，无‘粮’方可。”上为之悟。

陈白沙就学康斋。一日，晨光初动，窗外见康斋手自颺谷，其子从之，作厉声云：“秀才起居，作如此懒惰，奚为于伊川之门？”白沙悚然。

白沙名重一时，英杰皆北面宗之。胡叔心[居仁]独斥其禅，寓书张东白[元祯]曰：“公甫清虚洒脱，不屑为下学，而欲一切虚无以求道妙，如以手捉风，无所持护。道本大同，而曰至无而动；理本至实，而曰致虚立本，使人皆不可晓。望以相喻，公甫高明，应憬然有省。”又寓书罗一峰谓：“公甫尘微六合，瞬息千古，只儻侗自大，非见此道之精微，实乃庄、佛之馀绪。圣贤之言，平易切实，端不如是。”

张廷祥[元祯]《和白沙》诗：“有静必有动，天理实自然。苟徒泥于静，反为静所缠。我与二氏异，正在些子间。寄语了心人，素琴姑上弦。”又谓其门人容彦昭、陈秉常曰：“生安以下，罔不由学。学中光明，如烛如镜。苟一事未解，如烛被物笼，镜受垢蚀。学所以撤笼剥垢，正以资之，非以害之也。微学，而笼无由撤，蚀终不磨矣。又狂生略窥影响，便尔叫拍，谓得人未有之真乐，鄙礼法为土苴，咄简册为糟粕，颠瞽老死，可憎可愍。”

黎文僖[淳]门生尹华亭，尝寄以云布。文僖不受，责之曰：“古之为令，拔葵秣麻；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须着此妖服！”

瞿副使俊治广，见僚属有贪墨者，则多遗之帚，曰：“此不足君所耶？何君庭之多秽也！”

李西涯致政后，杨邃庵[一清]载酒肴，过其怀麓堂为寿。觞有金卮，西涯目瞩之，曰：“公近亦有此耶？”邃庵有惭色，自是不敢复用以觞。

秦王请陕西良田，贿缘中官，武宗许之。趋阁臣草制，杨公廷和、蒋公冕引疾不出。梁公储独承命，上草制曰：“太祖之令，禁益藩封。诚虑土地既广，将启异图。朕念亲亲，畀地于王，慎毋收聚奸人，多蓄士马；毋听奸人，谋

为不轨，以危社稷。”上览制惊曰：“宁遽尔耶？”遂勿与。

苏郡守以民多隐田，为丈量之法，民颇患之，刘文恭[铉]《林居投守》诗曰：“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洲渚，寄语沙鸥莫浪眠。”守为罢役。

王龙溪[畿]学主良知，当下自足。罗念庵[洪先]曰：“注念反观，孰无少觉；因言发虑，理亦宜然。顾以私欲之盘固，血气之飞浮，而欲从心所发，任意而行，以存心为拘逼，视改过为粘缀，薄取善为拟迹，指尽伦为情缘。将使天下荡然无归，悍然自恣，斯为病道不浅！”已而邂逅龙溪，龙溪问：“何以赠我？”曰：“以阳明先生之学，惜也速亡，未至究竟。公等受锻炼已久，证印最明，今不能求先生所未至，非先生负公等，公等实负先生。”

陈长公[察]归里，监司岁造公。或其人非长者而侈，则徐出所饭麦，强饭之，曰：“余田父，甘也。”又多吴语，刺刺是非，咸逡巡避去。

李淑金事浙江，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贿赵文华，俾拓之。乃置酒城外山上，使人射矢着，睥睨曰：“城易及矢，乃尔奈何？”淑则令人挟矢，从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无及也。”文华色变，罢。

有年少上书王司寇，称“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竖子胡以‘元美’我？”徐叔明[原缺，学谟]曰：“谁使君开轻薄之端，为山人纨绔领袖，而今更恶其称？”

王元美意尝不肯下子瞻。一日，陈仲醇[继儒]曰：“公不及子瞻者一事：子瞻生平不喜作墓志，公所撰不下五百篇，较似输。”元美恍然。

魏庄渠[校]与吕泾野[柟]云：“近来学者，多病好名之心，听过高之论，鲜不害道者。欧阳崇一讷行敏言，公当以此意告之。”

王罔伯[士勋]，元美子，尝语钱受之：“先人构弇山园，垒石架蜂，以堆积为工。吾为泌园，土石竹树，与池水映带，取空旷自然而已。”受之笑曰：“兄殆以为园喻家学乎？”罔伯笑而不答。

王都、沈迅之入垣省，皆上特简。王语沈曰：“勿言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人；当思负上特恩者，恐又增此二臣。”迅为悚然。迅后以保障乡里，阖门死难。

李给谏清赐环北上，其族兄乔，为吴相国[牲]甥，谓之曰：“弟行，何以益吾舅？”清曰：“只不为累。”曰：“何累？”答曰：“不肖者黷利，则倚同邑相公为招摇；贤者好名，则假同邑相公以标榜，皆累也！”

栖逸

宋景濂、刘伯温、叶琛、章三益，同赴召，出双溪。舟溯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绾青丝绳，立于江滨，揖刘而笑，且以语侵

之。刘急延入舟中，宋疑问：“此何人？”刘曰：“櫺庐徐方舟也。”四人闻其名，跃而起，欢甚，酌酒别去。后刘数荐起之，避居江皋，莫知其迹。

马山人不知其名，居马迹山，故称马山人。为柁工，从上大战彭蠡，赖以济。不受官赏，惟日求美酒，命光禄给之。一日，天寒雪甚，醉卧屋角上，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所终。

焦先生，本高帝故人，家江阻之虞门里。帝为天子，遂隐去。洪武初，征之甚急。先生恐为有司累，间之金陵，持鸡酒驰道而入。帝与班坐，欢饮如微时，赠以金玉角三带，取其角者。亡何，挂带而去。

李希颜足迹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驺舆来访，希颜方在途中枕囊侧卧。前驱蹴之，已知是希颜，遂与班荆，倾囊以别。

铁笛道人初号梅花道人，会稽有铁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绿梅花数百。层楼出梅上，积书数百卷，萧然尘外。道人时时唱《清江歌》，人为作《回波引》和之。

钱芹以督府掾谢职归，姚克一[善]数求见之，不得。俞贞木亦见礼于克一，克一使吏馈之菜，误致芹所。芹受之，吏觉其误，以语贞木。贞木曰：“府公得先生受遗乎？先生贤府公，故也。其归报府君。”吏遂以告，克一大喜，曰：“钱先生许我矣！”诘旦往谒，使吏先。芹不可，亦不欲庭谒，请月见于泽宫。

韩高士[奕]与王仲光友善，偕隐于医。姚克一守吴，造请之。高士匿布帘内，答云不在。一日，伺宾在，掩入其室。高士走楞伽山，克一随至，则泛小舟入太湖。克一太息曰：“韩先生所谓名可得闻，身不可得见。”

初，黄钺与杨滌子福同学，笃志有声，州邑辟贤良。滌怨钺曰：“吾遭乱世，家破族散，携儿耕读远郊，以毕馀生。以子好学，举书供业。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儿？”钺曰：“毋恐，当诣尹为言。”遂说尹，罢福。

陈亮少怀静默，秉掺无竞，洪、永间，诏求遗逸，郡县或相推毂。亮曰：“昔唐尧在上，下有箕颍。吾投迹明时，游戏泉石，那便以爵服萦人？”

王仲光[宾]高节不仕，姚克一枉谒之。仲光以手抵门，问：“汝为谁？”对曰：“姚善。”乃启门留坐。及报谒，向府门再拜而返。善知之，急驰追，固请之。卒不肯，曰：“非公事，亦何敢入？”

仲光既遭鼎革，益晦迹清狂，独居无妻子。家贫，卖药自资。尝以药黥面皮肘股间，皆成疮痍。鬚发短服，芒履竹杖，行歌道傍。故旧有访之者，辄箕踞扞虱，不相酬对。

靖难师入金川，河西佣衣葛衣遁去，依庄浪豪鲁家为佣，取值积买羊裘被之。虽极寒，必覆葛衣。葛破缕缕，不肯脱。夏即衣新布，故葛必覆其上。人

问，不答，每闻其吟哦，或哭泣声。有留都官至，识佣，欲呼与语。佣走避，都官去，乃还。或问都官，都官亦不答。

王仲光遁迹西山，姚少师以旧访之，谓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鸟，不肯放人。”

补锅匠往来夔、庆间，为人补锅，所至不三日辄去。夜尝寄宿萧寺。有马翁亦不知何许人，教授童子，题诗称马二，或马生，或塞马先生。一日，补锅匠忽遇于市，相顾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谷中，坐语竟日。又相持哭，且别去，言：“今永诀，不可复相见！”

性天遁金华东山，披麻戴笠，终身不易，不言姓名，又曰：“大呆将死。”嘱主人曰：“敛吾尸，悬于林木足矣。”

雪庵和尚居松柏滩，时时买楚词，袖之登小舟。急掉滩中流，朗诵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复读，终卷乃已。又不戒酒，日注一壶，无客至，即拉牧竖与饮。半醅，呼儿童歌，曰：“我歌，尔和。”如是秘迹以死。

耶溪樵夫樵会稽，日粥二束薪，足食则已。食已，画诗于溪沙，已则乱其沙。人怪之，一日从后遽持之，得二句曰：无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济伯夷贫。

袁敬所，不知其名，永乐革除，流寓常山松岭。为人易直能饮，饮酣辄写渊明《五柳传》及诗，掷笔悲吟，继之溅泪。常夜宿旅店，闻人行声，披衣起，题诗于壁，悲吟达旦。江西一布商曰：“若吾乡某编修也。”敬所趋掩其口。商佯不顾而去。

卓彦恭尝过洞庭，月下有渔舟掉其旁。卓问：“有鱼不？”答曰：“无鱼有诗。”乃鼓柁歌曰：“八十沧浪一老翁，芦花江水碧连空。世间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鼓钓筒。”问其名，不答。

陈海雍隐于清江，遁世无闷。陈白沙常以《易》义叩康斋，康斋曰：“过清江，可叩龙潭老人。”盖海雍也。白沙往谒，适龙潭被蓑笠犁于田，乃延至家，与析疑义。白沙既去，龙潭曰：“吴子非爱我者。”

杜渊孝[琼]学综今古，行有至性。每求贤诏下，有司首举。郡守况钟两荐，皆固辞不就。自号鹿冠老人，晚居东原，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旧，逍遥移日。归而菜羹粝食，怡然自得。门人私谥曰“渊孝”。

何廷矩以文行，为学使者所器重。见陈白沙，即弃举业从之游。会将秋试，毅然谢去，学使者遣人追之，谢曰：“泉石疾已在膏肓矣。”

赵弼太仆罢官里居，与农夫耦耕，盘跚泥淖中，晏然自足。分巡姚祥至其庐，弼时耘田，遂弃锄，于田畔见之，词色自如。祥问：“生事何窳？”曰：“差

胜秀才时。”

长兴吴琬隐居蒙山，穷经著述；而安仁刘尚书麟，方守绍兴罢官，卜筑于南坦；建业龙按察霓，挂冠隐西溪；郡人陆御史昆，亦在罢。于是，皆就琬为主，而招太初山人孙一元相盟于社，称“苕溪五隐”而琬为之长。湖南至今，以为雅谈。

铁脚道人尝爱赤脚走雪中，兴发则朗诵南华秋水篇，嚼梅花满口，和雪咽之，曰：“吾欲寒香沁人肺腑。”

孙太初束发入太白，继入终南，泛观恒、岱，蹶衡、庐，返嵩山，渡汴谒阙里。久之，逾江淮，下吴越，玄巾白鞞，混游贵贱。常以铁笛鹤瓢自随，愤激悲歌，俯仰千载，思古豪杰不得一当。自诵云：“平生陈正字，死不受人怜！”初谈导引，人疑其仙。晚居湖，乃娶婚娶，人莫能识。

邢用理[量]居葑门，独处不娶，以卜自隐。每作一二卦，即闭肆，不与人接。苔生坐隅，突常不烟，其庭可以捕鼠。客有造者，多挟钞以往，停午则买食他处，复就清谈。

邢丽文[参，量孙]湛然高素，绝意婚宦。尝独居遇雪，囊贫无粟，兀坐累日如枯株。徐昌谷念之，叩门慰问。邢方苦吟自若，略不言他，第诵所得句自喜。连朝雨，徐复往视，见屋方三角垫，邢怡然执书，坐其一角，不食累夕。

闾丘宾用隐于吴市，躬耕养亲，常跨牛行歌，人莫测其际。

郑善夫尝入武夷、雁宕，涉峻搜冥，都忘内顾，养疴自远，殆轻人爵。一时以灵运、叔夜相拟。

刘南坦[麟]敛迹嘉遁，蚤参玄论，雅幕楼居，而力不能构。文征仲为写《层楼图》遗之，命曰“神楼”。杨用复作《后神楼曲》，南坦常悬置北壁下以自娱。

蒋子健破屋半间，隐居虹桥，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江进之宰其邑，目为“东海冥鸿”。

宋登春寓荆州，买田天鹅池，自署鹅池生。徐学谟守荆，往物色之。至再，始见。明日，戴紫箬冠，衣皂缁衫，报谒，踞上坐，隶皆窃骂。徐为授室城中，约来看移居。属有参谒，日盱往，生键扉卧不内。守令人穴垣入，生科跣，席一稿径卧壁下。强超之，索酒酣别。守后坐事废，生裹败衲，为道士装，行乞三千里，访之海上。

童子鸣以书贾博雅高行，见推公卿间。韩邦宪守衢，过其家龙丘山坞，序布衣兄弟之谊，又下教邑树绰楔左闾，以风在野，子鸣固辞。

虞原璩隐居不仕，温州何文渊时孥小舟造访，辨难商确。一夕久坐，不觉夜分。村落无所觅酒。文渊笑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韭蔬，对酌

剧论。时人谓之“醋交”。文渊尝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正亦不容易来也。”

吴中钱孔周所与游：唐伯虎、徐昌谷、汤子重、王履约、履吉，文征仲，室庐靓深，嘉禾秀野，征仲写《赠碧梧高士图》。

沈石田嗜竹，辟水南隙地，构宇其中。将以千本环植之，未易卒致，乃作《化竹疏》。

沈石田尝以暑月泊舟村落，一父老以客舟难之。石田曰：“我是好人，无劳忧恐。”父老曰：“六月出门，岂是好人？”石田惭悚自失。

郑端简家居，角巾布衣，每策杖独往，访故所识，与论桑麻晴雨。或时共饭，山蔬水藻，相对终日，见者不知其为名卿。

钱叔宝[谷]筑室支硎山下，灵霞四封，流泉回绕，艺名花数百种。岁时佳客过从，非其人，以一石支门不顾。

王永寿家蓄一琴一鹤，每客至，弹琴，鹤婆娑舞阶下，助客欢。后一日鹤死，为《瘞鹤文》。已无病而卒，以琴殉葬。

谢宪癯然鹤立，葛巾木履，日携《离骚》，往来西湖浩歌，薄暮而返。

孙宗伯[承恩]，与华亭对巷而居。徐宾客甚盛，延接不暇。孙闭门深卧而已。一日，着布袍负暄，挟策读书。其仆窃语：“同为尚书，彼车马填溢，相公第鬼莫顾问者。”公闻，呼谓之曰：“任尔辈他往，留我独处，教鬼负去。”

傅汝舟年二十，辄谢诸生。其弟汝楫，并著才名，州县辟为黉宫弟子，岸谢不就，号卧芝山人。

海宁许相卿，筑室紫云山中。尝制短蓑长笠，以二鹤自随。遇佳日，披蓑戴笠，身骑黄犊，往来阡陌间。喜与田翁野叟为尔汝交，就彼食饮。或一言目为贵人，辄投袂而起。

许给事相卿，以排击巨珰，引疾不仕。故人张璩、夏言，相继枋用，各贻书物探所欲官。悉却之，对使者曰：“我方憫子劳，子不怜我病。官岂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顾及我？去矣！倾子一尊，聊酣予意。”竟不答书。

陈羽伯[凤]读书习隐，常月夜挂琴松间，调所驯山猿，得诗拥膝自吟，声与猿啸相应。

海丰杨太宰[巍]，好奇多雅致，官游所历，皆取其卷石以归。积成小山，间时举酒酬石，每一石，举酒一觥，亦自饮也。于谷山[慎行]雅慕其事，山园种菊二十馀本，当菊盛开时，无共饮者，独造花下，呼酒浇之，欢焉。酬酢遍菊本二十许，亦径酩酊。

吴孺子家故饶资，中岁妻子死，遂捐产买古书画，癖山水之胜。所至僦居僧寺，自饮一铜灶饭，不足则哺麋。日买两钱菜，又以树叶为齑羹。语人曰

：“免我低眉向人，觉此亦饱逾梁肉。”

吴介肃[岳]抚真定时，以分宜焰，乃移疾屏居南旺湖上。茅屋瘠田，仅赡衣食。出惟跨一驴。或讽其矫，答曰：“與人菲所能办，骑马则老不能。驴实便我，矫则吾不知。”后起公檄至，仆夫白状，方跌坐导引，摇首不答。已乃下床，取观便擲去。

陈白云[昂]隐于诗，莆田倭寇，携妻豫章，织屨卖卜以食。又由楚入蜀，附僧舟佣爨，所至其僧辄死。后客金陵姚太守，守又死。为人佣诗文，里巷庆吊代祝诅，易百钱斗米，而自榜片纸扉上，无则又卖卜织屨佐之。闽人林古度见门榜，突入问之，一扉之内，床席缶灶，败纸退笔，错处狼籍。检诵之，辄反向流涕呜咽。古度以乡人也，时就饼饵过之。张藐山[慎言]语人曰：“今入市，见卖菜佣，皆宜物色之，恐有白云先生在。”

昆仑山人张诗试顺天，试士皆自负几凳，山人命僮代之，试官不许。山人遂拂衣去，不复试。以诗名豪俊，所居一亩之宅，隙间种竹，每风雪飘萧，披襟流盼，欣然命酌，醉辄跨驴，信其所之，风雨自如。李士行称其：“不狂，不屈，春风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况其味。”

邢子愿雅慕张月鹿，观风入吴，命驾就访。张方卧病，入榻前慰藉，问问所欲。张曰：“老人无嗜，唯嗜邱园。”邢嗟叹，檄县令，赠买山钱。

程金家居，履不及县簿门，车不及城府。岁课二苍头，各治五亩，从田畯躬督之。里人笑曰：“汉阳薄二千石，而弊弊焉力二五亩田，何倒置也？”

明语林卷八

捷悟

高祖方欲刑人，而刘伯温适入，亟语之梦。以头有血而土傅之不祥，将以应之。伯温曰：“头上血，众字也；傅以土，得众得土也，应在三日。”上为停三日待之，海宁降报至。

景中丞游太学，同舍生有秘书，景假阅，约一宵还。已乃故负约，同舍生怒，遽讼之祭酒。景曰：“清私稿耳。”因背诵彻卷，不遗一字。问生，茫然莫对，祭酒咤生。及出，以书还之，曰：“以子过珍秘，聊特相戏耳。”

徐武功尝筑一堰，下木石则若无者。因叩一僧，僧无答，第曰：“圣人无欲。”有贞悟曰：“僧盖言龙有欲也。下当有龙穴，龙惜其珠，惟铁能融珠。吾有以制之矣！”乃熔铁数万斤，沸而下之。龙一夕徙，而决口塞。

辛未会试，江阴袁舜臣题谜诗云：“六经蕴藉已久，一剑十年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恐泄天机无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何所有。完名直待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刘城一见曰：“此‘辛未状元’四字也。”城即是科榜眼。

沐阳伯金忠征闽寇，周鼎参幕下。有四明章文仲来谒，曰：“闻幕下周伯器

奇才，愿与之角。”沐阳出《南征百韵》诗，朗诵一过，两人各书一通，不遗一字。

平潮冯汝弼，与诸子避倭。假宿东园候报，因拆二字，作口号云：“曲川地可耕，长刀砍低树。元来腹有文，军口三十去。”令诸子合之。其三子敏效，年十五，应声曰：“是‘剿寇’二字。”明日得报大捷。

屠长卿束发操觚，睥睨一世，长篇短什，信心矢口。常戏命两人对案，分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与人对弈，口诵诗文，书尝不逮诵

。

博识

永乐间，西域进独脚异鸟。上以问解大绅，对曰：“此名商羊，左肋有肉鼓，右肋有肉钟。发鼓则舞，考钟则鸣。”试之果然。

宣宗阅画，见龙有翼而飞者，以问三杨，不能对。时陈继官卑在下列，出前对曰：“龙有翅曰应龙。”问所出，曰《尔雅》。验之果然。

处士王淮，博极群书。尝与汤公让[胤勳]遇于吴兴萧寺，以辨博相夸诩，对话移日，不相下，及征青陵台事，各举其二。淮问：“公让止此乎？”复举其一，历历口诵无遗。公让叹服，语太守岳璿曰：“柏原行秘书也。”

弘治中，有熊入西直，诸司请备盗，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乾清宫灾。同列问孟春：“何以知其火？”曰：“宋绍兴己酉永嘉灾，亦先有熊入自南液。州守高世则曰：‘熊于字为能火’。予偶忆及，不幸而中耳。”

康德涵殫精历数，尤妙刀圭。用六壬、太乙占事知来，往往辄验。惟薄博弈不为。

杨用修登第时，杨三南疏三事，诘之，皆生平所未了。用修从容酬对，本末融贯。三南叹曰：“真才子！”

武庙一日阅《文献通考》，问天文注张为何星，钦天监悉莫能对。遣内使问翰林，杨用修曰：“注张，柳星也。《周礼》‘以注鸣者’，注释‘注’为‘喙’，鸟喙也。南方诸(朱)鸟七宿，柳为鸟之喙也。《史记律书》‘西至注张’，《汉书》‘柳为鸟喙’。”因取二书示内使以复，同馆叹服。

泰陵一日遣中涓问李西涯：“龙生九子，其名状云何？”涯以询编修罗妃，妃疏以对：“一曰囚牛，好音，以饰胡琴；二曰睚眦，好杀，以饰刀首；三曰嘲风，好险，以置殿角；四曰蒲牢，好鸣，以刻钟钮；五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狮子是也；六曰霸下，好负重，今以负碑；七曰犼，好触邪，今画狱门；八曰螭，今以镂碑缘；九曰蚺，好吞，今殿脊兽是也。”

唐应德于学无所不窥，天文、乐律、兵刑、地志，以迄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枪、拳棒，靡不精心扣击，究极原委。

豪爽

高皇帝亲祀历代帝王，各献爵毕。独于汉高增一爵，曰：“我与公，不阶尺士而有天下，比他氏不同。”

方正学尝以月夜，同客登中山绝顶，饮酒望月，纵谈千古，竟夕不眠。顾谓客曰：“昔苏子瞻夜登黄楼，观王定国诸公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以为太白死三百年无此乐矣。斯乐，又子瞻死后三百年所无也。”

孙襄敏持辨风生，举辞如云，人莫当其口。元季，丁复、夏煜以诗名，公游两人间，好立机括，下纸可尽。与煜对饮，务出奇相胜。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剑起舞，哗声撼四邻。

永乐中，交趾入贡，使言饮量绝人。上令举善饮者款之，曾子槩自请往。上问：“卿饮几何？”曰：“当此二使足矣！亦岂必尽臣量？”遂往饮彻夜，二使皆醉，愧去。明日入谢，上悦曰：“文学不复言，即饮户，讵不作我明状元耶？”

曾子槩病革，呼酒至醉，自题铭曰：“六十非夭，宫詹非小。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箴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

汤公让少入学，为生徒。应天尹下学，传筹召诸生，后至当笞。大呼折尹，声撼庭木，攘袂走出，题诗府署，阖扉而去。

汤公让以周文襄荐，驿召至京。于少保请试之，立将台下，摘古今将略、兵事问之。应对侃侃，万众环列，声訇然如钟。以锦衣千户，通问裕陵于沙漠，大酋脱脱不花问中国事，抗对不少屈。又箕踞坐上，岸帙诵所著《平蛮论》，鹵语译者：“彼髯何人，恨不杀之！”

沈孟渊遁处不仕，逍遥林亭之间。每日治具，以待客来。若无客，则令人于溪上遥望，惟恐不至。

高文义夫人，悍妒无子，虽置一妾，不容人寝。一日，陈芳洲饮间语及之，遂从屏后出诟。芳洲怒掀案，以棒扑夫人仆地，数之曰：“汝实绝高氏，罪不容死！行且奏闻，置汝于法。”自是，文义得御妾，生一子峒。人曰：“陈公一吼，高氏有后。”

一力士李金枪来吴，徐武功召试其艺。武功微哂，因呼家人：“取吾棒！”棒乃钝铁所为，重六十馀斤，顾命李试之，李谢不习。武功笑起，运棒如飞，时时及李颈，李慑伏不敢起。公掷棒叱之去，曰：“岂与若校技？”

韩襄毅方集两司议，兵适引数贼入。公握刀起，授一布政曰：“公斩此。”布政失色。公笑曰：“杀一累囚犹尔，临阵亦何如？”即自持刀连断之，一坐眩绝。

成化间，宋景濂墓坏。巡抚孙仁为迁葬成都，适蜀府承奉宋昌新作寿，藏

于成都东门外。孙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慨然许之，计费直可千金。

王威宁在大同，会大雪方饮，诸伎抱琵琶捧觞。一千户入，与谈卤事甚晰。越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饮之。复谈，则又喜，命弦琵琶侑酒，即并金卮予之。已又谈，则又喜，指诸伎最丽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户所至为死。

三原以太宰召，过访威宁。三原时望重朝野，威宁留之，坐甫定，出酒二三行，女伎携乐器，纷然而出。三原欲起，越挽使更坐，曰：“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法。”

李献吉既以论寿宁下狱，得释，适醉，遇寿宁于市，骂其“生事害人”，以鞭梢击堕其齿。寿宁恚极，欲陈其事，以前疏未久，隐忍而止。

康德涵六十，征名伎百人为百岁会。既毕，了无一钱，第持笺命诗，送王邸处，置曰：“差胜锦缠头也。”时鄂杜王敬夫名位差亚，而才情胜之。倡和词章，流布人间，为关西风流领袖。浸淫汴、洛间，遂以成俗。

徐昌谷构别墅于邑北邙，前后冢累累。或颦蹙曰：“目中见此，使人不乐。”徐笑曰：“不然，目中日见此辈，乃使人不敢不乐。”

崔子钟好剧饮，尝至五鼓，踏月长安街，席地座。李文正时以元相朝，天偶早，遥望之曰：“非子钟耶？”崔便趋至舆傍，拱立曰：“相公得少住乎？”李便脱衣行觞，火城渐繁，始分手别。崔每一举，百觥不醉，醉辄呼：“刘伶小子，恨不见我！”

陈约之[束]少崔侍郎[铤]三十岁，雅知饮量不敌。恃其少壮，值崔病初起，即往谒，与轰饮。至夜分，约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谓从者曰：“彼不自知，顾乘我瑕而斗我。微我健，不几败北踉跄耶？”复举十馀白，乃别。陈竟病咯血，不起。

王文成游匡庐天池山，直上佛手岩。岩悬山半，下临无际，人莫至者。公徐步蜿蜒，竦立瞻顾，人服其胆。

贵溪用事，刘子素[绘]在省垣，抗疏诋之。贵溪度无以难，遣其客李宝，以相术来说，子素怒起。摔宝柱下。已而从给舍，为贵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挥碗碎地，客尽惊出。明日，劾疏上。

常明卿多力善射，虽为文法吏，时韎韦跣注，两健骑而驰。诸彻侯弟子，从侠少年饮，常前突据上坐。起角射，咸不及。闻问稍知为常评事，奉大白为寿，常引满沾醉，驰去弗顾。

吴人袁景休，卖卜市上。刘子威[凤]文章负重名，景林每抉摘其字句钩棘、文义纰缪，向人为姗笑。子威大怒，属郡尉摄而笞之，曰：“若敢复姗笑刘侍

御耶？”景休仰面对曰：“愿更受笞，不能改口沓舌为谏。”

胡襄懋[宗宪]宴将士烂柯山，酒酣乐作，令沈嘉则作《饶歌鼓吹》十章，援笔立就。至“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胡起，捋嘉则须曰：“沈郎雄快乃尔！”

仪真王维宁家资巨万，性豪嗜客。每宴，续至者常增数席。人或劝其后计，王曰：“丈夫在世当用财，岂为财用？”及业尽，不能自存，犹好酒不已。或劝其砚耕自给，曰：“吾学书为口耶？”

唐汝迪值柄相，子世蕃欲困以酒，引巨犀奉觞，谢不能任；强之，艷然拂衣起，覆犀于地，酒淋漓。更谬起为谢，顾之，已挥鞭跃马去。

卢柟以冤系坐死，谢茂秦携其赋，京师贵人间絮泣，曰：“及柟在，而诸君不以时白之。乃惘惘从千古哀湘而吊贾，胡为乎？”及出狱，为介之赵王。王立召见，赐金百镒，诸王更置邸延柟，柟坐右座，辩说挥霍，江波肆涌。及鸣毫，飒飒倏忽，为辞赋各得以意去。既被酒，故态毕发，时骂其坐人。还顾囊中，所余金几何，趣付酒家。

赵王得谢茂秦《竹枝词》，酷爱之。命所幸贾姬，按琵琶扣度歌之。及谢来诣王，王宴之便殿。酒行乐作，王命止诸乐，独絙瑟佐琵琶，声繁屏后。已，复止众妓，独奏一阙，茂秦倾听，未敢言。王曰：“此先生《竹枝词》也。”遂命诸伎拥贾姬出拜，倩容旖旎，光华照人，藉地竟《竹枝词》十章。茂秦卧山亭，王使姬以衽代荐，承之以肱。明日更制《新竹枝》十四阙，姬复按谱搯歌，不失毫发。王竟以贾归茂秦。

福清何壁跣跣放迹，聚徒众部署为侠。上官捕之，穷而逸去。后闻歙令张涛，楚人好奇，为诗四章，投匭撼之。涛大惊，延为上客，赠以千金。涛开府于辽，将疏荐，以布衣拜大将。会罢镇，未果。

沈伯和以忠侠，为驸马杨春元所推服。春元为言国本危疑，谋拥护太子。伯和奋臂曰：“吾不能为商山老人，独不能为安金藏乎？”代藩之议，抗章剖直。客尝访其村居，见床头树铜简二，高与身等。夜分谓客曰：“彼不悔祸，当持此简，击杀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国法，何暇与喋喋争壤笔牋间乎？”因执简起舞，有风肃然，晶光闪烁上下，寒灯吐芒，四壁飒拉。

沈太史懋学，尝上春官不第。走之塞上，长揖大将军，猎飞狐，穿塞抵花马池而后归。陵风长啸，慨然有封狼居胥意。

周忠介[顺昌]忤珰被逮，苏民愤怒，击缙骑至死。倡者五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俱就系论斩。或曰：“相国苏人，必为之地。”五人笑曰：“彼方媚珰，狂狷刺劓，尸血狼籍，吾五人足承欢一禽乎！”

明语林卷九

夙惠

高祖尝至一驿，见一童子方执役，问其年，曰七岁。上云：“七岁孩童当马驿。”应声对曰：“万年天子坐龙廷。”上大悦，复其家。

瞿宗吉十四岁时，见杨廉夫《香奁八题》，即席倚和。凌彦翀[云翰]是其大父行，彦翀作《梅》词：“霜天晓角”、《柳》词“柳梢青”各一首，号“梅柳争春”。宗吉一日尽和之，彦翀惊叹，呼为小友。

杨东里一岁而孤，母改适罗理。理为德安丞，岁时祀先，恒命诸子，公独不见命。时尚六岁，以问母，母泣语故，因恸哭。日益感发，私磨砖土如主式，于外别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谒拜，出入扃钥，秘无知者。左右窥以告罗，罗伺之而信，遂皆感泣，命复姓。

解大绅六岁时，颖悟绝人。其从祖常戏之曰：“小儿何所爱？”即应声吟曰：“爱者芝兰室。更欲附飞龙，上天看红日。”又曰：“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吾家。”

解学士童时，妇翁过其家。解父抱置椅上，妇翁云：“父立子坐，礼乎？”解遽答曰：“嫂溺叔援，权也。”

方希直五六岁时，便自雄迈，双瞳炯炯，目十行下，乡人呼为小韩子。

李西涯四岁，能作大书，景帝召见，抱置膝，赐上林珍果。六岁、八岁，复两召之，试讲《尚书》。

刘御医[溥]八岁赋《沟水》诗云：“门前一沟水，日夜向东流。借问归何处，沧溟是住头。”

李西涯、程篁墩，在英庙朝俱以神童荐。时程九岁、李七岁。上出句曰：“螃蟹浑身甲冑。”程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对曰：“蜘蛛满腹经纶。”上曰：“此儿宰相器。”

张槩五岁时，口授书即了了。常鸡鸣，忽呼其母曰：“《小学》云：‘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今鸡已鸣，何不起？”母曰：“汝才读书，岂便晓此？”应曰：“我愿为此，徒晓耶？”

曾鲁七岁，能暗诵九经，一字不遗。

何乔新年十一，翰林周仲规至其书斋，问所阅何书，对曰：“陈子桎《通鉴续编》也。”曰：“子桎书法何如？”曰：“先辈著述，非后生所敢议。然吕文焕之降元，不书其叛；张世杰之溺海，不书其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羲轩则采怪诞不经之谈，辽、金则失内夏外彝之义：似有未当。”仲规大惊，因白其父曰：“三郎学识，不易及也！”

洪钟四岁，随父入京，见石坊大书，索笔拟之，遂得古法。至京，设肆粥字。宪宗闻而召之，命书。即地上连画。已命书“圣寿无疆”字，钟握笔不动。

上曰：“得毋未解？”对曰：“是岂可地上书？”上称善，命舁几加凳其上，一挥而就。

罗一峰五岁时，随母入园中收果，长幼竞取，独不为动，必赐而后受。学于里师，时乏书，师令遍逐诸生受读，诸生未成句，罗已成诵。

倪文毅甫五岁，闻邻塾书，即请入游。间侍文僖公，问曰：“地上有天，地下当亦有天。”盖已悟浑天之理。

杨用修七岁作《拟古战场文》，有曰：“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时人传诵，谓渊云再出。

陈太仆沂，五岁属对，八岁摹古人画，十岁能诗，十二岁作《赤宝山赋》，传诵人口。

董中峰[妃]八岁能诗翰。一日，咏胡桃曰：“形状如鸡子，刚柔实未分。擘开混沌壳，浑是一团仁。”

王阳明十一岁，其祖竹轩公携往京师。过金山，与客同赋诗。众诗未成，阳明傍占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掷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又命赋蔽月山房，亦矢口而成。

陶文僖甫就外傅朱先生者，好为札，使童子洒扫，拂展几席。夷贵于贱，夏不得挥扇。文僖独安之，曰：“习则不劳，静则无暑。”

张江陵父故微贱，给事御史府。顾华玉按部至，闻江陵奇童。时江陵方七八岁，举止不凡。入见，华玉命作破，以“子曰”二字为题。江陵应声曰：“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华玉大异之，解所佩犀带以赠。

张孝廉廷臣，八岁从父令钱唐。有沿司檄覬以上下，廷臣见之曰：“伪也。”问何以知，曰：“于前檄篆不类。”谛验而信。父曰：“儿任官矣！”有塾客邀游西湖，而一吏主饮具。廷臣拂衣起，曰：“是将有居间设耶？”归语父，果侵牟被讦者。

林章七岁能诗，塾师试题群羊，落句云：“曾从北海风霜里，伴过苏卿十九年。”题韩文公像云：“独立蓝关雪，回看秦岭云。非干马不进，步步恋明君。”

杨孟春幼颖敏，八九岁背诵六经，著书十万馀言。名曰《论鉴》。

吴鳌潭[先曾祖，讳诏相，汝州知州]应童子试，县尹佳其牍，问年几何，曰十三。尹曰：“子岂外黄儿？”矢口对曰：“君可中牟令？”

贤媛

蜀既平，明升母子俘至阙下，太祖责以归命不早。彭氏曰：“向以先夫疆土委托臣妾，夫业一日未亡，妾一日未应死。今已甘斧钺，死无复恨。”酬对从容，辞色无阻。上义之，赐冠带，居第京师。

潮州周伯玉，与妻郭真顺避地村寨。寨众推伯玉为主，真顺谓曰：“予观寨

众，矜能轻敌。矜能则兵骄，轻敌则寡谋；必败乃事。”伯玉如言谢去。后寨众争长，果杀其主。寨人多积粟，真顺劝伯玉散之，日与婢子索縗而食。贼至，尽焚农家积粟。真顺引索，与伯玉贯系。贼见谓是捕卤，恣箕起居，因得从间道脱。太祖定岭南，将军俞良辅来征，诸寨皆恐，真顺作《俞将军引》，遮道上之。一寨获全。

胡郡奴，是大理卿闺女。闰死节，郡奴方四岁，没入功臣家，执事爨下。长识大义，发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秃垢无人状。后被流离，依姻家，誓不有家。乡人怜之，曰：“此忠臣女。”争馈遗。郡奴所受，免饿而已。

戴德彝嫂项氏，闻靖难师渡江，度德彝必仗节，祸且及，令诸戴尽以室逃。二子方在抱，亟藏山中。焚家乘，毁庙主，独以身留。及收者至，一无所得。械项诘之，焚炙遍体，乳肤为溃，竟不承。故忠臣惟戴族独全。

建文之难，卫卒储福以不食死。妻范氏，事福母甚谨，每哭辄走山谷中。一日浣涧边，有草若席，因取织之，售以养姑。姑卒，范营葬，为庐于侧。年八十馀卒，草亦不生。

姚少师有姊，尝事之如母。既贵还，往拜之，姊不肯出。家人曰：“少师贵人，执礼甚恭，那得终拒？”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少师望见既下拜，拜未竟，姊遽入扃户，且让之，终身不见。

朱成国战歿，其子独脱身归，拜母王夫人。夫人让之曰：“汝父死国难，汝随行间，不能自奋，乃脱身还。是爵禄为重，殉节为轻！”立命死之，以庶子袭封。

林以乘[大辂]为郎时，以论救黄巩坐系。妻黄氏，留邸舍中，朝夕吁天。缇骑诬以诅咒，并逮下狱。以乘备常楚毒，讯者危词怵黄，黄慷慨曰：“妾夫被系，焚香告天，所幸者庶皇舆不出，生民休息，忠良获宥，国法无颇耳，庸有其他？儿女子无知，使吾夫重获罪戾，惟一死谢官家，并谢吾夫。”言辞激昂，神色暇裕。

丘仲深与三原冢宰不协，有太医院刘文泰求迁不得，讦奏三原，时人疑仲深教之。洎仲深卒，文泰往吊，夫人叱之出曰：“为若故，使我相公齟王公，负不义名于天下，安用若吊？”闻者快之。

沈琼莲，乌程女子，以父兄之籍，得通掖庭。尝试《守宫论》，其发语云：“甚矣！秦之无道也，宫岂必守哉？”孝宗擢居第一，给事禁中，为女学士。

林鹗守苏州，母程淑人每夜辄令陈其日所行事，或有过，则笞之。

锦衣王佐，故陆炳父执友。佐死，有三别墅，炳赚其二，复欲得其最丽者。其子不可，乃诬以他罪，并捕其母。炳与其僚列坐，张刑具胁之。母膝行前，道子罪甚悉。子恚呼曰：“儿顷刻死，母忍助天为虐耶？”母叱之曰：“死即死

，何说？”指炳座而顾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汝不肖，天道也，复奚说！”炳面发赤，膊汗簌簌，趣遣出，事遂寢。

赵王以贾姬畀茂秦，秦死大名，姬率二子厝枢大寺傍。每夜操琵琶一曲，歌《竹枝词》，恸绝而罢。已乃以千金装，付二子归葬。自破乐器，归老闾闾。

嘉靖之季，寇发建宁。贡士游铨，有女且笄。妻张，虑其不测，数提诲之曰：“凡我妇质，顺适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变之窘，惟溺与刃！”女谨识之，铨让其不祥，张曰：“妇闻士尚节必崇于夙，女爱身必明于素。君将砥节，胡是不解无恶不祥？使妇与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寇至，果赴井死。

左萝石[懋第]太君陈氏，谙书史而好谈节义。孝映碧[清]为给谏，疏请靖难殉义诸谥。太君诵之，咨嗟叹赏，击节称快。及萝石以侍郎北使殉节，人谓母教居多。

成枢曹[德]殉难，妻妾寓金沙，岁馀讹传德实不死、间行抵江南。妻妾闻之，忿然曰：“彼若未死，吾属必死！名殉实逃，何颜面人世？”

容止

中山王长身高颧赤色，侪伍咸庄惮之。

王冕好穿曳地袍，行步翩翩，两袂轩翥。

张三丰大耳圆目，须髯如戟，项作一髻。

常开平王长身白皙，猿臂善射。一曰状类猕猴，指臂间多秋毫。

丁德兴骁勇善战，面黑貌伟，上以“黑丁”呼之。

李希彦尝首箬笠，衣绯袍。时临盛会，客嘲之。曰：“戴者本质，著乃君赐。”

师逵入太学，为御史所劾。逮至阙下，囚服入见，状貌伟丽，面如玉盘，戟髯拂拂。太祖目而伟之，即以逵为御史。

陈京兆[谔]尝奏事，声响洪彻，听者飒然。上令饿之数日，奏对如前，乃曰：“尔赋自殊耶？”每呼为“大声秀才”。

庆成王生百子，长袭王，馀九十九人并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而人俱龙准。

岳季方[正]修颧美髯，神采秀发。侍讲杜宁曰：“此我辈中人。”

于忠肃骨相异常，音如洪钟。尝扈从征高煦，罪人既得，上命数其不轨，辞严正，矢口成文。

徐有贞之相甫受命，其止不容。既退，英宗谓左右曰：“惜有贞之寡命也！”许彬常退朝而入阁，会雪，踏于地，扶服而登，有贞侧项大噓。薛瑄奏事，误称学士；岳正言于前，唾溅御服：皆相继出。论者谓容之弗慎云。

伦文叙长身玉立，头颅大二尺许。

韩襄毅姿貌轩伟，自大同入奏事，宪宗伟之，留为兵部侍郎，求可代襄毅者。李文达举王越，越故亦美姿貌，上尝目属之。既征入，故伟服而短其袂，上熟视久曰：“是故快御史耶？可弃而将。”遂命代雍。

吴清惠[廷举]长身而瘠，面如削瓜，恒敝衣带，穿不事修饰。

陶自强[鲁]机明内蕴，而神观不足。或从令尉列见，上官辄昏睡不恤。

周伯器魑颜蹙鼻，长上短下。

万安眉目如刻画，外宽然长者，而内深刺骨。

彭济物[泽]腰带十二围，虽与人偶语，叱叱声若詈。

陈白沙身長八尺，目光若星，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尝戴方巾，逍遥林下，望之若神仙。

张元祯短小不及四尺，貌尤寝陋。孝宗朝充日讲官，声音朗彻，闻者竦然。上命设矮几，就而听之。

陈寿巡抚延绥，适大卤在边。寿自出帐，拥数十骑，据胡床，麾指饮食如无事。卤望见之，遂引去。

陈太常音不事修饰，蓬垢自喜，时一苦吟，辄遗世务。

祝京兆生而枝指，自号枝山。

杨文襄生而隐宫，貌类寺人。

康德涵云：往岁西归，见刘少师[健]于洛阳里第，留入卧内，微揭帐帷示之，童颜黑发，双瞳炯然。

杨文懿生而天庭有七黑子，如北斗状。

倪尚书谦有四乳，双瞳若电。子岳，尤瑰异秀伟，望之若神。

顾文康长七尺，虬须虎颧，目炯炯射人。声吐若钟，在班行，上每目属之。

。

徐存斋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须髯。端坐竟日，无跛倚，湛若冰玉。及接之，蔼然春温袭人，谈论霏霏皆芬屑。

谢布衣貌丑，一目，弱冠为侠齐鲁间。

霍文敏重瞳虬髯，一代伟人。

徐文长美姿仪，面白皙，音朗然如鹤唳。常中夜呼啸，群鹤应之。

司寇萧道亨，长身伟貌，瞻视非常。万历中，献俘礼成，上方御午楼，朝暉正耀。道亨前，口叙数百言，吐纳清越，神观灿烂。时人以方魏阳元。

陆杰抚湖广，会肃庙巡幸召见，杰伟貌美须髯，进退从容。语近侍曰：“陆都堂可谓大臣。”

王履吉俗言未尝出口，风仪玉立，举止轩揭其心。每抑下，虽声称振叠

，而蕴藉自将。

梅国桢三试不第，因携家长安，与酒人、侠客浮觞。角射或效武夫，结束或如羽流。长髯大鼻，声如洪钟，望者却走。

文待诏晚年，衣红罽袍，戴卷檐帽，坐白纸窗棂下，拥炉曝背，剧谈娓娓，坐客移日忘去。

孙伯谐[友箴]山居独行，洞箫在佩，不顾俗谄，飘然自怡。

丁戊山人傅汝舟，方颡碧目，小指有四印文。

聂寿卿[大年]一目重瞳，长身紫髯，博通经史，仪观伟然。

张处士子静[渊]长髯秀目，而仪貌朴野，吴吴作湖语。及酣吟兴发，以手拄颊，瞳目直视，且思且革，俄盈数十纸，顾盼风生。

麻孟璇[三衡]圆颡方颐，虬髯玉面，身昂藏而娟秀，雅好饬其中服。乘马过者，邑观者相逐。常命画师，仿岳忠武像貌己。笑谓人曰：“正恐头颈相似。”

补遗

赵参议承谦长七尺馀，虬髯轩鼻。少为诸生，里舍儿已目属之，而辞貌严冷，不骖骹傅人意。间有所不可，目光怒射，面须猬张，且语且叱。稍已，则理须欢然，亡留滞。

自新

宋仲温[克]少任侠使气，好击剑走马，及饮博游戏。遇贵游，以目摄之。晚痛刮劓豪习，声誉籍甚。

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歌鸣讽，群僚公宴，令伶人歌焉。参政岑万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闻也，以子议母，如上闻奈何？”王悚然，立命焚之，母子欢好如初。

薛文清少好诗赋，稍长读周、程、张、朱书。叹曰：“此道学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诗赋，潜心道奥，至忘寝食。

徐昌谷天才高朗，少即摘词，文匠齐梁，诗沿晚季。迨举进士，见献吉，始大悔改，悉取所著稿焚之。

王伯安十一岁，奕奕神会，好走狗斗鸡六博，从诸少年游。一日，入市买雀，与鬻雀者争。相者异之，出篋钱市雀，送伯安曰：“自爱、自爱，异日万户侯也！”伯安奋激读书，以经术自喜。

罗文庄[钦顺]少读禅家《证道歌》，遽谓其理神妙，天下莫喻。已研绎圣经及洛闽诸书，始大悔曰：“昔朱子斥象山为禅，盖晰之审矣！”又言尝从老僧闻参庭前柏子之语，嗒焉静坐，遂穷日夜。忽洒然朗澈，见天地万物，俱在莹湛中。盖此心虚灵之妙，非性之理也。著《困知录》以自述。

陆文裕嗜古玩，罗列一室。闻魏庄渠来，悉令撤去。

董萝石少耽吟咏，至废寝食，恒杖肩瓢笠，笑傲江湖。年六十乃精名理，欣然有得，淡而忘归。

明语林卷十

术解

刘诚意少尝与夏煜、孙炎辈游西湖，望西北云成五色，光射湖水。众谓庆云，拟赋诗。刘独引白，慷慨曰：“此王气也。在金陵。后十年有英主，我当辅之！”

高祖与友谅鏖战鄱阳，刘诚意忽跃起大呼，上亦惊起，诚意手挥，急令更舟。坐未讫，顾前舟已为炮碎。

刘青田在建德，适张士诚来伐。李岐阳[文忠]奋欲战，青团固止，曰：“不三日，贼走矣。”三日登城，望顾其下曰：“贼走，急追勿失！”众见壁垒旗鼓如故，疑不敢发，往视，果空壁，竟追取其帅。

周颠仙自南昌从太祖时，自言入火不热。上命巨瓮覆之，积芦五尺许。火尽启视，端坐如故。寓蒋山，与寺僧怒，不食已半月。帝幸翠微，召之，步趋如常。帝曰：“能不食一月乎？”对曰：“能。”乃坐之密室，廿有三日，上至赐食，乃食。

太祖将援南昌，问颠仙：“陈氏方强，吾此行何如？”颠仙仰视良久，曰：“此上无陈氏也。”因命从行，舟次皖城，无风不能进。上问之，曰：“行且风矣！”不数里风作。

张三[原缺，丰]不修边幅，人谓之邋邋。日行千里，静则瞑目旬日。一啖斗升俱尽，时或辟谷，数月不饥。

孝陵尝微行至一寺，群僧悉出，伏迎道左。上问：“若何以知朕至？”对曰：“铁冠道人云。”因召至，上方食饼未半，问：“道人能先知，当言我国事。”道人乃诵语数十，有曰：“戊寅闰五龙归海，壬午青蛇火里逃。”后悉如言。

建文之生，高帝知其不终，乃以匣锢之，戒曰：“婴大难乃启。”及金川失守，内珰捧匣至。发视，得僧牒杨应能名，及髡具缁衣，遂髡发从隧道出。

程编修济有奇术。建文小河之捷，勒名纪功，济时在军中，夜起祭，人莫解者。及成祖至徐州，见碑大怒，趣左右椎碎之。椎再下，遽命止，籍其名后按族之。济名正当椎脱，遂免。

姚广孝尝游嵩山佛寺，袁珙相之曰：“宁馨胖和尚，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它日刘秉忠之流。”燕王闻之，因召至燕，与使者饮酒肆。王易服，杂卫士中入肆，珙一见，趋拜曰：“龙姿凤质，天高地厚，大明雨中，神略内蕴，真太平天子！”王曰：“度何时？”对曰：“年逾四十，紫髯过脐，其候也。”

“世传二语曰：“辨宰相子嵩山佛寺，识天子子长安酒家。”

徐武功阴阳方术，无不精贯。正统末，荧惑入南斗，徐语其友刘溥曰：“祸作矣！”急遣其室以行。及南宫复辟，众就武功谋。武功升堂而视象纬，曰：“事在今夕，不可失也！”

英庙北狩，瞽者全寅筮得乾之复寅，附奏曰：“大吉四，初应也，初潜四跃。明年，岁在午庚。午，跃候也；庚，更新也。龙岁一跃秋潜，秋跃浹岁也。明秋，驾当复繇勿用，应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还而复也，幽然象龙也，数九也，四近五跃，近飞龙在丑。丑曰赤奋若，复在午，午色赤也；午奋于丑，若顺也，天顺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复辟，当九年之后，岁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乎。”后悉如言。

韩公雍总督两广，获术者，惧惑众，命斩之。公试问曰：“知斩汝者谁？”曰：“绯衣人。”公命更白衣斩之，问其人，乃裴姓也。

刘伟知府比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死后，乡人往往见之。刘氏闻之，发棺视，唯一履在。

严分宜日集天下堪舆，遍求吉壤，有术者指一地曰：“葬此，后子孙当相天下。”如言启土治窆，内有古冢，按碑识，乃是分宜远祖。

巧艺

冷起敬少从沙门，更业儒，初不解画。一日，于四明见李思训笔法，忽发胸臆，效之月馀，山水人物，尤加工丽，遂入神品。尤精音律，为太常协律郎，郊庙乐章，多所裁定。

王安道[履]画师夏圭，评者谓行笔秀劲，布置茂密，作家士气咸备。及游华山，见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学画，不过纸绢相承，指名家效。于是屏去旧习，以意匠就天则。人问所师，曰：“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作图四十，记四篇，诗百五十首。云：“文章当使移易不动，勿与马首之络相似。”

宋文宪一黍上能作十馀字。

高廷礼诗既有名，山水尤妙。或求画者，辄自戏曰：“令我作无声诗耶？”时称廷礼“二妙”。

谢孔昭每营一障，度或逾年，举笔立就。苏性初为人画，一幅终岁不成。时人语曰：“谢速苏迟，各极其致。”

岳季方书法高简，旁通雕绩。尝戏画蒲萄，遂称绝品。

周文安[洪谟]尝手制《璇玑玉衡图》，以木代之，规划精巧。

沈石田每营一障，长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风趣冷然。使览者若云雾山川，集于几上。

王敬夫将填词，以厚资募国工，杜门学按琵琶、三弦，曲其技而后出之。康德涵于歌弹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为奏之。

丰道生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临摹，自大小篆、古今隶、草，无不明了。其中年得意处，残篇小碣，人骤见之，莫以为今人。

周伯器[鼎]界画乌栏，信手与目，未尝折纸为范，而毫发不爽。

梁辰鱼善度曲，啭喉发响，声出金石。昆有魏良辅者，造曲律。世称昆山腔者，自良辅始，而辰鱼独得其妙。

祝希哲少度新声，傅粉登场。即梨园子弟，自谓弗及。书法自《急就》迄虞、赵，上下千年，具臻神妙。

杨忠愍受乐于韩苑洛，闭户耽思，梦舜授以黄钟，遂合吕律试乐之。日有九鹤，飞集于庭。

诸生汪宗孝有义概，好拳捷之戏，缘壁行如平地，跃而骑屋，瓦无声。己更自檐下屹立，不加于色。偃二丈竹水上，驱童子过之，皆股栗，乃身先往数十过，己复驱童子从之。

冯子履备兵云中，属彝酋那吉人市操强弓，请与戏下士角射。公曰：“吾与若射。”鹵射利近，乃特选其侯。公连射皆中，酋尽输其衣裘鞍马。己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赏之，复尽予所夺，酋大愧服去。

方子振八岁知弈，时于书案下置局布算，专艺入神。年至十三，天下无敌。

西洋人利玛窦，精历象推算、勾股圭测之术，规玻璃为眼镜，烛远者见数百里外物，显微者能鉴疥虫毛爪。范铜为小钟，以绳贯悬之，机关相输轧，应时自叩，周十二辰，刻漏不失。他所制器，皆机巧眩人，从来未有。

企羨

杨鼎乡荐，闻陈祭酒敬宗之贤，乃求入南监。不携一僮，躬执爨事。

杨仲举[翥]讲道胥溪，生徒日众。杨文贞自庐陵来，邂逅求馆。公叩其中而善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为若师，当求我所师者事之。”遂辞去。

文清初授御史，文贞当国，令人邀文清一识面。文清谢以纠劾之任，无相识理。一日，杨于班行中识之，曰：“薛公见且不可得，况可得而屈乎？”

杨东里一日新修厅事，戒家人亟治具。往邀杨仲举过饮，曰：“门户初辟，必一君子先行。”

张益初与夏咏同年，俱喜作文写竹，后累见益作《石渠阁赋》出己上，遂不复作文；益见咏竹妙绝，亦不复写竹。

张司马悦任留都，虽中官皆敬礼之。守备陈某尝设席，独延公置上坐，子弟问：“更召何入？”曰：“他人那可同此席？”

贺给事钦闻陈白沙议论，叹曰：“至性不显，宝藏犹埋。世即用我，而我奚用焉？”即日解官归，执弟子礼。既归，肖白沙小像，悬于家。有大事，必咨启而行。

刘闵恭日无二粥，身无完衣，而处之裕如。徐贯、刘大夏每拜其门，辄曰：“今之颜子。”

耿文恪[裕]为礼书时，尝谓人曰：“吾暮自部归，必过三原王公门，见苍头每持秤市油。吾虽贫，入仕未常市油，见之不能无深愧。以是每过，辄面城而行。”

陈粹之按察豫章罢归，无以朝夕，月廩于公三石。南州人过者，辄望其闾而拜。

有朝鲜使，于鸿胪寺见举人刘甲，问知其贯，曰：“是刘公乡人耶？公起居何似？”刘问故，曰：“吾闻中国李西涯、刘东山久矣！”后刘公远戍安南，使贡者问广令曰：“刘司马远戍西鄙，得毋恙否？”

岭南人游国学，北中人士必问之曰：“游白沙先生门否？”以一字一墨为验，而因以轻重其人。

蔡虚斋友宁永贞、孙九峰，拜何椒丘，愿为弟子。既又友储殖庵、杨月湖，好古独信，贞风渊轨，使人躁息妄消。

徐健尝与白良辅论学，不合而罢。比晓，白诣徐，叩门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贤予远甚。”

邵二泉宝云：“论名臣，于正统、景泰间，刘忠愍敦君臣大义，章恭毅明国家大纪，于肃愍建社稷大功；皆愿为执鞭，而不可得！”

许襄毅[进]谓邢知州曰：“吾遥知关西有二高，一为华岳，一为雍世隆。”

刘瑾慕康德涵才名，欲招致，康不肯往。及献吉系狱，康慨然诣瑾。瑾大喜过望，延置上坐，急趋治具。康曰：“仆有所言，许我乃得留。”瑾曰：“惟先生命。”康曰：“昔高力士为李白脱靴，君能之乎？”瑾曰：“请即为先生脱之。”康曰：“仆何敢当李白？李梦阳之才，百倍于白。一不当公，遂下之吏，亦安肯屈白乎？”瑾从屈谢。明日，梦阳得释。

王龙溪少年任侠，日耽饮博。阳明欲一晤，不可得，令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因命密矚龙溪，随至酒肆，索与共博，龙溪笑曰：“腐儒岂能尔？”曰：“吾师门固日如此。”龙溪大惊，求见阳明，一接眉宇，便称弟子。

廖道南曰：“予在翰林。见有亭一区，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学士柏’。抑何流风遗泽，令人永矢勿谖？”

胡原荆[潯]为御史，言事侵中贵人，削藉从户部给繻。跨一驴，都门客争劳之，一中贵人沃之酒，以好罽衫强被原荆背，曰：“毋谓我曹无人，即从君死

不难也！”

文征仲望隆朝野，周王以古鼎、古镜，徽王以宝缶珍货几数百镒，求馈曰：“王无求于先生，不尔，仰慕之私无以自致。”先生固谢勿启。四夷贡道吴门者，争望里而拜，以不得见文先生为恨。

黄宪副卷孤介悃朴而甚好客，常服犊鼻衣，身自临庖。一日，耿楚侗来诣，纵谈名理，因及疆场，奋臂自矢。已，有婢从屏间曰：“烹鸡已熟。”时剧谈方适，应曰：“少需。”如是者三，乃起入治具，盥手更出，欢笑移日，截肋狼籍，了不为意。楚侗出语人曰：“吾乃今游羲皇世矣。”

陆子渊云：“章枫山乐易不事边幅，喜与后生谈论，终日忘倦。言若不甚切深，而其应皆如景响，所谓国家之蓍蔡。”

李尚书古仲尝言：“刘清惠[麟]觞予岷山逸老堂，了无夙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风雨萧萧，欣然达夜。”

顾泾阳[宪成]曰：“自予十岁时，闻海忠介名，真如天上人，不可及；既稍知学，读忠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万世。”

唐荆川以古文负重名，胡梅林尝出徐文长所代，谬谓己作。荆川惊曰：“此殆辈吾！”后又出他文，荆川曰：“向固谓非公作，然其人果谁耶？愿一见之！”乃呼文长偕饮，结欢而去。

一直指按粤，恶万公士和，欲捃摭之。时黄公佐家居，高不可致，忽出谒直指。直指心喜能致公，自起迎公，公入揖曰：“老夫久不诣公府，今为万君来。闻欲涅之，其人亦安可缙？”

万士和之饶，唐[原缺]以双磁罍赠之，曰：“饶非乏磁，而予以磁赠，知君不取磁于饶也。”

山人陆中行，吐纳风流，寄词逸婉。弄扁舟五湖间，信风来遄。一日过吴门，黄淳甫异之，洒洒晨夕，拍浮曰：“见陆生，引人自远，何必山水？”

赵高邑吏部[南星]，过王半庵司空[原缺]，图史纵横，异香綉绕，少为流连。归叹曰：“司空故有佳致，不及陈少宰口口[于廷]自有香也。”一日，语叶福清[向高]曰：“豕宰不足喜，喜与陈孟谔同官。”

袁公安[宏道]，于陶石簍[望龄]楼架上，得一阙编，恶楮败煤。挑灯读之，惊呼问：“谁作？今耶，古耶？”已知徐文长，两人跃起，灯影下且叫且哦，僮仆皆错愕起。公安向人或作书，必首称文长先生。有来诣者，即出诗与读。

陈卧子[子龙]举进士，客来贺，则曰：“一第不足喜，所喜者出黄石斋先生门下。”

刘念台[宗周]家居，闭门扫轨。给事中徐耀请见，念台谢之。耀曰：“昔人

不得见刘元城，以为如过泗州不得见大圣。耀若徒返，亦何颜对乡里父老？”都督刘应国见，辄涕泗再拜，自言：“不远万里，接遘名贤，喜极难为情，不自禁其悲哽。”

周仲驭[驪]见刘念台，念台留饭。仲驭语人以匕箸长短若何，杯盘小大若何，为一生未有之荣。

沈征君游金陵，年未弱冠。时郑玄岳为司农，于同邑徐生得其文，啧啧欣赏。便投刺相访，折节定交。尝命其于留之书舍，子适他往，公怒答之，曰：“沈生天下士，可同他客乎？”

征君足迹不涉城市，垂四十年。当事委曲纳交，罕得见面。有别驾迹其在僧刹，潜追蹑及之。退语人曰：“今年晤沈耕岩，前年扪黄山天都峰，都忘尘世。二者，吾任宁国大快事，亦生平大快事！”

明语林卷十一

宠礼

洪武初，甘露降，上召宋文宪赐坐，躬执金杓，炼汤于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赐文宪，曰：“此和气所凝，延年愈疾，与卿共之。”

刘仲璟丰发伟貌，论议英发。上一日召见，喜曰：“真伯温儿！”特置阁门使，使仲璟为之，曰：“欲汝日夕左右。”

詹同、刘基，尝侍上燕乾清，同醉还史馆。未几，上乘步辇至，同馀醒犹未解。上曰：“卿醉耶？”同对曰：“臣虽醉，犹能赋诗，赠黄秀才。”问诗何在，对曰：“在史馆。”上顾命濂取以进，笑曰：“朕即和同诗，卿当为朕书之。”濂书讫，以赐夏咏。

宋学士不胜杯勺，一日应制，献《秋水赋》。赐宴，敕大官进膳、内官行觞。上顾问濂饮何以不尽，将撒，命更嚼一觞。濂再起固辞，引杯缩瑟。上笑，强之曰：“卿男子，何不慷慨？”濂饮遂醉，行步欹侧。上命赋诗，书无行列，甫缀五韵，上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仍命侍臣赋《醉学士歌》，且曰：“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

景濂乞归，上御制诗饯之云：“白下开尊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希。”公续之云：“微臣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上悦，赐白金锦币文绮，曰：“为卿作百岁衣。”自是，岁一来朝。

罗复仁以编修乞休，高祖赐一布衣，而题其上曰：“性虽粗率，忠直可喜。赐此布衣，归于田里。”

蹇忠定[义]赐第大明门内，上命中人进式，皆不称，亲为画图，命工戒期落成。

金侍郎[问]在仁庙时，尝赐《欧阳集》二十册，宝藏之。已而不戒于火

，失其八。后宣庙于文华顾问，因从容及赐书事。宣宗即令内侍补之，虽纸色不同，而两朝恩赐复完。

宣庙幸杨文贞第，夜已二鼓，文贞惊起，朝服逆之。銮仗绕屋，不知上所在，惟降阶北面拜。上方倚东阑看月，笑而呼曰：“朕在此！”赐物充庭际。

文贞在内阁，夫人已蚤世，止一婢侍巾栉。一日，中宫行庆贺，命妇悉往。太后以公无命妇，召婢至，貌既寝，衣复俭陋。命妃嫔为梳整，易以首饰衣服而遣之，且笑云：“若归，杨先生应不复相识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为例。

况伯律守苏日，李斯式角巾布袍，献诗为贄，愿为博士弟子。伯律读诗，大加称赏。即召学官，俾鸣金导入学。明日，仍野服进见，伯律为制儒衣遗之。

归安凌贤有独行，不乐仕进。陆平侯自荆还，荐于朝，宣宗作《招隐歌》征之。既入，命以司马，又命掌都察院，并辞不受。上曰：“欲学疏广耶？朕遂汝高。”御书“赐老堂”褒遣之。

张英公[辅]雅重李司成[时勉]，乞休假，受讲国子，诸侯皆从。既竣而宴，英公登诸侯，揖司成而让之，曰：“二三小子，备役行间，若有军事，执殳前导。今日之事，敢逾先典？”卒皆旁列。

于肃愍穷年不归私第，以疾在告。景帝使兴安、舒良往视，知其自奉简啬，辍尚膳醢酱之属赐之。幸万岁山，伐竹为沥，畀以和药。或以宠过甚，兴安曰：“彼忘身以图国，虽宠之，亦岂为过？”

杨仲举介节道履，久著朝野。也先之退，诣阙表贺。景帝制衣一袭，亲命服之，以观其修短。及薨，子津八岁朝京师，帝复躬引入内，赐果食，授主簿。

王忠肃[翱]在铨，衡公忠上，孚宠遇特隆。上呼之“老王”而不名。

刘忠宣、戴庄简尝对事毕，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赐曰：“佐卿茶果。朕闻朝覲日，文臣有闭门谢客以避嫌者。如卿等，虽日延接，亦复何害？朕知卿，故有是赐。然亦毋庸谢，恐诸侍臣不无内愧者。”

孝庙君臣，密勿刘、戴，尤勤造膝。戴老病乞休，属刘上前舆之。上曰：“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珊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因泫然久之。二人皆叩首感泣，出而相谓曰：“死此官矣！”

章枫山请告家居，天下以其出处卜治乱。孝宗临御，思得醇儒，以变士习，特起为祭酒。公适居忧，诏复司业，摄监事，仍虚祭酒以待。

卢次樛被诬输作，元美方治狱大名，乃飞书邑吏，具笔札受次樛所著书若干卷。已而趣至郡台，把臂为布衣饮三日。

国朝辅臣，八十有赐者，毛文简[澄]、贾文靖[咏]，然亡专使玺节；守正被旌者，刘文靖[健]、谢文正[迁]，诸公有专使玺书，无特赐象龙之袞。则林下大臣，不复沾被。华亭[阶]得之玺书褒美，隐然阿衡师尚父。

江凌柄国，礼遇殊绝。旨敕题覆，称元辅太师而不名。御讲而暑，上先立其处，令内使扇殿隅试之，冬则藉以毡罽。讲毕，张幄文华之东偏，以待语密勿。疾则手和椒汤以赐。御书褒语颜额无算，而江陵亦渐恣。

林见素再起司寇，方抵任，属文征仲应贡至京。林首造其馆，延誉公卿间。冢宰乔白岩深信重林，乃奏授翰林待诏。林曰：“吾此出，庶不徒行。”

张肖甫开御史台于句容，诸生盛仲交才气横溢，忽大醉，挝鼓戟门。肖甫曰：“何物狂生，必仲交也！”使人拉入，痛饮达旦。

邢侗就童子试，学使者[原缺]赏其文，因即院署治具迎宾，为行冠礼。

徐文长在胡公幕，多与群少昵饮市肆。幕中有急，召之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侦者得状，以报曰：“徐秀才方大醉豪噀，不可致。”胡公反称善。督府严重，文武将吏惴惴无敢仰视，而文长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直闯门入。无忌讳，公益优容之。

伤逝

高帝闻中山王讣至，披发徒步往哭，亲至龙江迎祭之。

孙蕡为翰林典籍，坐为蓝玉题画论死，临刑口占曰：“鼙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后高祖闻诗曰：“如此才，何不复奏，率尔行刑？”遂并诛监斩。

张适少与高启、杨基齐名，作吏桂林，衣食不给，竟抱案以死。而辛楚寒薄、困厄之意，溢之于辞，天下读而哀之。

徐姚成器闻刘忠愍[球]死，即邑中龙泉山巅，为文祭之，以餽颁诸同志。文凡万言，时谓“祭忠文”。

于忠肃之死，指挥朵甘，故彝人，隶曹吉祥麾下，以酒酬地，歔歔长恸，吉祥恚而扶之。明日，复酬恸如故，吉祥莫能禁。

汤胤勳以参将战死延绥，朝士皆叹曰：“公让以丑卤一箭，破其书囊。”程克勤谓其不死，使提数万出阴山，功名诘下卫、霍！

于少保以冤死，田峻行伍，无弗哭者。为之语曰：“鹭鸶水上走，何处寻鱼赚？”

姚文敏[夔]知贡举，试院灾，天下贡士死者相藉。公设祭于郊，既毕，自谓：“不能致防，灾及贤俊。”伏地恸哭，观者万数。

三原马伯循[埋]，赴任过河池，见驿丞貌类黄伯固。问之，乃其弟叔开也，泫然下涕，厚礼之。既作诗赠之，云：“六年复睹先生面，为过河池见叔开。

“巩乃其同谏谪友也。

李空同之妇左氏卒，翼日奠烹牲肠，肠自团织，文理若流苏，垂绥夹耳，提攀在上。空同观之，恸而赋《结肠》之篇凡三章，词致凄惋。又使陈鳌谱之琴，为《结肠操》，且曰：“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

正德间，王虎谷、乔白岩、王晋溪，称“晋中三杰”。杨月湖曰：“虎谷廉过晋溪，方刚过白岩，惜其早逝。使永年立朝，何殊汲黯？”

何遵疏斥江彬，被杖时，父铎与家人墓祭，有乌悲鸣而前，心异之。抵舍，闻工部有以言获罪者，铎长号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郑继之居湖上，多病。病少间，必往佳山水，游赏竟日。一日，语顾华玉曰：“明年海上，有紫气东来，是吾观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殁。华玉叹曰：“灵运乐游，嵇康慕仙，超然验封，千载同然矣！”

世庙时，主事周磻山[天佐]，以救杨爵死。民有张弼者，祭于柩前，哭之哀。人曰：“旧识乎？”曰：“否，吾伤公以忠谏死！”

海忠介卒于官，士大夫醵金以敛，士民罢市。恸哭者累日。丧出江上，白衣冠而送者弥望原野，雨泣动天，簞食壶浆之祭，千里不绝。

王元美谓宗子相“天才奇秀，前贤罕俪。中道摧殒，每一念之，不胜威明绝锷之痛。”

中玄疾革，适江陵还朝，邀往视之。握手歔歔，以墓文相托，江陵心动。中玄卒，张夫人以所遗器玩，悉赍献江陵，谓：“先相公未有冢嗣，不腆敝器莫之守也，以充下陈。”江陵恻然，为请恤葬谥。人谓夫人胜姚崇、算张说，然亦江陵悔心之萌、悼亡之谊。

任诞

杨君谦[循吉]既辞官，益诡迹自如，贫无聊赖。武宗向臧贤谁善为词，贤与君谦有故，遂举君谦。君谦冠武人冠，鞞鞞戎锦以出。群怪之，了不为异。既见上，应制为新声，受赏亡异伶伍。

罗圭峰动止诡异，径情直行，人目之为鬼王。

王稚钦既以任诞削秩家居，愈益自放，达官贵人来购文，好见辄蓬首垢面，囚服应之。间衣红绉窄衫跨马，或骑牛，啸歌田间，人多避匿。

桑悦调柳州，殊不欲往。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夺其上，不能自安。”

边庭实以按察移疾还，每醉则使两伎肩臂挟路，唱乐，观者如堵。

随人颜木与王廷陈并名，罢官家居，有故人参政造访，木匿不见。参政行部他邑，忽田父荷炙鸡甌酒，中道入门，戟呵止之，乃木也。因共饮剧醉，委甌担去，不知其方。

张梦晋与唐伯虎齐名，会数贾饮虎邱山亭，且咏诗。张望见，笑曰：“我且戏之。”遂更衣为丐，乞食坐前。已前请曰：“谬劳诸君食，无以报，虽不能句，而以狗尾续如何？”贾大笑，漫举咏中事，试之如响。复丐酒，连举大白，挥毫顷成绝句数首，不谢而去。急易维萝阴下。贾使人伺之，无所见，大骇以为仙。

杨用修谪戍永昌，遍游临安、大理诸郡。所至携娼伶以从，诸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乃以精白绫作袂，遣诸妓服之。使酒间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俱满。在泸州，常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忤。

中牟举人张民表，任侠好客，往往荡舟郭外南陂。顶高冠，飘二带，带绣东坡“半升仅漉渊明酒，三寸才容子夏冠”之句。乘败车，无顶幔，一老特牵之。朗吟车中，日醉陂头老杏下。门人子弟，扶掖以归，兀傲自放，世莫测其浅深。

陈中丞九畴，以将略树勋，为王琼、桂萼所忌，不获竟志。晚益纵诞声酒，常宴客不给，辄纵一捷马走百里外，必有所获而归，人都不敢问。

史痴翁年八十，自知死期，预命所知歌《虞殡》，相携出聚宝门，谓之“生殡”。

邳州汤指挥慕痴翁名，拿舟过访。时方溽暑烦冤，痴散发披襟，笑语甚适。径携手登舟游下邳，家人不知也。痴女及笄，婿贫不能具礼。诡词观灯，偕其妻携女，至婿家，大噱而去。

常平事伦中法罢归，益为荡恣。从外舅滕洗马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马顾见水中影，惊蹶，刃出于腹，溃而死。

翰林故事：两学士典司教习，体貌严重。王稚钦为庶常，俟其退食，栖院署树杪，窥其起居，大声叫呼。

吴孺子与客谈对竟日，客去闭门，藉虎皮危坐移日。人问之，曰：“我寻味好客话言，折除对俗夫时耳。”又好洁，不畏寒，遇水清冷，虽盛冬便解衣赴濯。树兰百本，花时，闭室护拥。有索看者，窗中捉鼻，作儿女声拒之。

孺子癖好山水，游雁宕绝粮，取啖芦菔，四十日不返。逾天台、石梁，采万岁藤，屡犯虎豹，制为曲机，可凭而寐。

宋登春过邢子愿，言：将访徐宗伯[学谟]吴中。寻钱塘弄江涛，脱履江干，乘潮解去。“子愿，子愿，君视登春，岂杉柏四周中人？”子愿曰：“唉，燕赵士自昔死鱼肠、龙雀，不闻死潮。”后登春卒赴潮死。

张幼于[献翼]与张孝资为放浪之交，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仿而行之。或紫衣挟伎，或徒跣行乞，遨游通邑大都，自为俦侣。或歌或哭，恬不知耻

，然每故人亡忌，辄为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资生日，乞生祭于幼子。孝资为尸，幼子率子弟衰麻环哭，上食，设孝资坐而飧之。翌日，行卒哭礼，设伎乐，哭罢痛饮，谓之收泪。

阮坚之司理晋安，以中秋，大会词人于乌石山之邻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馀人。屠长卿幅巾布衲，奋袖作《渔阳挝》，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

简傲

王孟端尝寓京师，月夜闻箫声起邻家，倚床坐听，乘兴写竹石。次日叩门投赠，主人喜过望，以驼蓂缎为报，更求配幅。孟端曰：“我受箫声，报以箫材。贾竖不足当我名笔，那得相溷？”亟索画碎之。

景泰中，召治中刘实修《元史》，笔削任心，无所咨承。见他人书不合己意，辄大笑，声彻陞阁间。

桑悦为邑博士，提学使者抵邑，顾问悦安在。长吏素恨悦，皆曰：“自负不肯迎谒。”乃使吏往召之。悦曰：“连宵淫雨，传舍皆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促之急，悦益怒曰：“若真无耳者！即提学，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为若期：三日先生来；不三日，不来。”及既谒，长揖就列。掾诃之，前曰：“汲长孺不拜大将军，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寥廓之士耶？”

陈愧斋与人无贵贱贤愚，辄倾尽。遇事漫无可否，但曰：“也罢。”人谓“也罢先生”。

康德涵罢官居鄂杜，杨侍御庭仪，少师介弟，以使事北上过德涵。德涵置酒，醉，自弹琵琶唱新辞。杨徐谓：“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字，仆为道地史局。”语未毕，德涵大怒，手琵琶击之，格胡床迸碎。杨踉跄走免，德涵入口咄咄蜀子，不复相见。

吴献臣巡抚南直，察院中尝畜小鸡，自蒔瓜茄。有时正坐堂，忽念及鸡雏，或瓜茄当灌，徒众盈庭，弃之入内，俄倾而出。

李献吉既以直节忤时，起宪江西。俞中丞谏督兵平寇，用二广例，抑诸司跪。李独直立，俞怪问：“足下何官？”李答云：“公奉天子诏，督诸军；吾奉天子诏，督诸生。”竟出勿顾。又部使过客多谒李，李年位既不甚高，见则据正坐，使侍侧，往往不堪。

孙大初寓武林，费文宪罢相东归，访之。孙适昼寝，故卧不起久之。费坐语益恭，孙乃出，又了不谢。送之及门，矫首东望曰：“海上碧云起，遂接赤城，是大奇事！”文宪出，谓驭者曰：“吾一生未尝见此人！”

何大复在京师日，每宴叙常闭目坐，不与连榻者交一言。敕隶人携圃至会所，手挟一册坐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

故事：阁臣日给酒馔会食。贵溪家厚而侈，不食上官供，所携酒馔丰饒，什器镂金。严嵩共事二载，日对案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夏不以一匕及也。

严嵩为宗伯，数置酒延贵溪，皆不许。间许至期复辞，所征集诸方异物，红羊、貔狸、消熊、栈鹿，俱付乌有。一日，候出直，乃启齿，次揆翟诸城[銮]力为从臾，乃曰：“吾以某日自阁出，即相造也。”至日，诸城为先憩朝房以俟，乃贵溪复过家寝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坐，甫三勺，略取沾唇，忽傲然长揖命舆。诸城亦不敢后，三人者竟不交一言，嵩大衔之。

王山人逢年谒袁文荣[炜]于政府，时天子方修祠祀、新礼乐，文荣使以笔札从事承明，遂属草应制文字。会有所更窜，山人谓：“阁下以时文取科，以青词拜相，恶知天下有古文哉？”竟不辞而去。文荣遣骑追之弗及。山人自负，谓谩世敌嵇康，缀文敌马迁，赋诗敌阮籍，骚敌屈、宋，书敌二王，作《五敌诗》。

陆处士治晚年贫甚，有贵官子因所知以画请。处士作数幅答之，其人厚具贻币以酬。处士曰：“吾为所知，非为贫也！”立却之。

崔子忠画法规古人，敦尚简远。兴至，解衣盘礴，间遗知己。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值穷饿，掉头弗顾。其故人宋玫居谏垣，数求之不予，诱而致之邸舍，谓曰：“更浹旬不听出，则子之盎鱼盆树且立槁矣。”子忠不得已，乃予画。画成别去，坐邻舍，使僮往取之，曰：“有树石简略处，须一增润。”玫欣然付与，立取碎之而去。

一时相子，乞汤临川[显祖]为父传。临川唾曰：“严、夏、高、张，被狐貉啖尽，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惟青霞、君典，时在吾心眼中。”临川为龙宗武谏草，士论惜之。

姚孟长[希孟]为诸生时，申相公里居，结夏园亭，与客对弈。孟长入，箕踞散发，熟视良久，揶揄而出。或谓宜少逊，曰：“何居乎伴食宰相？”

缪当时[昌期]读书西溪，与田夫牧竖偶语响濡，尔汝相狎。至轩车遗门，意有不可，直视旁睇，手掇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对。

杨忠烈方疏劾逆奄，当时匹马过从，每离立长安道上，停车拊马，戟手骂珰。及忤珰就微，经毗陵驿舍，缇骑抹首靴裤，狰狞植立。当时与客谈时宰谄附当路状，俯躬起立，佯声罄折，曲尽情态。缇骑为哄笑失声，跌宕喟喟自若。

排调

永乐甲辰，上策进士，本孙日恭第一，邢宽第三。已更易之，笑曰：“暴不如宽。”盖合日、恭字为暴云。

吴文定初下第归，闻母病，抵关不及报籍，关主拘系之。公不为意，以诗上之云：“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主关者惭而释之。

景泰间，刘主静为洗马，兵侍王伟戏曰：“君职洗马，日洗几何？”刘曰：“大司马业洗净矣，少司马犹未也。”众噱然。后王谓刘曰：“众人假庶子，君是真庶子。”盖主静母，庶也。

陆式斋大参留滞郎署，已迁职方。李西涯学士戏语之曰：“先生其知几乎，曷为又入职方？”式斋应声曰：“太史非附热者，奈何只管翰林？”

何仲默与李献吉曰：“君江西以后诸作，色黯淡而中理披曼，读之若摇鞞铎。”李曰：“君作如搏沙弄泥，散而不莹，阔者鲜把持，至其行文，又无针线。”

刘希贤曰：“丘仲深一屋散钱，殊欠索子。”仲深应之曰：“希贤一屋索子，惟欠散钱。”

阁中试《春阴》诗，命题不欲泥律体。王钦佩[韦]作歌行，其警句云：“朱阑十二昼沉沉，画栋泥融燕初乳。”后储柴墟过钦佩，索观之。击节称赏曰：“绝似温、李。”[原缺]亦在座，曰：“本是摩诘、苏州，何言温、李？”盖以钦佩姓名合为戏。

费文宪为侍郎，兄为太常卿。一日公宴，以长少易位。刘瑾适过之，云：“费秀才以羊易牛。”公云：“赵中官指鹿为马。”瑾怫然去。

孙太白自夸其“青崖贴天日，下照芝草班”之句，不减曹氏父子。昆仑山人张诗掉头大笑，太白为之短气。诗谓坐客：“今日昆仑山压倒太白！”

陆平泉见赞宁《笋谱》，曰：“秃翁老馋，不惜口业。好事者据为食史，不知此乃淇园渭川刑书也。”

席都御书以议大礼称旨，擢尚书，骤加少保。一内臣见其束玉，阳为不识，曰：“此毋乃大理石耶？”

世庙时，客语凤洲曰：“大内有眚，十目十手，是何衺也？”凤洲曰：“诸君不尝读《大学》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为谁？”分宜知而衔之。

癸未会试，主司出策，语诋阳明学。阳明弟子徐珊，拂衣而出，时论高之。后为辰州同知，侵饷事发，自缢死。时人语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缢死。”

高中玄是介溪门生，然雅相谐谑。为编修日，介溪自内直回，往候之。适其乡人环立，介溪一至，众拱以前。中玄曰：“偶忆韩诗，敢为师道之？”严问何语，曰：“大鸡昂然来，小鸡耸而待。”介溪亦笑。人素嘲江西人为“鸡”，故云。

祝枝山右手骈拇指，或戏曰：“君之富于笔札，应以多指。”枝山曰：“诚不以富，亦指以异。”

常熟严相公面麻，新郑高相作文用腹草。在翰林时，高戏曰：“公豆在面上。”严应声曰：“公草在腹中。”

莫廷韩过袁太冲家，见有书琵琶果者，相与大笑。适屠赤水至，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为当年识字差。”莫云：“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鼓尽开花。”为之绝倒。

吴中一布衣诣沈一贯，给事钱梦皋在座，戏之云：“昔之山人为山内闲人，今之山人为山外游人。”布衣对云：“昔之给事给黄门事，今之给事给相门事。”一座咳然。

何中丞栋汰侈豪诞，尝与许中丞轻车裘裘，时时过所狎宋妓家。时人为语曰：“微服而过宋，何、许子之不惮烦。”

补遗

李西涯在翰院教习庶常，颇事谐谑，出句曰：“庭前花未放。”众易之，各对，皆弗称。因曰：“何不言‘阁下李先生’？”

明语林卷十二

轻诋

洪熙中，修《永乐大典》。一日，诸儒群集，有及《凡例》未允者。王偁孟杨曰：“譬之欲构层楼华屋，乃计工于箍桶都料，那得不误？”座上皆有惭色。

邱仲深与三原不协，刘文泰以讦奏三原，左迁，怨邱在政府，不能为地。怏怏向人曰：“貌似虞杞，学比荆公。”

庄定山以谏谪，退处三十年。邱仲深常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咏也。我当国，必杀之。”及既执政，公卿皆曰：“定山人物，宜以翰林处之。”仲深曰：“我不识所谓‘定山’。”

王元美訾归熙甫文，熙甫作《人序》亦曰：“一二妄庸人为巨子，争相附和。”元美曰：“庸则有之，妄则不敢。”熙甫闻之，曰：“未有庸而不妄者。”

钱谦益论李空同“倚恃气节，凌轹台长”，剽窃声响，“如婴儿之学语，童子之洛诵。”又曰：“国家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材笨伯，乘运而起，雄伯词盟，劫持一世，二百年流传讹种，正始沦亡，榛芜塞路，读书种子断绝。”

假譎

道衍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缭厚垣，以瓴甃瓶缶密甃之，口向内，其上以铸。下畜鹅鸭，日夕鸣噪，不闻锻声。

陈黄门谔以直言触上，怒命卫士出瘞之，仅露其首。既出就瘞所，叱曰：“若不闻朝廷瘞人以大瓮耶？”卫士如言，置之大瓮，遂得屈伸自如。

英庙有意采办江南。徐有贞度不可言，将入对，谓薛文清曰：“予多言恐忤

上，若度稍可从，后触止之。”薛以为信，尾其后。有贞即大声曰：“薛瑄欲有所言。”上问瑄云何，文滑仓卒，即以江南买办为言，上不悦。

丰存礼[坊]高才吊诡，训诂“十三经”，皆钩新索隐，托名古本。或许云得之异域，临摹碑刻，撰定法书，以真易贗，人莫能诘。

梅克生[国桢]令固安时，有中官征责于民，操豚蹄饷公。公欢然为烹豚置酒，曰：“今日为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牒追民至，公奋髯怒骂，趣粥妻偿贵人，否乃死杖下。中官口喜。少选戒吏，伪遣人持金买民妻，追与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买者挟妇去。民夫妇不知，哀恸诀别，凄切盈耳。中官亦恻，不愿得金。公固不可，叱去益力，中官与民夫妇参立悲咽，卒毁券而去。

伊王初有飞语，以二万金馈严世蕃，事转急，益以八万乃解。及世蕃败，王使校索所馈。嵩曰：“诚有之，顾儿曹用尽，请先以二万为谢。”校喜，嵩乃出上赐金有印识者，给之。而使人以盗报于郡。郡为发兵，嵩奴为导，追及鄱阳，发之果赐金也。校不能悉，下狱论死。

刘子威谓方太古“少有名，能致客，然譎不可测，不知其中所挟何术”。人都以为善。

孙文介[慎行]爱郑鄮，鄮重饵其僮，公所读书必以报，故为阐析若夙知者，文介以为才。黄石斋北上，太夫人托宿其家，故去纨绮，夫人语石斋，以为俭。石斋过，见治鸡臠，不以供，曰：“进老母。”每饭，入内数次，曰：“老母非某侍，不欢也。”石斋以为孝。

周[延儒，原缺]以贪欺赐死，犹作诗自鸣，曰：“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国法冰霜劲，皇慈覆载洪。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献替今何极，留章达帝聪。”人谓：“[延儒，原缺]欺罔，之死不忘。”

黜免

太祖一日御东阁，静坐闻履声橐橐，问为谁？对曰：“老臣危素。”上曰：“我以为文天祥也。”命赴和州，看余阙庙。

嘉兴桑悦，恃才放达，睨傲一世。其会试文有云：“腹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为邱文庄所黜，悦遂终身不第。

有靳人督学南畿，恶唐伯虎，欲斥之。张梦晋[灵]悒郁不自遣，伯虎曰：“子为所知，何忧之甚？”梦晋曰：“不闻龙王欲斩有尾族，虾蟆亦哭乎？”果为所斥。于是躬操力作，饔飧不继。人或笑之，答曰：“昔谢豹化为虫，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耻状。使灵用子言，固当如是。亦安得更衔凿落耶？”

李襄敏[秉]刚介不阿，统钧时澄清仕路。一时嗜进者咸嫉之。己为大臣构妒，遂致罢免。前祭酒陈鉴，作诗送之曰：“古道自无三黜愠，直臣又见一番归。”

董中峰文学蕴藉，行谊修洁。竟为永嘉中伤，一废遂不复起。

杨用修自滇戍暂归沪，已七十馀，而滇士有谗之抚臣者。抚臣故俗戾人，使指挥以银铛系之。用修不得已至滇，抚臣已没败。然用修遂不得归，病寓禅寺以没。

俭嗇

江景曦侍郎尝为客设一鸡，客卒不至。时在暑，悬之井中，几七昼夜。京师为之语曰：“经年请客屠正伯，七日悬鸡江景曦。”

高文义升侍讲学士，历官已二十年。公宴，犹以新花补缀旧锦袍。人谓：“高学士锦上添花。”

陈白沙家在新会，两司往返，几日谈论。至午留款，只鱼餐而已。

景伯时官祭酒，每升监，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观者率不能堪，景故自若。

李西涯冬月不炉，披册操觚，不胜其栗。辄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胡寿安性清俭，任信阳，未尝肉食。其子自徽来省，日烹二鸡子。胡怒，即遣之归。

刘与和[廷梅]令歛时，尝与汪伯玉偕行。而穗自靴出。汪以为误，引之愈长。刘曰：“藁也，聊代锦罽。”伯玉大笑，与和曰：“吾曩读书时，坐一木罍，积藁其中。腰以下皆暖。今仅藁吾足，殊自觉侈。”

客从梁公实[有誉]游者，间过饭，一肉不再簋。既复过，具鲑菜，不能肉。青衫沓拖，当绣处时啮残，则纒以系褻之。

侈汰

辽王好营宫室，置亭院凡二十四区，颜以佳名，充以美妓，绵亘包络，参差亏蔽。琪花瑶树，异兽文禽，靡不毕致。王颇善新声，常自制杂剧传奇，命美人谱之，日与诸名士觴饮啸歌。

大理王延喆[文恪公子]尝元夕宴客。客席必悬一珍珠灯，饮皆古玉杯。恒日归，肩輿至门；门启，则健妇舁之后堂。坐定，群妾笄而盛服者二十余，列坐其侧，各挟二侍女，约发以珠琲，群饮至醉。有所属意，则凭其肩，声乐前导，入室酣饮乃寝。

王谕德维禎过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因留预宴。其绿窗朱户，坐而理丝调竹者，皆家姬也；外舍黛绿者廿馀人，皆征伎也。王托故而出，然未常不心羨之。

吴尚宝骥开宴穷水陆，以溧阳子鹅悬室中凡七，白饭饭之。日啖其一，七日而周。笼必以方，满则方而脂肥，骨亦为脆。

严嵩当国，邬懋卿总淫盐法，巡行旁邑。其妻从行，装五采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长膝行蒲伏，以文锦饰厠，白金饰溺器。

严世蕃当籍，有金累丝帐，轻细洞彻；金镶象牙，金触器。执政恐骇上听，悉熔之，以金数报。

大同佾事以人双陆馈世蕃：饰女童三十人，分红白绣衫二色，织紫绒罽为局。每当对直，当食子，则应移女子，麾当食者出局，世蕃为启齿。

胡宗宪开府浙中，值迎春节，张筵江馆，集饮名贯。选伎女二百人侍，每十人以佳者一人领之。傍无几席，屏去仆役，酒炙乐器，俱伎手承。又穷极精好，兰辉绮错，灯火数里，竟夜乃散。有中贵赏金，胡少之，曰：“天下法锦在公手，遂乏缠头耶？”

有馈徐文长洮绒十许疋，遂大制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备者，一日都尽。

江陵南还，真定守钱普制一步舆，前轩后寝，旁翼两庑，左右各一童侍，为挥箠炷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犹下箸不嫌。普为吴馔，江陵甘之，曰：“仅得一饱。”于是，吴善庖者，召募殆尽。

江陵园池，故分宜所建，池以泻卤，种莲花不甚茂。锦衣大帅台醪，置莲花千馀盏，赂守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布之池。追请观之，江陵颌之，为一举觞，而心知所谓不问。自是，复醪牡丹如之。江陵奉母夫人一再玩赏，岁以为恒。

周辅延儒、贺辅逢圣，俱起自田间，贺辅清谨，周警敏而尚通。其赴阙时，僦从如云，舳舻衔尾，拜尘者画鹳栲比。逢圣以次辅不敢先，一轻舟隔数程踵后，人无知者。识者目击之，深虞盛满，谓吐哺相道而酬接猥冗，异日临事，徇人失己，咎责有归。

忿狷

陈中丞智刚躁，一日莅事，偶岸冠取簪，失坠于地。起自拾簪，触砖数四，若怒之者。蝇拂其面，怒叱“擒之”，从者仓皇取索具，徐问为谁，复叱曰：“蝇也！”有劝以宽者，乃镌“戒暴怒”于木而树其前。及有忤，又辄举木挞之。

徐武功自金齿归，览玄象以将星在吴，每晨起运铁筒，冀复起用。及闻韩襄毅镇两广，乃投筒太息曰：“孺子能将乎？”居尝咄咄，绕屋驰走，曰：“人不知我！”

丘仲深博极穷古，然刚褊少度。尝与刘文靖争论，至帽脱于地，左右皆笑。

献吉与仲默交最厚，献吉为瑾逆所构，仲默为上书长沙，力为营救。后以论文相搏，遂致小间。仲默晚出，名遽成，献吉不能平。

献吉督学江西，与御史江万以事相讦，不能忍，即率诸生，手银铛欲系执之。御史杜门不敢应。

严嵩初乡试，御史李遂司省试，得嵩。当宴鹿鸣，诸生前为寿，时嵩貌羸衣鹑，遂不复盼接。后嵩奉使广西，道谒，遂投刺，讲钩札。遂出叵测，漫应之。次日，始修门生礼，布币再拜，曰：“某非敢薄公，以公向厌嵩，恐终见弃耳。”其急睚眦如此。

丰南隅坊尝与沈明臣为忘年交，人或恶之，曰：“是尝笑公文。”即大怒，设醮诅之。

袁文荣遇门生极无礼，尝召申瑶泉、余同麓、王荆石代撰文，不称辄骂詈，甚则扃钥书门而出。荆石自言：“一日几饿死。”

杨君谦狷狭，好持人短长，以学问穷讦人，至赅面不顾。

高新郑不能容忍，物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

张相夺情，怒言者风起。王荆石虑叵测，同马文庄[自强]造丧次求解。江陵跽，以手捻须曰：“饶我，饶我。”已，呼刃欲自刎者，曰：“杀我，杀我。”

缪当时规切人过失，不少鯁避，人护前讳短，面颈赤发，更刺刺不休。魏阉方炽，士大夫或中立祈免者，辄众中面数之，其人赧而亡去，犹顾问曰：“彼得无未谕吾语？”又尝为人撰制词，或诉之曰：“彼卖公去矣！”一日来谒，使人尾其后，追还其名刺，以所撰稿即通衢焚之。

明语林卷十三

谗险

王汝玉作《神灶赋》，上亲定为第一。及安南平复，诏汝玉撰表，上益喜。会黄淮侍侧，上顾谓：“汝玉俊才。”淮曰：“彼尝以是自矜，退有后言。”上颔之，遂以罪死。

黄文简好诋訾同列，一日，宣庙问淮何在，东杨对以淮方病瘵，瘵能染人。自是，遂诏免奏对。

岳文肃相，曹、石恶之，使人潜上前曰：“正有令名于外。”帝问故，曰：“初罪己之诏，正出语人曰：‘此非上意，我讽上为之。’自贾其直，故人多称之。”上以为然。

徐有贞南内之役，与曹、石等比谋陷于公，蜚语布闻，皆谓矫诏赍符，迎立襄储。萧维楨为正其狱，上之，英庙亦念谦有大功，持不可。有贞曰：“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上遂决。

杨善以巧取功名，而险伎多岸谷。为序班时，坐事下狱，庶常章朴亦同在系，颇与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时有厉禁，善佯从借观，而密奏之。文皇诛朴，而复善官。

张元凯武将能诗，初为王百谷所拔，后稍见重有司，即谗媚百谷，时以为“中山狼”。

王子衡巡按陕西，以事裁抑中官廖銓，銓大恨。寻督学北京，会权阉纳贿，公焚其书。廖乃合诸奄，朋谋谗构，遂轹轲终身。

王琼素忌彭泽，泽又因酒使气。时上嬖人钱宁，挟威公卿，俯首折节，泽每切齿。琼揣知，因宁所遣亲近来，故邀泽饮。且醉，微挑之，泽即谩骂：“朱宁奴才坏天下！”琼又谬谓：“公勿妄言。”泽益愤不可止。宁果大怒，以土鲁番事中之。

世庙好道冠，沉香束发冠，严、夏各赐其一，同冠以入朝。嵩故笼轻纱，上顾问之，对曰：“何敢竟同至尊？”加上柱国，言受，而嵩固辞曰：“人臣无上。”中涓入阁问事，嵩知言倨，必谬为款昵，厚遗满怀，袖计以倾言。

分宜败，拟世蕃极刑。分宜托华亭客杨豫孙、范惟丕居间，以重赂求解。华亭欲弗受，二客曰：“徒生彼心，不如受之，以释其疑。”赂入，华亭心动，欲为道地，二客曰：“徒滋众论，不如杀之，以绝众口。”世蕃遂弃市。

新郑修隙华亭，蔡国熙故华亭门士，攘臂请行，至则风郡邑掀刺三子论戍。三子牵衣号泣，华亭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之上。陆光祖向蔡动以门墙故谊，蔡曰：“凡吾所以为相公地也。”

新郑议抑中官，大忤冯瑯，旨未俞允。新郑以上冲年，安能调旨，事由内使，行且并逐耳。瑯谋新郑益急，江陵比之行视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称病，新郑遂逐。已而有王大臣之狱，新郑几族。

尤悔

太祖时，有上书而衍者，上怒。或阿旨，谓不敬当诛。适宋文宪致仕陛辞，从容为解。已，上阅其书有善者，乃召阿者而让之曰：“方怒而又激之，是以膏沃火也！向非宋先生，不几误朕耶？”

文皇命解大绅等翻阅建文时章奏，有指斥者诏悉焚去。既而谓缙等曰：“卿等宜皆有之。”众默未对，修撰李贯进曰：“臣实无之。”上曰：“尔独以无为贤耶？”贯惭惧。

赵介，番禺人，以渊明自拟。南海文士李韡以荐起，介止之不可。临别谓曰：“尧天虽长，刘日实短。子独何心？”韡竟去。后倅南康，郁郁不乐，乃悔曰：“赵伯贞真高士！”

屈直一日与一御史言：“平生未尝苟取，如浙一县令馈金求进，当时叱出，今犹耿耿，觉其太甚。”御史色沮愈恭，直怪之。既退问之，即前馈金者。

陆参政容至迁安，刘御史招饮。陆戏曰：“有驴肠羹即赴。”以刘卫辉人，旧有“西风一阵板肠香”之谑，故狎之。乃暮归县，官卒吏人捧饌以进。问之

，曰：“闻公嗜驴肠，故以献。”既自悔，不敢戏言。

曹元无他才，以媚瑾入阁。将死，自志墓曰：“我死，谁肯铭我！”

刘范、戴铣等，以言事下诏狱。牟益之[斌]为镇抚，任御史自诉：诸僚上奏时署其名，已实他出。益之曰：“古人耻不与党人，尔得与名，乃悔耶？”

陆贞山之劾张、桂，霍渭南[韬]党张、桂，因以抨之，得重谴。后霍颇悔恨前事，尝荐十馀贤，而贞山与焉。使人郑重通殷勤，贞山谢曰：“天下事俺为若败，而何污我也？”霍亦不望。

陆庄简[光祖]在吏部，黜陟自任，都不关白台省。孙太宰丕扬方在省中，劾其专擅。既落职陞辞，因望觅孙，揖谓之曰：“承公教，殊荷相成。但今者吏部之门，干谒错至，苟非自行其意，亦复何由秉公？曩疏得毋甚误！”孙沉思良久，恍然谢过。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荐陆，陆亦复起。

钟伯敬[惺]尝游虎丘，遇两贵人子侮之，故相蹴蹋。伯敬以恶少，谨避之。明日，有两生通刺求见，肃衣冠执弟子礼，俯身以俟。及出见，则向两生也，两生惭无地。

王弇州才华绝代，学尚该雅，于文最不满归熙甫。晚而意气销歇，浮华解驳，亦自尤咎。自谓：“《卮言》之作，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顾以灾木已久，不复能秘，惟随事改政，勿误后人。”其赞熙甫画像曰：“风行水上，自成文章。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虚心克己，不自掩护。又尝语所亲曰：“吾心知绩溪之功，为华亭所压，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为江陵所胁，而不能正其讹：此生平两违心事。”盖胡宗宪破倭之绩，以附严见出于华亭[徐阶]，汪伯玉以寿谀张相父，得名故也。

管东溟[志道]为主事，请复午朝，总揽万几。江陵讽御史龚某劾而降调，寻复以外计罢去。海忠介折简让龚：“奈何不能为国容一正人？”龚自愧悔，每握笔叹恨：“生平名节，坏此秃管中！”

高公之去，疏劾盈庭，葛端肃独不肯，徐养正、刘自强强之，不可。二人为《白头疏》上之，葛罢而二人向用。高公复相，起葛公，从容语刘曰：“《白头疏》向亦何忍？”刘曰：“若无此疏，安得在此？”高公曰：“葛公何以在此？”刘为赧然。

倪文焕既削籍归，同乡乔中书可聘往谒。文焕神色阻丧，悔不自存。乔问：“杨、左以忤珰罹祸，君子也，公纠之何故？”曰：“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当我居言路，举朝骂杨、左小人，我自纠小人耳。由今日看渠，却原是君子。”

成枢曹德语人曰：“我尝望东林如山岳，及渡江后，始悉钱谦益、熊明遇所为。夙昔之意，索然尽矣！”

纰陋

文庙渡江，周公是修与胡广约同死难。既而周使人觐胡动静，见胡方问家人饲豕。周闻而笑曰：“一豕尚莫舍，亦安肯舍生？”

戴元礼，国初名医。初召至京，见一医肆，迎求溢户。元礼意必良工，试一属目，按方发剂，了不异人。俄一人取药去，医追语曰：“可下锡弹丸许。”元礼怪叩之，曰：“古方也。”索书观之，乃误以“錫”为“锡”。

姚广孝身事浮屠，学为诡异，著《道馀录》毁斥程、朱。其友张洪尝曰：“少师于我厚，今其死，无以报，但见《道馀录》辄为焚弃。”

陈嗣初家居，有求见者，称林逋十世孙。嗣初与之坐，少选入内，出一编令其人读之：则和靖终身不娶无子。客默然。

王佑貌美无须，媚事王振。振曰：“侍郎无须，何也？”对曰：“公无须，儿安得有？”

项文曜为兵部侍郎，素附于公，每朝出入，必附耳语。人以为于公婢。

景泰易储，陈循草诏已，与众。覆奏署名，王文端有难色，循持笔作半跪，乞文端署之。

宪宗崩，内竖于宫中得疏一篋，皆房中术，署曰：“臣安进。”孝宗遣怀恩袖至阁下，曰：“是岂大臣所为？”安惭汗不能语。

国子生虎臣慷慨有气节。闻万岁山架棕棚备登眺，上疏极谏，上奇之。祭酒费闾谓且贾祸，乃会六堂鸣鼓声罪，縲继加颈以待。俄旨出，令吏部铨选，与臣七品。闾大惭，臣名遂播天下。

分宜年老，上时有所问，对不称旨，属世蕃草，辄报可。分宜仗之，诸曹请事，辄顾问：“东楼云何？”

黄绾为礼部不职，为言官所诋，自陈背刺“精忠报国”四字。诏下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大礼议起，陆澄以刑曹诋张、桂邪说。后议定，澄丁忧服阕，复上疏谏两人正论，而悔前之失言，愿改过自新，得补礼部。已，上阅其前疏，大怒谓：“始造悖理之论，以惑群蒙，逢迎取媚；复假悔罪，为辞悖逆奸巧，有玷礼司。出之！”

颜山农读书，不能句读，而好以意穿凿文义，为奇邪之谈，间亦洒然可听。浅中无识之士，或趋附之。尝言：贪财好色，皆天机所发，但不可着以成固我。挟诈人财，官捕笞，论戍。

何心隐师事山农，既而心悔。凡山农弟子，必毆三拳，而后受拜。值山农淫于村妇，心隐辟隐处，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茅鹿门[坤]游胡襄懋幕府，尝大会，文士毕集。胡隐徐渭文，语鹿门曰

：“能识是为谁笔？”鹿门读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不能！”胡笑谓渭：“茅公雅意师荆川，今北面吾子矣！”茅大惭愠，面赤勉卒读，曰：“惜后不逮。”

王逢年得古琴，自谓真蔡中郎焦尾。晚年无聊，持过王奉常敬美，曰：“愿以此贖城南数顷，以具饘粥。”奉帝唯唯。数日，出诒之曰：“焦尾果神物，昨宵风清月白，焚香抚操，二玄鹤从空下，飞鸣盘舞，扶之而上，不知所之。”逢年俯首，曰：“固宜有是。”

陈瑞巡抚湖广，适江陵父死，瑞诣其家，出麻巾袖中，加经而戴之，哭尽哀。因跪见江陵母，哭前致词，母指旁厮役曰：“若属幸一垂盼。”瑞起揖厮曰：“瑞安能重公？公乃能重瑞耳！”闻者掩口。

魏忠贤因食时，偶曰：“吾最不喜粥。”尚书周应秋以为“竹”也，令园丁一日斩之至尽。

吴阁学牲初出范济世门，济世以移宫齟齬东林，牲愿引退。济世答以：“公道昭明，弹冠其时，何遽言退？”牲叹息其语，人皆传笑。及牲为相，致书乔侍御可聘，亦以“正人满朝，天下太平”为言。可聘曰：“今寇鹵交讐，兵耗饷匱，擢几辈同志，遂致太平耶？”

郑辅以伟善读书，而票拟非长。偶疏有“何况”二字，误谓人名也，批拟提问，致被诃责。尝悬笔不能下，周玉绳哂之，以伟叹曰：“吾富于万卷，而窘于数行，乃为后生所笑！”

惑溺

杨文贞子稷恶已著闻，王文端为文贞言之，遂请省墓，实欲制其子。稷知，每驿递先置所亲誉之，扬言“人忌公功名盛，故特谤稷耳”。及见稷，毡帽油靴，朴讷循理，家中图书萧然。文贞疑文端妒己，还京出之吏部。

刘文介主试顺天，陈循、王文皆以子属。已，二子皆不中，循、文因劾俨“考阅不明，题语诽谤”。帝重违二臣，令其子准会试，文复疏辩。张宁曰：“大臣而私其子，如国体何？”

陈继方落魄嗜酒，每赋诗，必酒酣以往，才始畅发。尝好一姬，姬请赋百首，乃肯相就。遂力为赋，至六十馀，竟醉惫以死。

李西涯与杨邃庵极相善，佞幸谋欲害邃庵，西涯力救，邃庵德之。及西涯病剧，同列往视，西涯以谥为忧。邃庵曰：“国朝文臣未有谥‘文正’者，请以谥公可乎？”西涯于床上顿首称谢。

杨君谦才列仕版，即建危言，弃官如屣，晚年骚屑之甚。

武宗南巡，因徐髯仙进《打虎词》以希进用，议者以为血气既衰，苟得不戒。

严世蕃嗜古珍玩，购以献者无算，甚至发人冢墓。时人谣曰：“谐不谐，问

椎埋；求尊官，且探丸。”

弇州作《晁阳子传》几数万言，文饰玄言，多语神怪，极其诞妄，至称晁阳“先师”，甘心门下。

吴少君家兰溪城东，有腴田尽易硠瘦，凿沟引山泉，绕入玉雪厨铜池，以此破其家。尝以数缣市一大瓢，摩挲鏹铉，暗室发光。过荆溪，盗发其筐，怒而碎之。抱而泣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

方太古尝与黄省曾遇于途，诵所吟新诗。会雨至，黄匆遽欲归，方益徐诵不辍。已而雨大濡浥，乃徐步别去。明日，谓客曰：“昨兴颇洽。”

屠赤水[隆]放情诗酒，中白简罢官。谈空核玄，自诡出世。或挟乩称慧虚子，遂笃倍之。病革，犹扶床凝望，几慧虚颺轮迎我。

吴入孙七政能诗好客，有园池，日与四方词客赋诗宴赏。客醉遗溺，庠水出诸城外，引隍水涤之，累数百金。

明语林卷十四

仇隙

胡惟庸以刘斌意尝沮其相，怨之。后基告归，以淡洋故多醜盗，请设巡司莅之。惟庸使人上书，言基故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气，购之不得，故有是请，上命夺基禄。后诚意病，惟庸乃遣医来视疾，既服药，有物积腹中如卷石，遂不起。

马顺子年二十，病剧。一日欵起，捉顺发曰：“我刘球也！死老奴、令而异日祸逾我！”顺拜谢，俄而子乃死。

徐有贞南迁之议，于公廷斥之。已，求补祭酒，因门人杨宜以请，公亦才而许之，为言于景帝。帝曰：“才而不端，不可以师多士。”有贞以公沮之，乃益恨公。曹、石将兵而横，公复裁抑之；张轨征苗，公劾其失律；杨善以赏薄，亦以公故，遂比谋陷公。

于公在本兵，尝倚任范广。张赐[即轨也]故怨广，及于公死，并诬杀之。亡何，赐出，忽途中自揖，左右惊问故，曰：“范广也。”归，发病死。

王允宁[维楨]以母老病，乞南得祭酒。道华山，为文祭之，言“母素敬神，当得蒙庇，吾太史能为文，以不朽神。”后王以地震死西安，李户部愈素恨王，假华山神，为文詈而僇之。

历城尹公旻，素不善尹直。礼侍缺，他有举荐，上不允，以直为之。翌日，廷遇历城，举笏谢之。历城曰：“公简在帝心者。”自是益相仇怨。

龙宗武既以媚江陵，杀义士吴仕期，遂猎迁少参。江陵败，论戍廉州。逃归，为有司所捕。笞之，宗武恚，发狂饮秽，自谓：“我仕期。”呼己子为宗武，而大椎椎杀之。

卢柟雅负才望，濬令阳浮慕之，约旦日过卢饮。卢喜，因翁媪具酒饌甚恭。日昃，令不至，卢遂斗酒自劳。比令至，称辞不能具宾主礼。令恚，曰：“乃为俺父子所辱！”遂以家人狱，阴中之。

杜拯为工部侍郎，恣横乡里。其治墓门，或窃议其不利，闻而擒之，笞其臀三十。其人归，聚族而篡取拯，亦笞之三十。拯还墓治创，夜有逾垣入者，斩拯。官为捕治，忽数人自首于官曰：“杜侍郎杀某某，官不问；而独问其见杀，何也？今为死者，亦足矣！”

蔚钟以河南佾事归，一少年美而狷利武捷，通书白云：“河南部人，有官事愿托为奴。”钟甚嬖之。两月馀，委寄逾诸干。与之庄所，分遣诸从者征逋责。抵暮，则钟已横尸地上，失其首。厩中骏马，与少年偕逸矣。盖河南怨家募使杀之，竟不得主名。

孝子王世民，父为族子所杀，不忍析骸而检，听宗人割仇田以偿。世民受之，誓勿茹毫末。赋役外，岁藉所入，市金而扃之。佯与仇为好，即饮仇家，归必计脯肴酱醢之属，估而识其值。铸利斧，镌姓名其上，乃杀仇。自首，出牒与金若干，曰：“此仇田所出也。”又出他镪若干，曰：“此饮仇费也。”

倪文焕媚珰，劾周忠介，苏民愤，杀缇骑五人，坐斩。己文焕家居，忽忽不乐，见五人严装仗剑，旌旆导周公。庭井石阑，飞舞空中，良久而堕，声轰若雷。己，忠介子茂兰血疏颂父冤，诏诛文焕。

徽人程梦庚，有白定古鼎值千金。崔呈秀心悦而丐之，梦庚吝不应。己谒相冯铨，见鼎在铨所，问所自，乃梦庚馈也，遂大衔恨。富人吴养春之狱，呈秀嗾其逆仆徐天荣，并连坐死。

阮大铖既杀雷、周二公，国破窜闽。渡仙霞岭，忽驺从徒却不能前，空中闻戈戟鏖鎗。大铖马上嘍喏，呼：“二公谢罪！”马惊，旁突崖谷。大铖坠，曳马鞵数十里，肢体靡溃。仆从云：空中有衣朱绿者云。

清嘉庆宁国府志[人物志儒林]

吴肃公，字雨若，号晴岩，宗周裔也。从叔氏垆、征君沈寿民学。垆谢去举子业，肃公亦深村键户，力穷圣学，以崇实用。凡异端邪说、堪舆禄命之术，举不能惑。时《姚江传业录》充斥宇内，肃公辞而辟之，以明道为格物，即集义以为仁，著《正王论》。其大旨曰：传注者，圣人之教之所寓以明也，阳明悉悟而异之，自谓得性天之妙，于语言声臭之表，契虚无之悟，为易简直捷之宗，卒之言天愈渺而见性愈微，比释氏而弗惜也。洒洒千言，澠淄立判。从游者日众，立《明诚会约》，详《全集》。远近知者，率称晴岩先生。当事请见，谢弗纳。褒衣博带，望而知为有道之儒。治古文，直逼左、史；诗不屑三唐以下。所著有《街南文集》。寿民避迹湖北，抱疾，肃公侍汤药两月。易箴

时，为师栉纚治发簪，群称义弟子云。

清诗纪事初编 邓之诚

吴肃公，字雨若，号晴岩，一号逸鸿，宣城人。诸生，入清不事进取，卖字行医兼授徒自给。自题其像云：“翩翩者五十年韦布之身，峨峨者三百年方角之巾。”预作墓志云：“幅衣皂帽，衣袂轩举。”宋遗民四先生[林霁山、郑所南、谢皋羽、梁隆吉]诗序云：“宋之天下亡于蒙古，而人心不与之俱亡。”可以知其所志矣。善病多废疾，目眇臂挛，疝痔鼻渊，晚而喘咳足痿，而著述勤劬不肯休。卒于己卯[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四。事具自撰《街南遗老吴晴岩既配麻氏合葬墓志铭》。有《明诚录》、《正王或问》、《大学述》、《五行问》、《易问》、《读书论世》、《葬惑论》、《皇明通识》，皆未刻。刻行者《街南文集》二十卷、《续集》七卷，附《读札问》三卷、《律陶》一卷。李清为之序，称其文探源经术，贯穿古今。所表章非理学之微，即纲常之大。王方岐称与古人参会于芒忽之间，而亦未尝步趋绳尺，求肖乎古人。……非不苦吟，而不肯传者，则于《雪坪诗序》言之：谓于诗不工，岁不下二三十首，然雅不欲以诗著；又漫违时好，愁苦峭特之音，如啼猿寒鸟，付之荒滨衰草宜耳。盖自贵其文，期必传世，诗非其至者，固莫如善藏矣。《明语林》十四卷、《阐义》十二卷，俱有刻本。